



穿越

1945



獲獎抗戰歷史紀錄片

訪談紀實

①



穿越1945——美國之音獲獎紀錄片訪談紀實 (上)

美國之音

樊冬寧

華盛頓

版權：美國之音 2016

目錄

上冊序一：美國之音《穿越1945》向老兵致敬	i
上冊序二：《穿越1945》榮獲2016紐約國際影視節銀獎	vi
第一章 不可能的任務	9
迎接勝利	9
以德報怨	10
重返戰場	11
國殤日大遊行	12
回憶之旅	14
戰地情緣	15
蔣宋美齡的角色	22
永遠的公主	27
飛虎奇蹟	28
第二章 那些年我們一起打的仗	31
啟程	31
被遺忘的盟友	32
憶駝峰航線	33
飛虎老兵重聚台北	34
和往事乾杯	37
當年的飛行服	40
湖口閱兵	41
代表逝去的同胞來參加	44
清泉崗	45
美軍足跡館牆上的簽名	48
第三章 郝柏村：真相只有一個	50
國軍寧死不降 揭開抗戰真相	51
安內攘外與廬山宣言	53
持久戰略誘敵深入 淞滬會戰打出信心	55
蔣介石：寧敗而亡、不降而亡	58
珍珠港事件與美國參戰	59
蔣介石贏了戰爭、輸掉國家？	60
不幸時代中最幸運的人	60
抗戰雖勝內憂多 雅爾達密約起禍端	62
重返抗日戰場 捍衛歷史真相	62
沒有抗戰 就沒有今日台灣	70
第四章 陳鴻銓：我不是英雄	72
日本侵略盟友分化 中國黃金十年被毀	72
歷史還原抗戰真相 期盼中國走向民主	73
飛虎機上從容應戰 置生死於度外	74
從美國志願大隊到中美空軍混合聯隊	74
陳納德創「打就跑」戰術 知己知彼克敵制勝	77
並肩空戰生死一瞬間 歷劫歸來杯酒泯恩仇	77
飛越駝峰與奇襲日軍新竹基地	79
陳納德、蔣介石與史迪威	80
開羅會議與空援常德	81
痛恨戰爭 因為見證過戰爭	82
第五章 陳香梅：一千個春天	84
翻開塵封的日記	84
戰火下的愛情	88

壯志未酬 時不我與	89
心碎的受降典禮	93
他答應我會再回來	94
九十大壽憶當年	94
陳納德忌日我們來到墓前	98
兩岸領導人會見陳香梅	101
一千次花開 一千次花落	103
第六章 嘉蘭惠：我的外公陳納德	105
改變一生的中國之行	105
飛虎隊一戰成名	108
熱愛飛行 勇於冒險	109
陳納德與隊員親如父子	111
飛虎情誼傳承至今	111
收養中國孤兒 暱稱「小飛虎」	112
中國百姓感念陳納德	113
傳承飛虎精神 致力美中友好	114
陳納德與蔣介石夫婦	115
陳納德與史迪威	116
陳納德在軍中遭人嫉妒	116
未能參與受降 被迫告老還鄉	116
戰後開設民航公司	117
兒時回憶	117
走訪兩岸	117
台灣之行	118
戰爭結束70年 美中關係新起點	119
第七章 朱安琪：永遠的空軍上尉	121
不顧取消美籍禁令 毅然返國參戰	122
14歲跟父親學飛 嚮往翱翔天際	123
華僑湊錢買機票 舊金山碼頭告別雙親	124
我們的身體、飛機當與敵人同歸於盡！	124
回憶受訓甘苦 首出任務激動落淚	125
戰場情場皆得意 勝利前夕結良緣	127
戰後移防北京 竟是厄運的開始	128
捨命救出同袍——未來的參謀總長	129
石家莊迫降被俘 美國駐華大使營救	129
被俘獲釋遭冷凍 決定返回美國	129
停薪留職——永遠的空軍上尉	129
17歲返國參戰 感謝「空軍帶大我」	131
攜眷返美一波三折 幸有貴人相助	131
虛報年齡考航校 父親首肯「救國要緊」	132
骨肉分離為救國「沒想過活著回來」	132
用這一輩的犧牲 換取下一代的和平	133
回憶傳奇一生「我很幸運！」	134
第八章 林國裕：至高無上是飛行	137
仰慕空戰英雄	137
飛虎二代的使命感	138
從P-40到F-16	138
凌雲壯志飛 誓死不生還	139
飛虎遺志	139
美中並肩空戰 情誼延續至今	141
創作飛虎油畫	141
機翼下的便當	143

飛虎老兵凋零	143
傳承榮耀與歷史	144
第九章 許劍虹：飛虎外交與台灣	145
飛虎沿革與定義	145
飛虎老兵凋零	147
陳納德協助中國建立現代化空軍	147
中美空軍並肩作戰 情同手足	148
史迪威、陳納德的陸空戰略之爭	149
日軍的困獸之鬥——「一號作戰」	149
陳納德空援被圍困的國軍	149
史迪威要求蔣介石進行軍事改革	149
「藍鯨計畫」要刺殺蔣介石？	150
國軍內部派系糾葛	150
宋美齡、陳香梅讓陳納德情牽中國	150
陳納德協助國民黨撤退台灣	151
從「飛賊」到飛虎熱北京態度轉變	151
台灣民眾對飛虎有不同觀感	152
飛虎外交與美台關係	152
飛虎歷史對當今國際局勢重要性	153
第十章 王冀：回首百年滄桑 期待兩岸和平	154
東北軍與張學良	154
西安事變爆發	155
少帥抉擇改變歷史 夫人外交扭轉戰局	155
蔣宋美齡國會演說	155
南方口音迷人 洞悉美國心理	156
開羅會議 蔣宋美齡居中斡旋	157
蔣介石疑心病重 影響大局	157
烈士遺孤懷念「蔣媽媽」	158
歷史若能重來 兩岸際遇不同	159
習近平的「中國夢」與北京大閱兵	159
編後語：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	161
附錄：各家媒體報導《穿越1945》首映會	181

上冊序一：美國之音《穿越1945》向老兵致敬

“歷史經常是由統治者來詮釋，導致今日人們對一些歷史的瞭解模糊不清，身為新聞記者，我們可以很驕傲地說，《穿越1945》這部紀錄片還原了那些未能被世人充分瞭解的歷史真相，並客觀陳述歷史的細節。”

—— 趙克露，美國之音代理台長
2015年9月16日

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週年，美國之音中文部推出一部60分鐘的歷史紀錄片——《穿越1945》，藉由飛虎隊的故事以及烈士遺族們的回憶，向抗戰老兵致敬，並同時探討當時美中兩國之間的盟友關係及其影響。

《穿越1945》這部紀錄片橫跨美中台三地拍攝與採訪，製作過程歷時五個月，2015年9月7日在VOA衛視推出中文版，英文版的首映式在9月16日舉行，由美國之音東亞部部長彭慕仁(William Baum)在美國之音總部主持。

這部紀錄片的三位受訪者——飛虎老兵陳鴻銓、李其深(Robert Lee)以及中華民國駐美代表沈呂巡也出席首映式。



出席《穿越1945》首映貴賓由右至左：中華民國駐美代表沈呂巡、飛虎老兵陳鴻銓將軍伉儷、前飛虎隊員李其深(Robert Lee)



美國之音台長趙克露出席《穿越1945》首映式(右)

美國之音台長趙克露在《穿越1945》的首映式上表示：「美國之音今天很榮幸能夠藉由這部紀錄片向二戰老兵致上敬意。歷史經常是由統治者來詮釋，導致今日人們對一些歷史的瞭解模糊不清，身為新聞記者，美國之音可以很驕傲地說，這部紀錄片還原了那些未能被世人充分瞭解的歷史真相，並客觀陳述歷史的細節，我們的製作團隊訪問了許多重要的人士，包括今天來到現場的陳將軍和李先生，讓我們對那段歷史的報導更為豐富，也希望藉由此片讓美國之音的觀眾和中國的下一代更瞭解歷史的真相。」

美國之音《穿越1945》紀錄片以兩位飛虎老兵的台灣之旅以及多位抗日名將後代對父親的回憶為主軸，帶入二戰期間美國對華援助的歷史，同時探討美中之間既合作又矛盾的盟友關係。



美國之音東亞部部長彭慕仁(William Baum)在《穿越1945》首映式上致歡迎詞

美國之音東亞部部長彭慕仁(William Baum)在《穿越1945》首映式上表示：「飛虎隊由美國志願大隊組成，二戰期間與中國空軍協同抵抗日本，飛虎隊的歷史以中國那場艱苦的對日抗戰為背景，這部紀錄片講述的就是那段故事的其中一部分，那段故事因為現今人們對這場戰爭的不同解讀而經常被遺忘。」

這部紀錄片的靈魂人物之一、前飛虎隊員陳鴻銓將軍說：「觀看這部紀錄片，讓我覺得自己好像年輕了75歲，仿佛回到了20多歲。我很幸運也很驕傲地說，飛虎隊的陳納德將軍(Claire Lee Chennault)是我的教官。日本駐華中部隊司令官高橋中將戰後曾說：我痛恨飛虎隊，因為如果沒有飛虎隊，在中國的日本軍隊可以為所欲為地推進到任何地方。^[1]另一位我所景仰的空軍教官是高華德參議員(Barry Goldwater)^[2]，患難之中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他們二位都是中國的朋友，都曾盡其所能地協助中國，他們非常偉大，我們會永遠愛他們、記得他們。願上帝保佑美中兩國。」

另一位前飛虎隊員李其深表示：「戰爭的實際情況，並不像好萊塢電影中那樣，日本的飛機輕易地就被我們擊落，每一場空戰都是團隊合作。飛行員出任務，我們負責地勤的人員就在基地安靜地等待他們回來，他們並不是每次都勝利歸來，我們數著飛機，看著他們的遺物，知道其中有些人不能回來了。飛虎隊員們在戰後也一直保持著聯繫，但現在隨著戰爭結束70年，我們已經變成了一群『垂死的老虎』。」

美國之音台長趙克露說：「我非常確信，並且向您保證，飛虎不死，精神永存。美中關係持續發展至今，儘管彼此也有挑戰，然而飛虎隊當年的貢獻與其精神，一直傳承到今日，當年美中兩國並肩作戰，為今日的美中關係奠定了良好的典範。我們要向你們致敬。」

除了兩位飛虎老兵之外，美國之音《穿越1945》紀錄片還採訪了陳納德將軍的遺孀陳香梅女士、前中華民國參謀總長郝柏村將軍、抗日名將白崇禧、薛岳、孫立人、胡宗南、張靈甫、吉星文的後代，以及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和英國牛津大學歷史學者芮納·米德(Rana Mitter)等人。

本書《穿越1945——紀念抗戰勝利70年訪談紀實》分為上下兩冊，以整部紀錄片所講述的故事為主軸，從中

延伸出各個靈魂人物的專訪。上冊以飛虎隊的故事以及抗戰老兵的口述歷史為主，下冊帶出抗日名將後代對父親的回憶，並分析抗戰時期的美中盟友關係對當今國際局勢有何影響。

本書在作者與受訪者的對話當中，穿插了許多解說事件的圖卡與照片，並配合珍貴的歷史檔案文獻，希望呈現給讀者一場視覺上的饗宴，讓讀者能夠進入受訪者娓娓道來的口述歷史，穿越時空回到70年前結束的那場轟轟烈烈的戰爭現場，「尋找真相、止戰之殤。」

作者也在每章提供一些配合意境的抗戰歌曲或詩句，協助讀者更進入文章的情緒。讀者們可以配合音樂播放，更能達到「穿越」意境。

本書製作過程當中，要特別感謝負責統籌協調的Martha Thownes，負責設計圖卡、翻譯與編輯的趙萱、協助翻譯與編排校正的劉梓晴，負責電子書排版的 Gigi Frias, Joseph Flowers and Steve Fuchs，還有所有給予我們支持的同事與長官。

《穿越1945》紀錄片有**繁體中文版**、**簡體中文版**和**英文字幕版**，並設有**《穿越1945》臉書專頁**，有興趣觀看這部紀錄片的讀者也可以登入美國之音中文網：www.VOACHinese.com。

本書作者、《穿越1945》製作人

樊冬寧

05.27.2016

寫於華盛頓

作者： 樊冬寧



《穿越1945》製作人與本書作者
樊冬寧 (Daphne F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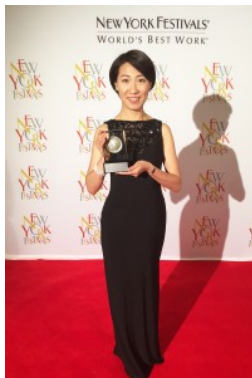
作者簡介：1975年高雄出生，1997年畢業于台灣政治大學(主修英語、輔修外交)，開啟記者生涯(環球電視、台灣公共電視)。2001年赴美攻讀國際傳播，2003年於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國際關係研究所畢業後，進入東森電視美洲台(ETTV)擔任駐華盛頓特派員，2007年進入美國之音中文部。曾報導911、美國與台灣總統大選等新聞事件及專訪多位美中台三地知名政治人物，現為美國之音《海峽論談》節目主持人以及《穿越1945》紀錄片製作人。

-
1. 《陳納德將軍與中國》陳納德著，陳香梅譯。第363頁記述如下：最好的證明來自在我們手上受苦最重的人。戰後，日本華中派遣軍司令高橋中將說：「就我的軍隊在華所遭受的一切困難而論，包括游擊隊，地面軍隊，運輸缺乏，艱險的山區，中國人的不合作，我認為十四航空隊的活動構成在中國對我們最有效的敵對勢力的百分之60至75，沒有遭遇空軍，我們會能夠隨意所之，絕不忌憚。」 ←
 2. 高華德 (Barry Morris Goldwater, 1909年—1998年) 是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1953年—1965年、1969年—1987年代表

亞利桑那州任參議員，1964年美國總統選舉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高華德曾任美國空軍預備部隊的少將，後來從政。高華德被視為是1960年代開始美國保守主義運動復甦茁壯的主要精神人物，常被譽為是美國的「保守派先生」。[←](#)

上冊序二：《穿越1945》榮獲2016紐約國際影視節銀獎

美國之音中文部製作的《穿越1945》紀錄片榮獲2016年紐約國際影視節(New York Festivals World's Best TV & Films)歷史類紀錄片銀獎。頒獎典禮4月19日在美國拉斯維加斯的Westgate Hotel舉行，作者有幸代表製作團隊出席領獎。主辦單位宣布《穿越1945》獲獎時，在大螢幕上播放了紀錄片的精華片段。



《穿越1945》紀錄片榮獲2016年紐約
國際影視節(New York Festivals
World's Best TV & Films)歷史類
紀錄片銀獎

這是作者第一次嘗試拍攝紀錄片。在發表得獎感言時，除了衷心感激美國之音給我這個難得的機會，也特別感謝紀錄片的製作團隊：徐杉、王怡如、方正、章真、趙萱、莎赫薩(Shahrazad Nakhostin)，以及我們在台灣的攝影林鼎傑先生；此外也要感謝美國國家檔案局、中華民國駐美代表處協助取得珍貴的史料。作者希望藉由這篇《穿越1945》繁體版新序，謹將這份榮耀獻給所有抗戰老兵以及在紀錄片製作過程中所有接受訪問與提供協助的人士，沒有你們，《穿越1945》紀錄片和這四本電子書不可能順利完成，也不可能有機會獲得國際影展的肯定。



《穿越1945》紀錄片編導樊冬寧代
表VOA製作團隊領獎

今年紐約國際影視節共有50多個國家參賽，美國之音除了《穿越1945》榮獲歷史類紀錄片銀獎之外，還有另外一部從女性觀點出發的紀錄片和講述美國憲法的英語教學系列分別榮獲自傳類紀錄片和教育類電視節目入圍獎，其他獲獎機構還包括自由歐洲電臺(Radio Free Europe)、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全國廣播公司NBC，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福克斯電視台FOX，ESPN，英國廣播公司BBC，CCTV America以及日本朝日電視臺TV Asahi等知名媒體。

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朝日電視台的獲獎紀錄片也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年為主題，不過該片是從悼念廣島原爆的角度出發。日本朝日電視台的領獎代表在發表得獎感言時還特別提到美國總統奧巴馬今年5月訪問廣島的歷史性意義。



作者與日本朝日電視台 (TV Asahi) 廣島原爆紀錄片
得獎人合影

一年一度的紐約國際影視節頒獎典禮被視為全球廣播電視界最具國際視野的競賽之一，有「廣播電視界的奧斯卡」之稱。每年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紀錄片、電台節目、電視節目、電影和廣告宣傳片參賽，1990年起更與聯合國公共資訊部設立聯合國特別獎項。主辦單位表示，紐約國際影視節的最大意義，就是提供一個平台，讓不同的文化能夠相互交流。作者藉由出席頒獎典禮與來自世界各國的紀錄片導演交流切磋，獲益匪淺。



美國之音節目部主管 John Lippman (左)
獲邀出席頒獎典禮

《穿越1945》電子書的繁體版能夠在2016年美國國殤日與歐巴馬總統訪問日本廣島之際問世，也別具歷史意義，特此為文紀念。



美國總統歐巴馬2016年5月27日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在廣島和平紀念公園發表演說（法新社）



歐巴馬總統在廣島和平紀念碑前
向原爆受難者獻花（美聯社）

本書作者、《穿越1945》製作人

樊冬寧

05. 27. 2016

寫於華盛頓

第一章 不可能的任務



“飛虎創造了奇蹟，它讓兩個完全不同文化、不同種族、不同語言、不同宗教的飛行員，可以在一起像兄弟一樣打仗。它本身就是一個奇蹟，它在歷史上可能都很難見到！”

—— 喬無遏

迎接勝利



1945年8月15日《大公報》刊登日本投降消息

1945年8月15日，夜裡兩點多鐘，陳鴻銓在睡夢中突然聽見梆、梆、梆的聲音。「是日本人進來了！」陳鴻銓嚇得馬上跳起來，他的頭髮都豎起來了。但隨後他又聽到：「日本人投降了！」原來那個梆、梆、梆的聲音不是空襲警報，而是宣佈日本投降的消息。陳鴻銓平時一聽到警報聲就反射性地準備出任務，但這一回，他在黑暗中起身迎接的不是敵機，而是抗戰勝利，黎明終於降臨！

以德報怨

1945年8月15日上午10點，日本天皇裕仁宣佈投降前一小時，蔣介石在國民政府陪都重慶的中央廣播電台麥克風前發表《抗戰勝利對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廣播演說》。蔣介石在演說中表示：「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地執行所有的投降條件。但是我們並不要報復，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侮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覆敵人從前的暴行，以侮辱來答覆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1945年8月15日上午10時，蔣介石在重慶中央廣播電台發表《抗戰勝利演說》。

曾經擔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長與參謀總長，自稱抗戰老兵的郝柏村，在抗戰勝利70週年之際接受美國之音《穿

越1945》紀錄片的專訪。郝柏村回想起得知抗戰勝利的那一天，他說：「抗戰勝利的時候，我在重慶。那天，所有的信號彈、所有的爆竹都放光了！蔣委員長廣播『以德報怨』的演說之後，出來重慶街上接受民眾的歡呼，當時我也站在裡面，我站在那裡看到了。」



蔣介石向全國軍民發表《抗戰勝利演說》後巡視重慶軍區接受民眾歡呼

重返戰場

今年96歲的郝柏村是目前兩岸極少數曾參與對日抗戰的高階軍事將領，他在2014年三度訪問中國大陸，重返數十處舊戰場，與同行的四位退役將軍傅應川、何世同、胡築生、黃炳麟等人共同完成《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一書，特別選在抗戰勝利70週年出版。

郝柏村在他的新書發表會上說：「我已經96歲，所以很多事情不記得了，早上的事情晚上就忘記，昨天的事情今天記不得了。有一次幾個老朋友要打麻將，難得有一次大家到他家裡去了，四位客人到齊了，麻將卻找不到，大家到處找看麻將是放在哪個抽屜、哪個櫃子裡面。結果在冰箱裡找到麻將了。這個證明人老了記憶力衰退。不過抗戰勝利到現在70年了，70年以前的事情，凡是重要關頭，我不用看資料，都在我腦子裡面，沒有忘記，因為這是身歷其時，性命交關的關鍵時刻，真是刻骨銘心，終身難忘！」

郝柏村回憶抗戰期間，他擔任砲兵連長，在廣州戰役中負傷，腦部被彈片擊中流血，幾十年來都沒事，但最近因為歲數大了，要體檢，腦部做掃描，醫生說，你的腦部怎麼有金屬反應，原來是日軍當時留給我的小彈片現在還在裡面！郝柏村開玩笑地說：「也許就是因為這個彈片，所以我70年前的事情都還記得，所以我還要謝謝這個彈片。」（美國之音《穿越1945》紀錄片製作人樊冬寧與郝柏村的完整專訪請見本書第三章）。



2015年7月1日 郝柏村在台北信義誠品發表新書《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

國殤日大遊行

1945那年夏天，從重慶到紐約，美中兩國人民熱烈慶祝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打過二戰的老兵在美國被稱為「最偉大的世代」。70年後，他們已從意氣風發變成滿頭白髮，人們再次湧上街頭，向這群「最偉大的世代」致敬。



1945年8月14日 紐約時代廣場慶祝二戰結束的「勝利之吻」

2015年5月，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國殤日大遊行，中華民國駐美代表沈呂巡獲邀出席，除了中華民國的國旗，遊行隊伍中還有一架繪有青天白日的飛虎機，坐在花車上的陳鴻銓，回憶當年駕駛飛虎機作戰的情景。陳鴻銓說：「P-40（飛虎機）太重了，日本的零式機非常輕巧，轉彎性能很好，轉半個圈子就轉到我們後頭去了。因此，飛虎隊和零式機作戰的最高指導原則就是知己知彼、絕不戀戰。我們不能跟零式機糾纏、而且利用P-40的優勢，用飛虎機的重量和速度，大馬力、高速衝完了以後，再用我的六挺點五零重機槍來打。所以說叫『Hit and Run』打了就跑、跑完了再回來。事實上，每一次空戰我們都是用『打了就跑』的戰術，所以日本人一下子被我們打垮了。」

陳鴻銓回憶說：「那時候在昆明，飛行員有個習慣，就是打下一架日本飛機就在空中做個滾，老百姓一看就知道打下來飛機了。老百姓可以看到飛機外面飛虎隊的標誌是個鯊魚。但是昆明人沒見過鯊魚，就說那是個老虎。所以飛虎這個名字，是昆明人取的。他們就跟陳納德報告，他們中國人說我們是『飛虎』，陳納德覺得很好，就用了。『飛虎隊』的名號由此而來。」

今年96歲的陳鴻銓是前中華民國空軍副總司令，1943年加入「中美空軍混合聯隊」，曾在二戰期間擊落兩架日本飛機。陳鴻銓將軍的故事和他2015年的台灣之行是《穿越1945》這部紀錄片的主軸，美國之音《穿

越1945》紀錄片製作人樊冬寧與陳鴻銓的完整專訪請見本書第四章。



2015國殤日大遊行陳鴻銓將軍在飛虎花車上接受群眾致敬

回憶之旅

2015年6月30日傍晚時分，陳鴻銓偕同夫人、女兒和外孫，從位於馬里蘭州的住家出發前往杜勒斯機場，準備到台灣出席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的相關活動，陳鴻銓在機場巧遇搭同一班機前往台北的老友李其深(Robert Lee)夫婦，李其深從背包中拿出一頂飛虎隊的紀念帽送給陳鴻銓，陳鴻銓立刻戴上。這兩位老飛虎一見面就聊起了以前的「老闆」——飛虎將軍陳納德。



陳鴻銓與李其深在杜勒斯機場準備前往台灣

陳鴻銓回憶：「我們在中美空軍混合聯隊，我們都叫他Old Man（老大），他是我們『Boss』。Boss（老闆）說什麼東西，我們每個人都相信，Old Man（老大）有腦筋！」

戰地情緣

1937年5月，44歲的陳納德以美軍退役飛行員的身分來到中國。陳納德將軍的遺孀陳香梅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回憶說：「陳納德當時本來只是說來中國幫忙訓練空軍三個月，沒有想到這一來就是八年十年的時間，他就留了下來。」



美國之音穿越1945紀錄片製作人專訪陳香梅女士

1943年秋天，當時只有18歲的陳香梅在昆明與陳納德初次見面，當時她是中央社的記者，兩人譜出一段戰爭中的戀曲。



陳香梅與陳納德相識在1943年秋天

陳香梅說：「那個時候根本沒有想到會在一起，就是去報導他們的工作和貢獻。也沒有想到後來會和他戀愛、和他結婚。現在回想起來，那真是一段非常動人的回憶。」

二戰結束70週年，適逢陳香梅90大壽，生日當天，陳香梅的女兒和友人在華盛頓的一家中餐館為她祝壽。回首抗戰歲月，陳香梅感觸良多。喜歡唱卡拉OK的陳香梅以《掌聲響起》這首膾炙人口的歌曲唱出她的心聲，唱罷時，陳香梅的眼中泛著激動的淚光：

《掌聲響起》

作詞：陳桂芬 作曲：陳進興

孤獨站在這舞台
聽到掌聲響起來
我的心中有無限感慨
多少青春不在 多少情懷已更改
我還擁有你的愛
掌聲響起來我心更明白
你的愛將與我同在
掌聲響起來我心更明白
歌聲交會你我的愛



陳香梅90大壽

陳香梅形容陳納德是一個非常富有正義感的人，她說：「尤其是他看到中國抗戰人民的苦難，他是非常感動的。」



陳納德1937年在上海會見蔣介石夫婦

1937年的這趟中國之行，不但改變了陳納德自己的命運，也扭轉了二戰的戰局，對美中關係的影響更是延續至今。1937年6月3日，時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的蔣宋美齡，在上海接見陳納德，聘他為顧問，協助中國發展空軍。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陳納德拍發電報給蔣介石，主動要求協助中國抗戰。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8月28日，日軍對上海實施戰略轟炸。美籍華裔戰地記者王小亭拍攝的這張照片，震驚國際社會，成為二戰的經典影像。



1937年8月淞滬會戰上海火車南站廢墟中滿身鮮血哭泣的嬰兒（美籍華裔戰地記者王小亭拍攝）

1939年5月3日，日軍對重慶發動猛烈的空襲行動，當時親眼目睹重慶大轟炸悲慘景況的陳納德，建構出一套預警系統，保衛中國的大後方。陳鴻銓回憶說：「當時我們沒有警報系統，陳納德研究發布警報系統，在旗竿上，放一個球表示預備警報，放兩個球就是空襲警報，放三個球是緊急警報，把球拿下來就表示解除警報。這個系統建立以後，大家都曉得了，一看一個球，沒有吃飯的趕緊吃飯。看到三個球，就不能吃飯了，趕緊躲起來。」



抗戰時期日軍對重慶實施戰略轟炸，當時防空預警系統使用的紅色燈籠。

抗戰初期，日軍掌握絕對的空中優勢，陳納德離開重慶後，前往美國首都華盛頓，和作為蔣介石私人代表的宋子文^[1]向美方提出「航空援華計畫」。

現任中華民國駐美代表沈呂巡特別選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具有歷史意義的雙橡園^[2]接受美國之音《穿越1945》紀錄片的專訪，從外交官的角度談美國對華援助的歷史與中華民國八年抗戰的貢獻。雙橡園是過去中華民國歷任駐美大使的官邸，抗戰時期美中之間一些重要的外交斡旋就是在這座由雙橡環抱、景色優美且裝潢雅致的白色宅院中進行的（沈呂巡完整專訪請見下冊第七章）。

沈呂巡在談到飛虎隊歷史的時候特別指出，羅斯福總統在1941年4月簽署了一份機密的行政命令，准陳納德不但可以有100架飛機，然後可以在美軍中間去招募飛行員。1941年7月10日，陳納德招募的110名飛行員，組成第一批美國志願隊，從舊金山啟程前往中國，8月1日，蔣介石發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國空軍美國志願大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AVG）。



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雙橡園

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從美國的角度看二戰歷史。卜睿哲說：「珍珠港事件發生前，美國就已經在經濟和外交上採取行動支持中華民國。羅斯福批准成立美國志願大隊。當時我們正在加強對日本實施嚴厲的制裁，在日益升高的壓力下，日本認為他們必須採取行動來突破這個壓力。因此如果沒有珍珠港事件，我們不太可能看到美國捲入二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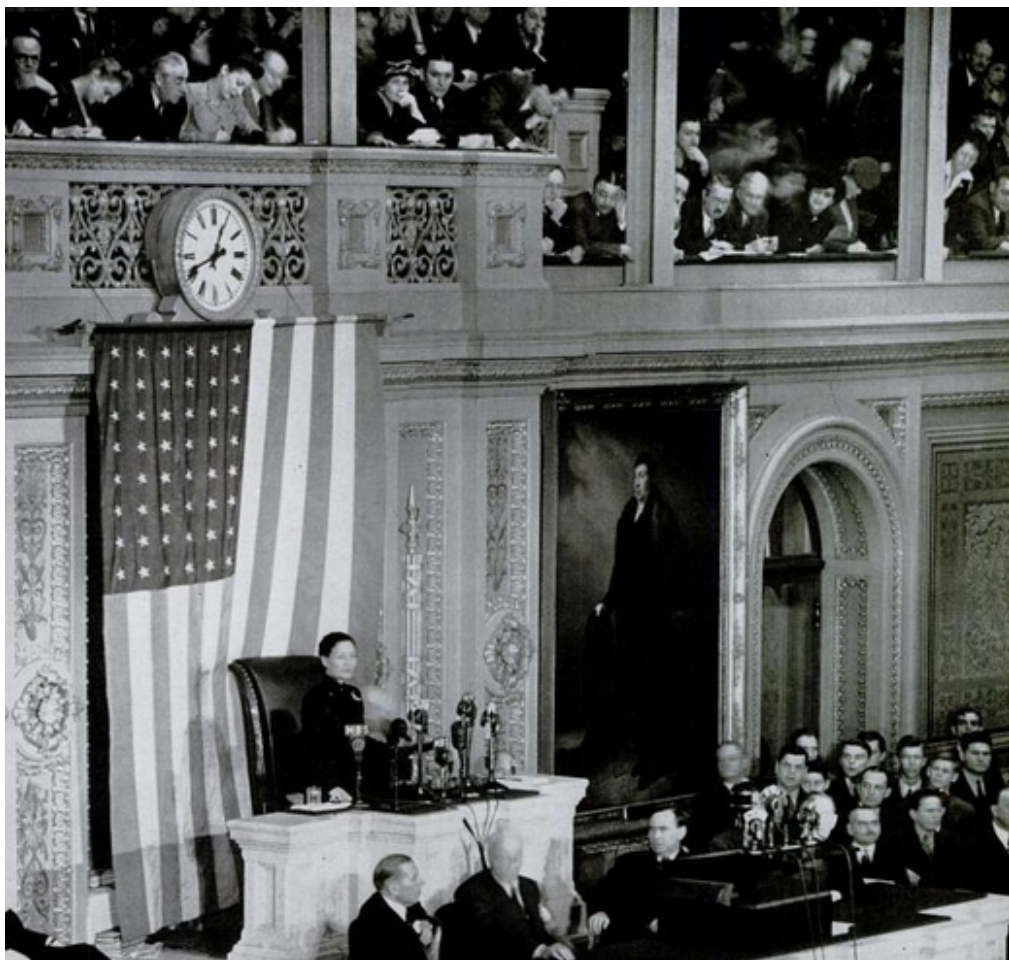
郝柏村表示：「珍珠港事件發生以後，就是我們中華民國同美國、英國正式成為同盟國了。我們原來是靠自己的力量抗戰，打了四年。現在我們同美國站在一條戰線上了。」



珍珠港事件（歷史照片）

沈呂巡強調，當時中華民國的外交辦得很好，其中主要的幾個人物，除了之前提到的宋子文之外，還有一個關鍵人物，那就是蔣夫人。

蔣宋美齡的角色



蔣宋美齡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

1943年，中國對日抗戰進入最艱苦的階段，為了爭取美國的支持和同情，蔣宋美齡在1943年2月18日至4月4日訪美期間，先後至美國國會、紐約市政廳、紐約麥迪遜廣場、衛斯理大學、芝加哥體育館、舊金山市政廳、洛杉磯好萊塢圓形劇場等地發表演說。蔣宋美齡的訪問當時在美國掀起一陣旋風，其中又以她在美國國會發表演的演說最具有代表性。

蔣宋美齡國會演說精華摘要 [3]

“議長、美國眾議院諸位議員，無論何時，余得向貴國國會致詞，實屬榮幸；尤在今日，余得向一莊嚴偉大之團體，對於世界命運之形成有絕大影響如貴院者致詞，尤屬特別榮幸。1937年日本軍閥發動其全面對華戰爭時，各國軍事專家，咸認中國無一線獲勝之希望。但日本並不能如其所誇，迫使中國屈膝；於是舉世人士，對此現象，深感慰藉。吾人慎勿忘在全面侵略最初之四年半中，中國孤獨無援，抵抗日本軍閥之淫虐狂暴。「手足」一詞，在中國用以表示兄弟間之關係。國際間之相互依賴，今既已如此普遍承認，吾人豈不能亦謂一切國家應成為一集合體之分子乎？中、美兩大民族間160年來之傳統友誼，從未染有誤會之污痕，此在世界歷史中，誠無出其右者。我中國國民，正與諸君相同，不僅為吾人本身，且更為人類全體，希望有一較佳之世界。然僅宣佈吾人之理想，甚或確信吾人具有此種理想，尚嫌不足。蓋欲保存、支撐，並維持此等理想，有時必須不惜犧牲一切，甚至甘冒失敗之危險，以努力促其實現。個人之品德，於困厄中驗之，亦于成功中驗之。以言一國之精神，倍加真確。”



蔣宋美齡在洛杉磯好萊塢圓形劇場發表演說

蔣宋美齡1943年4月4日在洛杉磯好萊塢圓形劇場發表演說時場面盛大，她對台下的美國民眾說：「吾人弗許侵略主義重招其魔首，以威脅人類代代相傳之最大寶物，即各民族所應享受生命、自由與康樂也。」

卜睿哲說：「蔣宋美齡的演說非常具有說服力。為美國與中國同盟以及美國對華援助闡述了充分的理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前中文部主任王冀表示：「國民黨想要一些飛機，美國沒動靜，一開始送了一批爛飛機去，蔣夫人來了以後，美國真的準備援助飛機了，來了幾百架，中國開始有一點希望的感覺。她回去以後，第二年走之前，又到白宮去再見羅斯福總統，羅斯福真的被她感動了。」1943年3月10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批准創立由陳納德擔任司令的第十四航空軍，並將陳納德的飛機增加到500架。



陳納德晉升第十四航空軍司令

美國原本因為種種因素在外交上採取中立政策，蔣宋美齡爭取美國對中國抗戰的援助，功不可沒。蔣介石曾經稱讚：「夫人的能力，抵得上20個陸軍師。」



蔣介石與蔣宋美齡

蔣宋美齡亦被稱為中國空軍之母，她最喜愛的別針是空軍的飛鷹徽章。1942年2月28日，蔣宋美齡與蔣介石在昆明宴請陳納德和飛虎隊隊員時，她將這首詩獻給飛虎隊員：

《太平洋姊妹之邦》

在中國國運最嚴重的關頭
你們帶著希望和信仰
飛越了太平洋來到中國
當你們翱翔天空時
你們無異是用火焰在空中寫出一些永恆的真理給全
世界都看到
我希望諸位一同起立
為這兩個在太平洋兩岸遙遙相對的姊妹之邦乾杯！



蔣宋美齡佩帶中國空軍徽章

永遠的公主

蔣宋美齡的風采不但在美國各界掀起旋風，也令飛虎將軍陳納德深深著迷。陳納德曾在他的日記中寫下1937年6月3日那天初次見到蔣宋美齡的第一印象——他當下就對自己說：「她將永遠是我的公主！」^[4]

陳納德的遺孀陳香梅似乎對丈夫的這份傾慕之情並無芥蒂，陳香梅在美國之音《穿越1945》紀錄片專訪中回憶陳納德與蔣宋美齡之間的互動，她說：「陳納德對蔣夫人非常敬愛，蔣夫人也跟他非常親密，兩個人的友情非常值得珍惜。」陳納德1937年第一次見到蔣宋美齡，當時陳納德44歲，蔣宋美齡40歲。陳納德64歲因病去世前，蔣宋美齡還特地到醫院去探望他，儘管陳納德後來已官拜中將，蔣宋美齡二十年如一日，仍稱他「上校」（陳香梅專訪請見上冊第五章）。



蔣宋美齡與陳納德

陳納德的外孫女嘉蘭惠(Nell Calloway)也在接受美國之音《穿越1945》紀錄片訪問的時候說道：「是蔣宋美齡授予陳納德上校的官階。他原來離開美國到中國的時候只是上尉，但是蔣夫人說這樣不行，他必須是上校。初次見面他們就建立了特殊的聯繫。在陳納德的回憶錄中，他回憶那天初次見到蔣宋美齡的情景，一開始他還以為蔣夫人是一位侍者，因為她就只是站在那裡，特別的美麗，後來他發現她的英文非常好，他很驚訝，

以為她是翻譯，後來才知道她原來就是蔣夫人，陳納德十分震驚，我想他們初次見面就立刻建立起了非常特別的感情。」

飛虎奇蹟



陳納德與飛虎隊員

飛虎隊史研究者許劍虹在接受美國之音紀錄片專訪的時候表示：「陳納德希望幫助中國建設戰後的現代化空軍，所以他就將國軍的第一轟炸機大隊、第三戰鬥機大隊和第五戰鬥機大隊，併入第十四航空軍的指揮體系裡面，然後成立中美空軍混合團，傳授美式的作戰技術，融入美式的指揮體系中，同時也使中華民國的空軍成為全亞洲最親美國的一個飛行單位，到今天這個傳統也還沒有改變，這是陳納德很成功的一點。而且他在指揮中美空軍混聯隊的時候，嚴格禁止種族歧視，不許有任何歧視。只要是低階的美軍看到高階的中國人也要敬禮。」（欲瞭解更多飛虎隊歷史，請見上冊第九章許劍虹專訪）



陳納德與飛虎隊員

陳納德不僅有戰略眼光，更對他的飛虎隊員充滿感情。陳香梅說：「陳納德將軍每一次看著隊員們出去，他都等著他們回來。陳納德將軍對部下們都非常、非常地關心。」嘉蘭惠回憶她的外公陳納德，對人總是充滿熱情，他深愛中國人民，他的部下對他很重要。嘉蘭惠說：「他在給我舅舅的家書中寫到，他將這些飛行員視為自己的親生兒子。他和他的每一個部下都建立了感情。他總是坐在那裡焦急地等他們從戰鬥中平安完成任務回來，就像每一個父親會做的那樣。這就是他對他的飛行員們的情感。」



飛虎隊員奔向飛虎機準備出任務

許劍虹說：「飛虎隊創造了一個奇蹟。喬無過^[5]將軍曾說，飛虎創造了奇蹟，它讓兩個完全不同文化、不同種族、不同語言、不同宗教的飛行員，可以在一起像兄弟一樣打仗。它本身就是一個奇蹟，它在歷史上可能都很難見到！」

（第一章完）

1. 宋子文曾任財政部長，中國銀行董事長。1937年抗戰爆發後，聯合協調各銀行應付財政，並代表中國政府與美英等國洽商，爭取重要的財經與軍事援助。1941年出任外交部長。 ←
2. 雙橡園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古蹟建築，屬於中華民國政府。1937年至1978年間作為九任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官邸。 ←
3. 譯者吳銘彥，台灣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
4. 陳納德在1937年6月3日與蔣宋美齡初次見面當天的日記中稱蔣宋美齡「將永遠是我的公主」，他在日記中寫下的英文原文是：Who will hereafter be “The Princess” to me，陳納德日記原件目前存放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陳香梅女士辦公室中。 ←
5. 喬無過，空軍官校第10期，前中美空軍混合聯隊成員，曾擊落四架日機。 ←

第二章 那些年我們一起打的仗



“抗戰的時候，我們覺得八年好漫長啊，當時的八年是我們年輕生命的三分之一，現在回想起來，那八年卻猶如一晃眼。我們現在已經沒有再一個八年可活了……所以當人們說：「噢，你是飛虎隊的(Flying Tiger)！」我總回答他們：「我現在是一隻垂死的老虎(Dying Tiger)……」”

—— 李其深

美國之音《穿越1945》紀錄片的主軸是一趟從美國到台灣的飛虎老兵之行。我們從兩位飛虎老兵在杜勒斯機場的回憶出發，隨著他們的旅程，帶大家回到那場在70年前結束的戰爭。這一路上，有久違重逢的興奮，有接受獎章的榮耀，有懷念逝去同袍的遺憾，也有老兵們覺得自己被遺忘的心酸，以及不知何時再相見的感慨。

啟程

2015年6月30日傍晚時分，高齡96歲的陳鴻銓將軍偕同夫人、女兒Maggie和外孫Alex，從位於馬里蘭州的住家出發前往杜勒斯機場，準備到台灣出席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的相關活動，陳鴻銓在機場巧遇搭同一班機前往台北的老友李其深夫婦，李其深從背包中拿出一頂飛虎隊的紀念帽送給陳鴻銓，陳鴻銓立刻戴上。

兩位飛虎老兵在我們的攝影機前展開一段對話：

陳鴻銓：「他是我的小老弟。」

李其深：「我是飛虎隊裡面最年輕的。」

陳鴻銓：「我已經96歲了，你還不到90。」

李其深：「可是你比我還健康呢！」

陳鴻銓：「抗戰的時候，我們覺得八年好漫長啊。」

李其深：「當時的八年，是我們年輕生命的三分之一，現在回想那八年卻猶如一晃眼。我們現在沒有再一個八年可活了……」

陳鴻銓：「別這麼說，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李其深：「當人們說，噢！你是飛虎隊員(Flying Tiger)！我總回答他們，我現在是一隻垂死的老虎(Dying Tiger)。我們都快成死老虎了。」

陳鴻銓：「剛才有兩個女孩在電梯裡，看見我戴的帽子覺得很好奇，我告訴她們，這是飛虎隊的帽子，她們問我什麼是飛虎？是會飛的老虎嗎？我說飛虎是空軍的一個飛行單位，她們問我說飛虎隊是打越戰的嗎？我說不是！飛虎隊是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李其深：「也經常有人看到我頭上這頂飛虎隊的帽子，然後問我，你是藍天使(Blue Angel)^[1]的飛行員嗎？我開玩笑回答他們，我是開紙飛機的！」

此時杜勒斯機場的廣播發出準備登機的指示，兩位老飛虎下了輪椅登上飛機，開啟一段黑夜中的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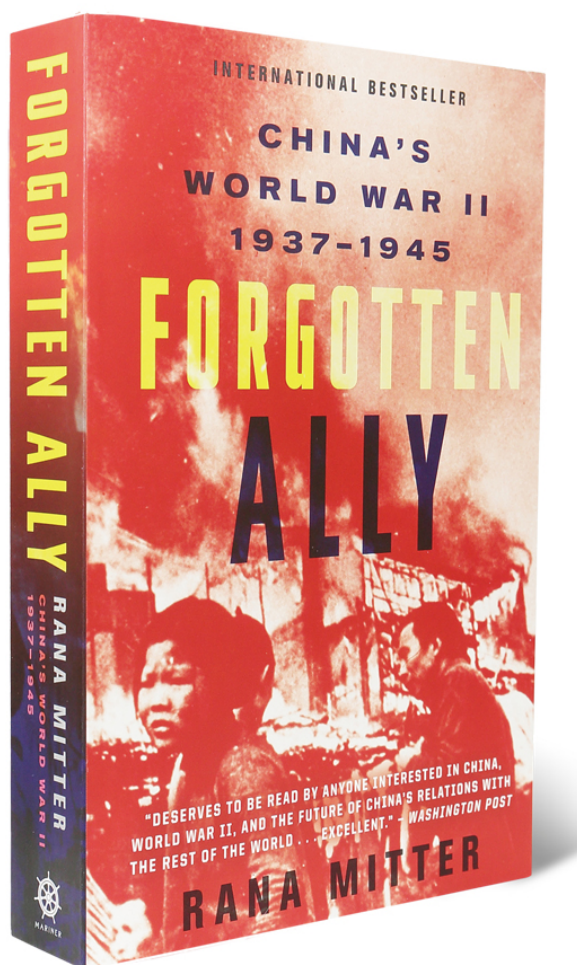
靠窗的陳鴻銓，凝望著下方的燈火漸遠，腦海中閃過許多畫面。

又起飛了，這一回，目的地是台北。

被遺忘的盟友

芮納·米德(Rana Mitter)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歷史教授，他在2013年底出版了《被遺忘的盟友》一書（芮納·米德教授訪問全文請見下冊第九章）。此書的中文介紹指出，數十年來，西方人眼中的「二戰」始終是一場美、英、蘇領銜抗擊法西斯的戰爭，亞洲戰場上英勇抗擊日本的中國卻因種種原因被遺忘。米德教授本人也表示：「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37到1945年這八年抗戰，是至今有關二戰這場最著名的世界衝突當中，最偉大卻不為人知的故事之一，西方國家過去這70年來，竟然不知道二戰期間的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真的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前美國在台協會AIT理事主席，現任布魯金斯學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東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表示：「我認為現在看來，中華民國的確是被遺忘的盟友，不過戰時並非如此，美國當時的想法或許是認為中國這個盟友並沒有達到我們的期望。我們當時認為中國可以在戰場上貢獻得更多，也許並沒有考慮到國民政府在那場戰爭中所面臨的艱難處境。」



《被遺忘的盟友》英國牛津大學歷史教授芮納·米德(Rana Mitter)著

如果說芮納·米德的《被遺忘的盟友》，是採用西方觀點以及根據最新披露的史料，深度、客觀的補正鮮為人知的抗戰細節，那麼另外一本在抗戰勝利70週年受到矚目，希望喚起人們抗戰記憶、揭開抗戰歷史真相的著作，則是充滿了一位抗戰老兵的戰時回憶以及一步一腳印重返抗日戰場的親身經歷。曾經擔任中華民國國防部長、參謀總長、行政院長的抗戰老兵郝柏村，2015年7月1日在台北的誠品信義店舉行《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新書發表會。

郝柏村在他的新書發表會上表示，「八年抗戰有2千萬人死亡，戰線從南到北有5,000公里，從東到西有3,000公里，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沒有一個戰爭是這麼重大，但是抗戰的成果也非常輝煌，我們取消了不平等條約，成為全世界四強之一；八年抗戰終結了列強的殖民主義。」但郝柏村也痛心指出，「八年抗戰的歷史在1949年之後受到扭曲。在中國，抗戰歷史不見了，就算在台灣，也被淡忘和漠視。」

憶駝峰航線

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美國之音《穿越1945》紀錄片的兩位主角——郝柏村將軍與陳鴻銓將軍，兩位同樣親身經歷抗日戰爭，今年（2015年）同樣高齡96歲。郝柏村在2014年分三次重返抗日戰場，陳鴻銓則是在2015年千里迢迢從美國回到台灣參加抗戰勝利70週年的紀念活動。雖然前者是陸軍，後者是空軍，卻都巧合地對「駐印軍」和「駝峰航線」有著共同的回憶。兩位也都在美國之音與他們進行的專訪當中互相提到對方。

郝柏村回憶抗戰期間，帶領100名士兵前往印度接受美國援助的武器裝備，他說，「頭一次坐飛機，飛的就是中美兩國在印度與雲南之間開闢的駝峰航線。」

而1942年被派往印度擔任飛行教官的陳鴻銓，也曾經多次執行飛越駝峰的任務。陳鴻銓回憶他的飛行任務：「駝峰最高大概2萬多尺，最低大概1萬6千多尺。再飛高用氧氣多，不用氧氣絕對不行。所以只能在1萬6千尺的高度過去。」

郝柏村還分享了一段當時擔任連長的他與逃兵之間有趣的對話：「我第一次飛駝峰航線，飛機大約飛了20多分鐘，有些兵後來想家，就逃兵了，給印度人抓到，我問他，家那麼遠，你要怎麼回家？他說不遠啊，不是才過了兩座山嗎？」

郝柏村也在訪問中強調駝峰航線的戰略意義：「駝峰空運三年，運輸了80多萬噸的物資，對抗戰的戰略意義很大。」

根據美方的資料顯示，從1942年5月開闢駝峰航線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為止，美中兩國在駝峰航線上總共損失飛機609架，犧牲飛行員1579人。犧牲的人員包括美國與中國的飛行員。

而陳鴻銓則根據他親身的飛行經驗點出駝峰航線的危險性：「假使說發動機不好，跳傘以後下面就是野人山了，絕對無法生還。所以大家把它當成一個很冒險的死亡之谷。」



駝峰航線示意圖

1942年5月 - 1945年8月，美中兩國在駝峰航線上總共損失飛機609架，犧牲飛行員1579人，共運輸80多萬噸戰略物資。

飛虎老兵重聚台北

2015年7月2日凌晨四點多，天色仍未亮，陳鴻銓與李其深的飛機降落在台灣桃園國際機場。中華民國空軍副

司令劉守仁中將早已率同仁列隊歡迎，兩人一下飛機就為他們戴上花環。兩位老飛虎雖略顯疲憊，但對於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能夠到台灣參加紀念活動也流露出興奮之情。



陳鴻銓抵達台灣桃園國際機場，接受林國裕上校代表獻花。



李其深抵達台灣桃園國際機場接受賴麗靜中校代表獻花

這趟飛虎老兵的台灣之行，除了陳鴻銓和李其深之外，還有美國第十四航空軍四大隊23中隊隊員朱安琪、中美空軍混合聯隊第五大隊第26中隊隊員賈維特(Harold Javitt)、第一大隊三中隊隊員都凱牧、以及從新加坡回來的中美空軍混合聯隊第一大隊負責飛轟炸機的何永道。飛虎後代的部分包括陳納德將軍的外孫女嘉蘭惠(Nell Calloway)、中國空軍「戰魂」高志航之子高耀漢、飛虎隊王牌飛行員艾立生(John R. Allison)的兒子艾立誠(John Allison III)以及中美混合聯隊第三大隊第七中隊長徐華江的家人。

一行人抵達桃園機場之後陸續進住台北圓山飯店，並在7月3日上午前往慈湖謁陵，由陳鴻銓將軍主祭，代表全體飛虎老兵及後代向蔣公陵寢獻花。



陳鴻銓將軍率領全體飛虎老兵及後代向蔣公陵寢獻花

和往事乾杯

7月3日晚上，空軍司令沈一鳴上將在圓山飯店崑崙廳宴請飛虎老兵，晚宴按照飛虎年會的形式進行，由空軍儀隊護送中華民國和美國的國旗入場，演奏兩國國歌，場面隆重。飛虎老兵們也在一幅由林國裕上校所繪、背景有中華民國與美國國旗、青天白日勳章、飛虎機以及陳納德肖像的油畫上一一簽名，留作紀念。



陳鴻銓在飛虎油畫上簽名 空軍司令沈一鳴（左二）和空軍副司令劉守仁（左一）在旁觀看

席間，空軍樂隊演奏了一首英文老歌——《我把心留在舊金山》（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回想起當年第一批美國志願大隊AVG的飛虎隊員就是從舊金山出發前往中國協助抗戰，這首歌曲此時聽來別有深意。坐在主桌陳鴻銓將軍身旁、就在樂隊前方的飛虎老兵朱安琪，當年也是在舊金山的碼頭上與摯愛的雙親分離，回國參戰，耳邊迴響起這首歌曲，配合歌詞與旋律，心中必定感觸良多。



2015年飛虎年會在台北圓山飯店崑崙廳舉行

談到這也要提一個小典故，那就是中華民國空軍在八年抗戰時，飛行部隊會舉行所謂的「玫瑰餐會」供飛行員與眷屬們在基地聯誼，但是各家必須各自提供一道菜肴帶至餐會會場讓大家食用。後來這個傳統就一直流傳了下來，稱為空軍的「玫瑰餐會」。飛行員在沒有執行任務的時候，的確需要好好的放鬆一下，而且無論是老飛虎還是空軍健兒，喝酒的時候一定要喊一二三乾杯！才能顯現出空軍的氣魄與豪邁。陳鴻銓將軍雖然已經96歲，拼起酒來絲毫不輸給後輩，喝完之後還將酒杯倒過來放在頭上，告訴眾人，我已經乾了這杯！



陳鴻銓將軍出席2015年在台北圓山飯店舉辦的飛虎年會

美台兩地的飛虎老兵齊聚一堂，回憶當年並肩作戰，生死與共的情義歲月。最後高唱空軍軍歌的時候，連不太會說中文的美籍飛虎老兵也跟著一起唱，而且每一句歌詞都精準無誤：

《中華民國空軍軍歌》

作詞：簡樸 作曲：劉雪庵

凌雲御風去 報國把志伸
遨遊崑崙上空 俯瞰太平洋濱看五
嶽三江 雄關要塞
美麗的錦繡河山 輝映著無敵機群
緬懷先烈 莫辜負創業艱辛
發揚光大猶賴我空軍軍人
同志們努力 努力
矢勇矢勤 國祚皇皇萬世榮
盡瘁為空軍 報國把志伸
哪怕風霜雨露 只信雙手萬能看鐵
翼蔽空 馬達齊鳴
美麗的錦繡河山 輝映著無敵機群
我們要使技術發明日日新
我們要用血汗永固中華魂
同志們努力 努力
同德同心 國祚皇皇萬世榮

當年的飛行服

筵席散去，夜已深了，家人攙扶著陳鴻銓回到飯店房間，試穿隔天出席紀念活動時為他準備的仿當年樣式飛行服。林國裕上校一邊細心地為陳鴻銓穿上飛行服，一邊說：「好像回到以前，回到了70多年前。」著裝完畢之後，陳鴻銓放下拐杖，站得筆挺，英姿不減當年。



林國裕上校細心地為陳鴻銓穿上飛行服

抗戰勝利70年後，飛虎老兵在台北團聚，把酒憶當年，和往事乾杯，多少次在空中與敵機作戰的生死一瞬間，多少次就這樣一口氣乾了酒杯，將生死置之度外，伴隨回憶一飲而盡的同時，也不禁感嘆，當年一起喝酒的戰友們，大多都已經不在了。

2015年7月4日，陳鴻銓一大早起來穿上飛行服，看著鏡子裡的自己，時間仿佛回到70多年前。今天，他又要準備出任務了！沒錯！他心裡的确是把這次回台灣出席紀念活動視為一次任務與挑戰。台灣夏天又濕又熱的高溫天氣，加上厚重的飛行服，這對今年高齡96歲、腿腳又不方便的陳鴻銓來說，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跟過去一樣，他會盡心盡力把這次的任務完成。這也是飛虎老兵此次台灣之行的重頭戲——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國防戰力展示。

湖口閱兵

為了紀念抗戰勝利暨光復70週年，台灣國防部7月4日結合年度漢光31號演習，在新竹湖口基地舉辦盛大的三軍聯合戰力展示，由總統馬英九親自主持。邀請134位參加過抗戰、平均年齡超過90歲的老兵參加。共有各型戰機64架、車輛294部、官兵3858人參演。馬英九總統擔任大閱官，這是馬總統就任以來最大規模的閱兵活動。除了凸顯中華民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貢獻，也借此表揚抗戰老兵們在當年的犧牲奉獻。



馬英九親自主持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的三軍聯合戰力展示

展示活動由特勤部隊的戰技操演以及鼓號樂旗隊的表演揭開序幕。率先登場的空中分列式在天候不佳的情況下展開，機身彩繪有抗戰時期飛虎機鯊魚嘴圖樣的兩架F-16以及IDF經國號戰機穿越厚厚的雲層完成任務。

「地空快速突擊」演練的主角是阿帕契攻擊直升機和黑鷹直升機，充分展現震撼效果。其中傘兵越野自行車的機動性也令人眼睛為之一亮。此外，中科院研發的UAV無人機「銳鳶」也首次在大型校閱中亮相。

現場展示的飛虎機（P-40戰鷹式戰鬥機）上有引發爭議的「日之丸」圖樣，顯示當年飛虎隊成員擊落的日本軍機數量，台灣軍方最後決定將F-16和IDF經國號戰機上的「日之丸」彩繪塗銷。日本駐台代表未出席戰力展示，但指派武官代表參加。

在地面分列式當中最受矚目的就是抗戰紀念梯隊，除了插滿當年抗戰主力部隊軍旗的旗車，還有24名陸海空三軍的抗戰老兵，身穿仿當年樣式的軍服坐在悍馬車上接受致敬。飛虎老兵陳鴻銓、都凱牧與何永道三人是抗戰老兵紀念梯隊的壓軸，手裡揮舞著國旗出場，獲得全體官兵如雷的掌聲。



飛虎老兵陳鴻銓（左）都凱牧（右）揮舞國旗接受致敬

陳鴻銓結束「任務」之後，坐在貴賓席上繼續觀禮，但拄著拐杖、低著頭，顯出疲累。一旁的林國裕上校一直為他用小電扇與冰袋消暑。陳鴻銓一邊流汗一邊說，他這次回來，是代表其他在抗戰中犧牲的同袍來參加這場紀念活動。



林國裕上校細心地為陳鴻銓將軍冰敷消暑

代表逝去的同胞來參加

陳鴻銓說：「飛虎老兵今天只剩下三位來參加這個活動，但是還有更多默默無聞或是根本不知名的抗戰英雄沒有辦法來參加。我並不是真正的英雄，我只是英雄的見證者，我是他們的一份子，我曾經跟英雄們一起並肩作戰。今天我是代表他們來這裡接受致敬。那些不能來的人，我們替他們來參加，也希望世人不要遺忘抗戰老兵們的犧牲奉獻。」

馬英九總統除了給老兵們頒發抗戰紀念章之外，也在致詞中強調，抗戰老兵不能遺忘，抗戰歷史不容扭曲。馬英九表示：「面對歷史，真相只有一個，八年抗戰是中華民國政府主導，抗戰勝利是蔣委員長領導全國軍民英勇奮鬥的成果，不容任何人竄改和扭曲。紀念抗戰不是要炫耀勝利，而是要防止戰爭；不是要挑起仇恨，而是要譴責侵略，追求和平。」

馬英九在致詞的時候特別提到飛虎隊在抗戰中的貢獻。飛虎隊隊長陳納德將軍的外孫女嘉蘭惠(Nell Calloway)在接受美國之音《穿越1945》紀錄片訪問的時候表示：「如果我的祖父陳納德將軍今天能夠來到這裡參加這個活動，我想他一定會感到非常驕傲，他協助成立飛虎隊並教導這些飛行員，他熱愛中國人民。這些飛虎老兵們從各地不遠千里來到台灣參加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的活動，我非常、非常感動。」



飛虎隊隊長陳納德將軍外孫女嘉蘭惠 (Nell Calloway) 與飛虎老兵賈維特 (Harold Javitt) 觀看湖口閱兵

清泉崗

2015年7月5日，飛虎老兵們休息了一個晚上，空軍副司令劉守仁中將一早就到圓山飯店接他們去台北松山機場，搭乘空軍福克50專機前往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



飛虎老兵從台北松山機場乘專機前往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

陳鴻銓在飛機上想起了以前一起受訓的同學們，不禁感慨：「我進空軍的時候有360多人，畢業就108人，從美國受訓回來只剩下98人，到了抗戰勝利的時候只剩50幾人。現在就剩下五人，在美國就兩人，每次我們遇見這種情形，我們非常高興我們能夠慶祝勝利70週年，但是我們也難過，我們很多同學都不在了。」



中美空軍混合聯隊同期學員



中美空軍混合聯隊執行任務前實施任務提示

台中的清泉崗曾經是美國在遠東地區最大的空軍基地。這裡是空軍第427戰術戰鬥機聯隊的基地，也是IDF經國號戰機的大本營。427聯隊的前身是空軍第三大隊，陳鴻銓將軍曾經擔任第三大隊隊長，隊史館的牆上還掛著他擔任隊長時的照片。



台中的清泉崗曾是美國在遠東地區最大的空軍基地



陳鴻銓曾擔任空軍第3大隊隊長

專機抵達，427聯隊長許朝銘少將親自迎接飛虎老兵，並率領全體與兩架畫有飛虎機鯊魚嘴圖樣的經國號彩繪機合影。隨後進忠勇樓聽取簡報以及參觀抗戰勝利70週年特展。

陳鴻銓將軍在聽取簡報後，特別勉勵前一天在戰力展示中駕駛IDF經國號參演的飛行員，因為當時天候不佳，其中一架IDF突然遇到尾流，機身瞬間晃動，非常驚險，還好飛行員的技術克服問題，才讓戰力展示順利進行。

美軍足跡館牆上的簽名

隨後一行人又前往美軍足跡館參觀。美軍足跡館是由一座教堂改建的，這裡完整地保存了當年美軍在台灣執行中美協防任務的文物，象徵著兩國曾經並肩作戰的情誼延續至今。

看到足跡館的牆上，掛著一幅飛虎年會的紀念簽名，其中很多飛虎老兵都已經不在人世，無法參加這趟具有歷史意義的紀念旅程，李其深(Robert Lee)感慨地說：「看到現在中華民國空軍的進步，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現在美國和中華民國空軍所擁有的這些先進戰機，和我們當時在二戰中使用的飛機比起來，要先進多了，但我們那時還是完成了任務，靠我們僅有的力量最終打贏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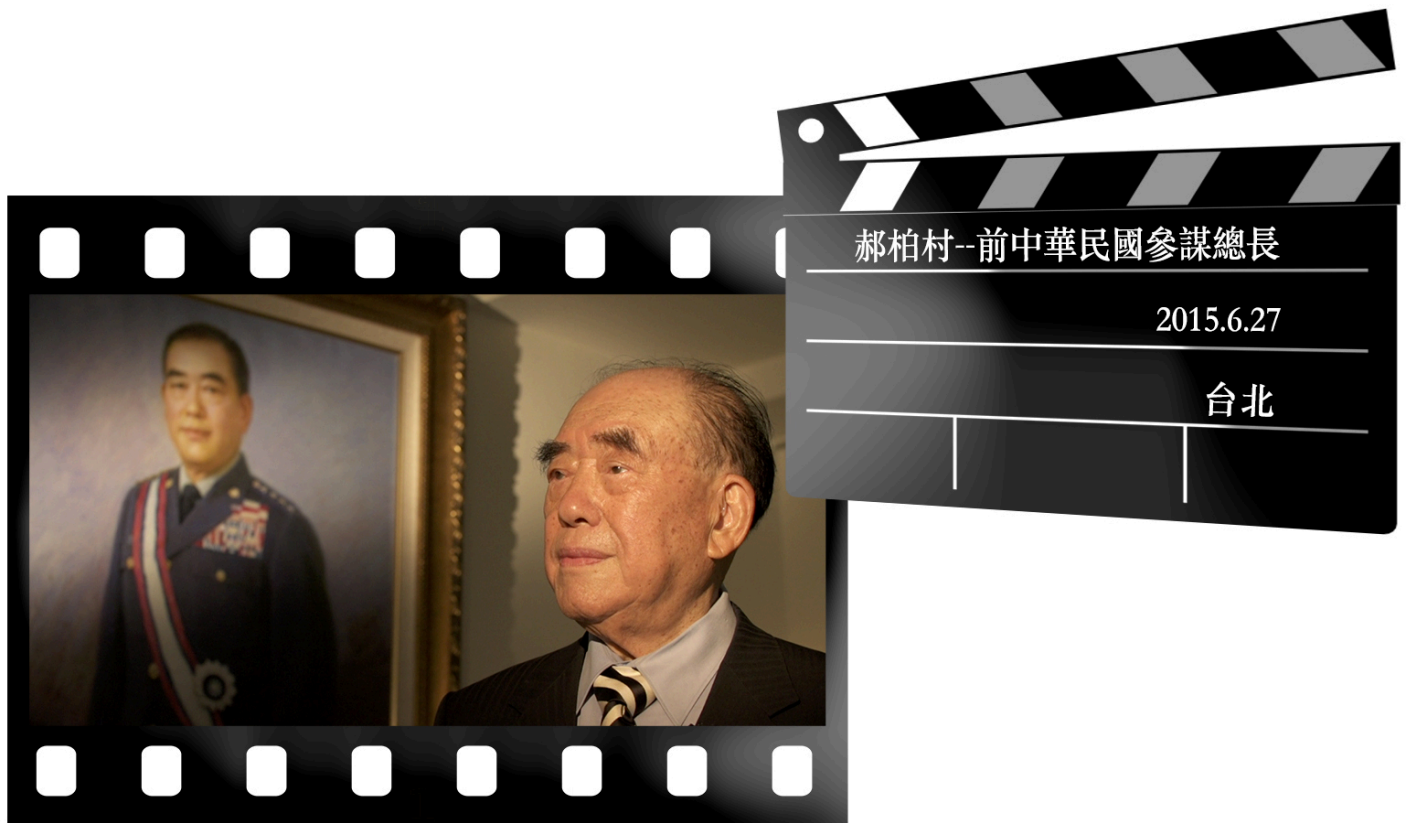
李其深站在飛虎年會的紀念簽名前接受訪問

旅程即將進入尾聲，李其深有些依依不捨，他說：「我在這趟旅程中遇到了老朋友，結識了新朋友，希望以後每個週年都還能再來見到他們。只是不知道這個願望是否能實現。」

（第二章完）

1. 美國海軍藍天使特技飛行隊：1946年成立的美國海軍特技飛行隊伍，每年在美國各地表演飛行特技。 ➡

第三章 郝柏村：真相只有一個



“大陸說抗戰是毛澤東領導的，那既然是毛澤東領導的，開羅會議為什麼不是毛澤東去呢？為什麼最後受降的是何應欽呢？為什麼不是朱德來受降呢？”

—— 郝柏村

前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週年，美國之音紀錄片《穿越1945》製作人樊冬寧特地前往台北專訪曾經擔任中華民國參謀總長、國防部長和行政院長的抗戰老兵郝柏村將軍，並出席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新書發表會。以下是作者與郝柏村將軍專訪的完整內容。



郝柏村接受美國之音專訪

國軍寧死不降 揭開抗戰真相

記者：非常榮幸代表美國之音從美國首都華盛頓飛來台北和您進行專訪。今年是抗戰勝利70週年，您去年也曾經三度重返抗日戰場，請您跟我們談談當時抗戰的情況還有您的感想。

郝柏村：很高興接受美國之音的訪問。抗戰開始的時候我軍校還沒有畢業。但是八年抗戰，我可以說是生逢其時。

首先要講的是，所謂第二次世界大戰，實際上是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戰。因為現在說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指的是1914年到1918年的大戰。這個戰場只有在歐洲，所以，它只能算是歐洲大戰。所以真正的世界大戰，我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戰場牽涉到歐亞非三洲，包括夏威夷。第一次世界大戰只有大西洋，第二次有大西洋太平洋。

現在開始介紹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大戰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是從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開始的，不是1939年9月1日德國向波蘭進攻時候開始的。那比我們晚兩年。所以，整個的世界大戰來說，我們中華民國，作為同盟國我們整整打了八年。英國打了六年，蘇聯打了五年，美國打了四年都不到。我們中華民國打了八年。

第二點我想強調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是一個貧窮、落後、分裂的國家，為了反侵略，和日本帝國主義作戰。其他的幾個國家，都是爭霸權的國家，所以他們是爭霸權的戰爭。所以，我們今天真正要說世界大戰，應該要從7月7號算起。所以其他國家打仗，拼的是物資，我們同日本人抗戰，拼的是精神。這個精神力量，就是蔣委員長領導的。沒有他的領導，我們不可能有世界大戰的勝利。這是我們對二次大戰應有的認識。

我們是亞洲戰場的主力軍，但是因為1949年之後大陸形勢的變化，所以真正的世界大戰關於中國戰場的真相被掩埋、被扭曲了。現在我們要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我們首先要認識清楚，我們同日本打的性質、本質，和英法同德國打的不一樣。

二次大戰期間，我們中華民國的犧牲僅次於蘇聯，但是我們打的時間比它長。在這八年期間，我們中國大陸

的戰場同歐美戰場，南太平洋的戰場不一樣的。我們國軍沒有投降、沒有被俘的。我們看到菲律賓淪陷了，美軍成千上萬的舉起手來投降。德國打到蘇聯，蘇聯的軍隊也是成千上萬地投降。最後第二戰場開闢的時候，德國也是。可是我們中華民國，我們國軍的基本思想是寧死不降。

記者：請您舉幾個例子說明這種抗戰精神。

郝柏村：以淞滬會戰當中著名的四行倉庫保衛戰來說，四行倉庫是我們最後的守衛陣地，最後我們退到蘇州河南岸，蘇州河南岸是租界，租界是他們協商好了的。我們的軍隊固守在那裡，這種精神還是很了不起。他們就覺得你們退到我們租界來交接，這個不是投降，這個是退到租界。租界當時不是日本人管的。所以我們抗戰期間，哪有講誰被俘？沒有的。我們有一個旅，全軍覆沒陣亡，我們沒有投降的。



四行倉庫



堅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

還有我們空軍的高志航，他第一次打下日本的飛機。這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次把敵人飛機打下來的，

是我們中華民國的空軍。當然第一次世界大戰有沒有空戰，我不瞭解。大概據我瞭解，一戰還沒有空戰^[1]。所以如果一戰沒有空戰，高志航在1937年8月14日打下日本的飛機，他是首開空戰記錄的英雄。



高志航

我們也有一個飛行員叫閻海文，他到上海去志願作戰，飛機被打中了，所以他跳傘下來。跳傘下來的地方正好在日軍佔領的地方，日本兵就來圍捕他了，他也帶了手槍，把幾個圍捕的日本兵打死了。最後一顆子彈留給自己，自己自殺了。所以他寧死也不願意被俘。

另外一個空軍英雄叫沈崇誨。他也是去上海支援作戰，他的飛機也是中彈了，他也不跳傘了，他就對著日本的船去沖，要同歸於盡。雖然最後被高射炮打下來了，但是他的精神代表了我們中華民國的英勇精神。所以日本後來二次大戰末期所謂的「神風」特攻隊是跟我們學的。這是舉幾個例子了。其他的例子還有很多。



閻海文



沈崇誨

所以抗戰期間，將官陣亡的，是我們最多。我們陣亡了兩個集團軍總司令，兩個集團總司令等於美軍的軍團司令。我們陣亡了八個軍長，我們陣亡了20個師長，這是主要的將領。我們總共有200多名將領陣亡。全世界包括蘇聯，他們在二次大戰期間沒有這麼多高級的將領陣亡，師長以上很少陣亡的。所以，這就代表了我們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的堅持。所以一個軍一個師，他奉命了就守，守就守到死。

安內攘外與廬山宣言

郝柏村：八年抗戰，時間是個核心問題。換句話說，抗戰之前，我們要爭取時間，爭取為抗戰做準備的時間。抗戰開始以後，我們要爭取戰爭持久的時間。所以，抗戰開始之前，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發；接著1932年就是一二八事變，上海戰役；1933年就是長城戰役。這些戰役，我們都是逐步地解決。逐步解決的原因是內部還在內戰，中共在江西，其他各省的軍閥也沒有完全聽中央的命令。我們的幣制都還沒有統一，我們連「兵役法」也沒有。

當時，九一八之後民眾的抗日情緒很高。但是他們不瞭解，我們是個貧窮、落後、分裂的國家，如何面對日本這個現代化的一流強國呢？所以當時國民政府的政策是先安內後攘外。把內部安定了然後才能攘外。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都是希望能夠緩和一點。我們當時的外交政策叫做「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

記者：這是蔣委員長《廬山談話》^[2]的一部分。

郝柏村：《廬山談話》的根源怎麼來的呢？這個根源就是「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所以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了，我們原來還是希望華北是逐步解決，因為那時候西安事變才剛發生大約半年。西安事變很多後續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表面上是內戰停止了。

但是日本人知道，蔣委員長如果是不打內戰，給他三年五年準備的時間，日本要侵略我們就更難了。所以，在西安事變發生之後半年的時間，它就發動盧溝橋事變了。發動盧溝橋事變的時候是7月7日。

當年我們是派宋哲元^[3]同日本人談判。當然我們希望是能夠解決，但是日本人進逼的很厲害。

蔣委員長等了10天，在1937年7月17日，他在廬山說「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我們要全面抗戰到底。



蔣介石《廬山談話》

《廬山談話》在當時可以說有兩種意義。一種是告訴全國同胞，不要再說我不抗戰了。因為抗戰以前，反蔣

勢力都批評他是「打內戰、不抗戰」。《廬山談話》同時也是警告日本人，你們不能再逼我們了，再逼我們，我們就要全面抗戰了。日本一直攻佔，直到把北平佔領。這當然沒辦法了，全面抗戰開始了。

大家知道抗戰準備的時間啊，我們一直到民國24年，抗戰前兩年，幣制都還沒有統一，雲南用雲南的鈔票，四川用四川的鈔票。雲南的鈔票，一塊錢的鈔票，撕成一半當五毛，有兩個五毛的接到一起算一塊。這是當時的怪現象。南京用的銅板同北平用的銅板不一樣。南京用的是小銅板，北平用的是大子，買東西，一個燒餅，一個大子兒。

整個的國內，當時中央政府所能夠命令的，大概只有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的一部分，其他都還是軍頭們割據。像李濟深在民國22年就成立了「人民政府」，後來當然被我們解決了。

一直到民國25年，1936年，抗戰開始前一年，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他們還發動了六一事變。六一事變是什麼？兩廣的部隊要北上，目的是幹什麼呢？實際上是反蔣的。當然後來中央也是用了一個和平的辦法，中共現在叫做統戰的辦法，把陳濟棠^[4]的第一軍軍長拉過來了。余漢謀^[5]首先就反對陳濟棠。那時候陳濟棠有50架飛機，我們中央才只有150架飛機，陳濟棠的飛機一天之間從廣州飛到南昌來了，投降中央了。那麼陳濟棠就垮台了。李宗仁，白崇禧又回到廣西去了。

持久戰略誘敵深入 淞滬會戰打出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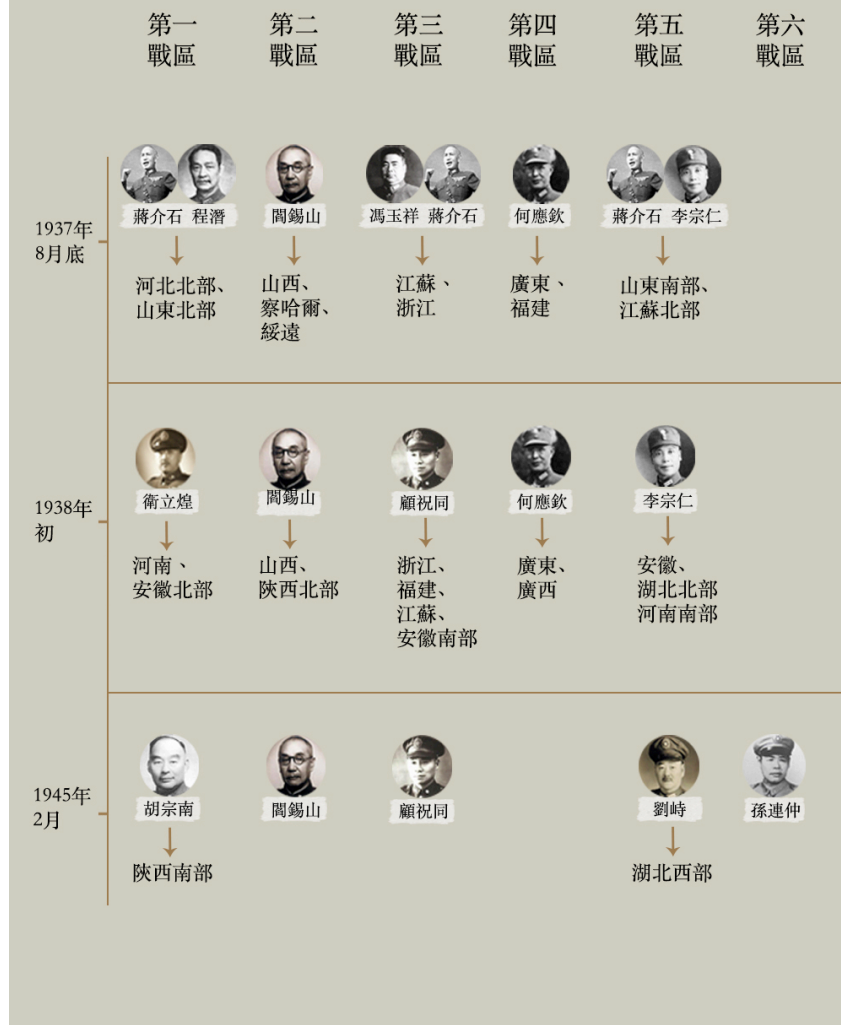
記者：持久戰是誰提出來的？中共說是毛澤東提出來的，到底是毛澤東提出來的還是蔣委員長提出來的？

郝柏村：我們抗戰一開始，當時蔣百里是陸軍大學的代校長，他提出的對日抗戰方略是「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講和。」這就是持久戰。蔣委員長是完全按照這個「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同你（日本）講和」，不是毛澤東那個《論持久戰》，那是以後的事。我們從抗戰一開始就決心要打持久戰。

打持久戰有兩個核心問題，一個是在後方我們要有一個好的根據地。老實說，抗戰開始的時候，我們連根據地都沒有。四川軍閥劉湘^[6]，他不聽中央的。所以中央還沒有能夠控制四川。第二，我們要長期抗戰，我們要維持一個國際交通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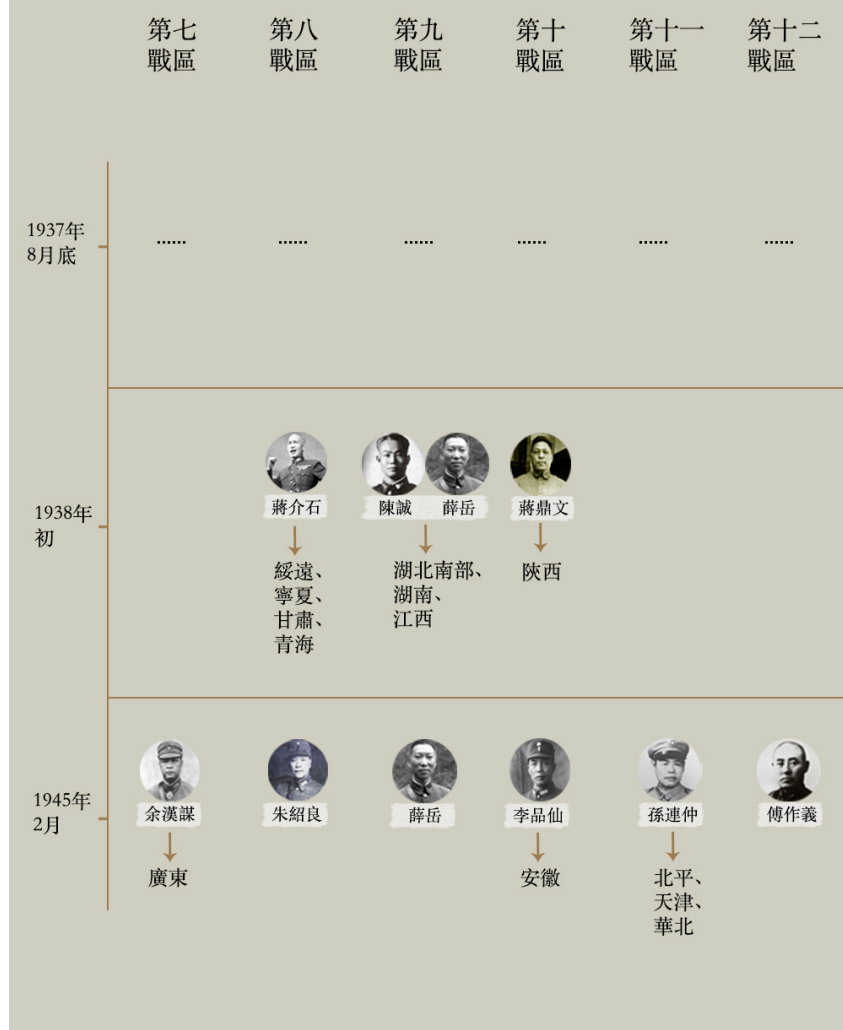
抗戰一開始的時候，我們中央的部隊受了限制，黃埔系的軍隊在黃河以北不能駐的，所以國民軍的主力都是在江南。黃河以北的部隊一個是宋哲元的部隊，一個是韓復榘^[7]的部隊，一個是閻錫山的部隊。

抗日戰爭戰區劃分及指揮官(一)



抗日戰爭戰區劃分及指揮官(一)

抗日戰爭戰區劃分及指揮官(二)



抗日戰爭戰區劃分及指揮官(二)

抗戰開始，華北離東北很近，軍隊進來很容易。所以如果日本人沿著平漢路一路南下，就都是平原，可以很快地打到武漢。我們的抗戰根據地在西部，如果武漢在南京之前就丟了，那麼到西部去，路都斷掉了。沒有一個四川這樣的抗戰基地，怎麼能夠打八年呢？

所以蔣委員長覺得，針對日本人主要由北往南的作戰路線，我們要改成由東向西。於是決定發動八一三上海作戰（又稱淞滬會戰），把日軍的主力統統移到上海來了。

上海我們打了三個月，這是抗戰的第一期。我們還有很多東西都在沿海各省，所以這個時候要往後方搬運，需要時間。第一期作戰為我們一共爭取了14個月的時間。從上海戰役開始到武漢會戰結束。14個月的時間，中央的部隊進入四川，我們政府遷到四川，我們南京的兵工廠，包括北京的很多大學遷到雲南去。這是一個大遷徙。沒有這14個月的時間，遷不過去。

日本人揚言三個月解決中國，但是一個上海戰役就打了三個月。淞滬會戰，我們有70萬人參加，日軍有30萬人。日本的常備軍是17個師團。這17個師團，有10個師團都調到上海來了。

我們拼了三個月。我們犧牲了30萬人。日本也犧牲了六、七萬人。這在日本講就是很大的損失了。所以上海打了，我們放棄南京，最後到武漢。

換句話說，讓這個由平漢路、津浦路南下的，由北向南的這個作戰線，我們改成由上海沿長江，由東向西打。這有什麼好處呢？我們逐步地把基地遷過去，四川的政治軍事，中央能夠掌握了。

剛剛開始的時候還不能掌握的。例如，抗戰開始了，韓復榘的部隊，中央叫他守衛濟南，他不守，一下子放棄了。所以蔣委員長在開軍事會議的時候把他逮捕了，送到武漢來，很快把他槍斃了。抗戰之前他們都說要抗戰啊，抗戰之後他們又不遵守命令。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說法，我把它當成一個謠傳來講。當時劉湘在漢口養病，槍斃了韓復榘以後，沒有多久，劉湘也病故了。大家說，「槍斃了韓復榘，嚇死了劉湘。」當時我們很年輕，我們不懂為什麼嚇死了劉湘。後來另外一個傳說是，韓復榘當時和劉湘有勾結，說只要老蔣一倒台，四川還是歸你，山東還是歸我，我們大家同日本人合作。有這麼一個傳言，我沒有根據。

第一期抗戰，第一，以空間換取時間；第二，我們主要是陣地防禦。我們守上海、守蘇州、守南京、最後守江陰，逐漸地向西退。每個陣地都傷亡很大。但是，我們爭取了14個月的時間。

大家都知道徐州會戰台兒莊大捷。台兒莊的勝利怎麼來的？台兒莊是孫連仲^[8]的部隊守衛的。孫連仲原來也是馮玉祥的部隊，那時候下了命令給台兒莊，師長叫池峰城，你必須死守台兒莊。最後台兒莊一大半被別人攻佔了，他不退，寧可打死也不退。然後我們後面的部隊圍上來，才有台兒莊的勝利。所以不槍斃韓復榘，不可能有台兒莊的勝利。

同時四川也有個將領，叫王銘章^[9]。守滕縣，津浦路上很重要的一個地方。他也死守滕縣。最後王銘章在滕縣陣亡了。這都是因為槍斃了韓復榘以後，當時所謂非中央嫡系部隊，知道了委員長的命令不能不遵守。

抗戰以前很多事情，民間的宣傳啊，很難瞭解的。抗戰以後，誰是真抗戰，誰是假抗戰，馬上露出來了。

更重要的是，武漢會戰以後，日本找了德國駐華大使，要來和我們談和。他什麼條件呢。他們認為國民政府已經被打敗了，他們要以戰勝國的姿態，找德國人陶德曼來調停。德國人當時和我們的關係還是很好的。我們抗戰初期，德國顧問還在我們部隊。

日本提出的條件，就是抗戰以前的條件，所謂廣田三原則^[10]：第一個，承認滿洲國，第二我們共同來剿共，第三經濟合作。

蔣委員長很簡單，抗戰第一。蔣委員長和共產黨打了十年了，這個仇恨很深。但是這個時候抗日是最重要的，是全中華民族的事情。蔣很簡單，你日本人要和我講和可以，請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態勢。換句話說，日本人你先退出武漢，退出南京，退出上海，退出北京，退出濟南，退出以後我們再來談。日本當然認為它是戰勝國，想讓蔣委員長投降，你等於倒過來叫他投降。

我們在上海打了三個月。上海戰役的戰略意義是什麼呢？第一個打出我們一個持久抗戰的信心。光在上海就打了三個月，那全國那麼大，打三年、三十年我們都可以打。第二呢，上海有租界。國際人士可以看到。原來國際社會認為中國同日本打，大概打不了幾天。可是上海我們就打了三個月。國際社會認為蔣委員長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還是行，得到國際的同情。第三就是我講的，爭取了14個月的時間。我們把該遷到四川和雲南的遷過去。所以，把日本的三個月解決中國的戰略打破了。

蔣介石：寧敗而亡、不降而亡

郝柏村：可是汪精衛私自投降去了。所以我們抗戰期間，只有汪精衛是投降了。他跑到南京去成立了偽政府，作為日本的一個附庸，做了漢奸。

但是蔣委員長還是堅持抗戰到底。一直到民國33年，日本所謂「一號作戰」，那是打貴州。當時覺得重慶都非常危險了。美國的魏德邁建議蔣委員長把政府搬到昆明去，蔣委員長拒絕了。他說，重慶如果被日本人佔領了，我就死在重慶。所以最後，日本人在貴州強弩之末，就退後了。

提出持久抗戰的蔣百里是中國近代史上最了不起的軍事學家，就是「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同你講和」，就是要抗戰到底，這是蔣百里在民國26年提出的，就是1937年。過了一年，蔣百里就過世了。這是蔣百里很有名的一句話，那就是，「只要你不投降，不同他談判，我們就可以打下去。」當時的持久戰略和蔣委員長堅持抗戰到底的決心，把我們一盤散沙、落後的、軍閥割據的局面能夠撐下來。

郝柏村：武漢放棄了以後，我們抗戰進入了第二期。這就是我們持久消耗。我不同你決戰了，不像在上海那麼拼，不拼了。

但是我們在持久消耗的期間，我們還發動了1939年冬季攻勢。這個攻勢是有限的。但是這告訴日本人，從上海到武漢，這中間，我的損失都已經彌補好了，所以我又可以發動攻勢了。

第二個攻勢，當時的崑崙關被日本人佔領了，我們在廣西，反攻崑崙關，把崑崙關打下來。這表示，我們雖然是抗戰已經到了第三年了，我們還可以攻下來敵人的陣地。這表示我們愈戰愈強。

另外我要特別強調，蔣委員長最重要的政策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要建設一個三民主義中華民國。所以他個人從來沒有軍閥思想。如果蔣委員長有這種軍閥思想，汪精衛的條件他可以接受啊。他接受，回到南京，至少還有個南宋的局面啊。但是他拒絕了。所以他能抗戰到底。這就是寧敗而亡，不降而亡。這是記錄上寫的很清楚的。

所以蔣委員長堅持抗戰到底是我們八年抗戰勝利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抗戰是汪精衛領導的，那就投降了，中華民國變成了日本的一個附庸國。

因為我們堅持抗戰，到1943年，我們才同英國、美國簽訂了新的平等條約。我記得1943年元月，蔣委員長希望是1月1日，因為這個日子好記。結果美國人、英國人還是雞蛋裡面挑骨頭，拖了幾天，隨後是在1943年1月11日簽訂的平等新約。

記者：您怎麼看當時有些美國人，包括史迪威將軍，認為蔣委員長好像一邊抗日一邊剿共。

郝柏村：沒有這樣的事。美國人知道蔣委員長是堅持抗戰到底的。美國人從來沒有懷疑蔣委員長會半路妥協。想半路妥協的正是美國人。這就牽涉到珍珠港事件了。

珍珠港事件與美國參戰

記者：談談美國的角色，包括抗戰期間美國對中華民國的援助。蔣介石日記在珍珠港事件那一天，1941年12月7日，他是怎麼寫的？

郝柏村：歐戰爆發了，日本究竟是北進打蘇聯呢，還是打美國呢，還沒有決定。他要打蘇聯呢，需要同美國先妥協。當然這是內幕的資訊，我不知道，當時日本派人到美國談判，答應羅斯福，只要美國不與日本為敵的話，日本可以在大陸停戰六個月。事先蔣委員長不知道這個事情。知道後，他很生氣，告訴羅斯福，如果你們妥協了，日本停戰，我不停戰。日本人也知道蔣委員長是不會妥協的。所以最後他們才發動珍珠港事變。如果美國同日本妥協了，那就不可能有珍珠港事變了。所以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是，蔣委員長堅持抗戰到底，決不屈服，才把它扭轉過來。

記者：珍珠港事變爆發，是否也整個扭轉了中國抗戰的局勢？

郝柏村：珍珠港事變之後，就是我們中華民國同美國、英國正式成為同盟國了。我們原來是靠自己的力量抗戰，打了四年。現在我們同美國、英國站在一條戰線上了。

就在珍珠港事件之後，我們中華民國打了一個最漂亮的長沙會戰。那時候美國人在太平洋、菲律賓，英國人在馬來西亞，一路敗啊，但是我們中國在長沙第三次會戰，我們打了一個大勝仗。這在抗戰歷史上有很重大的意義。

所以，今天所有中華民國的、全世界的中國人都要瞭解到，八年抗戰沒有蔣委員長領導，不可能勝利。第二點，蔣委員長就是要貫徹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大一統的中華民國，他沒有偏安思想或者允許國家分裂。

雖然1949年政府移到台灣來了，但是他還是要光復大陸，他還是要以三民主義來統一中國。最初是軍事反共了，最後蔣經國改了，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以自由、民主、均富來統一中國。我們有了九二共識^[11]以後，堅持的就是，我們主張一個中國，和平統一，但是我們從來不同意一國兩制。

蔣介石贏了戰爭、輸掉國家？

記者：您曾經擔任蔣介石的侍衛長，應該比較瞭解他的心境，這場戰爭其實是改變了他的一生，很多人認為他贏了戰爭，卻輸掉國家。

郝柏村：他當然有錯誤，但是美國人也有錯誤，誤認蔣委員長是個獨裁者，或者是因為中共對美國的宣傳，讓美國人上當了。而蘇聯全力地支持毛澤東。美國馬歇爾來了以後，他不援助我們了。當然這還有其他的原因。

蔣委員長一生最大的錯誤與失敗就是把大陸丟了，但是縱然是大陸丟了，他也沒有放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也就是以自由、民主、均富、統一中國的思想。所以他說先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今天我們在台灣所建的不是照著教條建的，但是大的方向上，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我們這是完全站在全中華民族的立場決定政策的。這是他堅定不移的意志。他從來沒說是在台灣偏安。

所以1949年美國人發表白皮書^[12]的時候，他沒有動搖反共到底的決心。他到台灣來，不是為了到台灣能夠終老就算了的。我們今天在大陸的年輕世代，和台灣的年輕世代必須要瞭解這一點。

現在抗戰的歷史被扭曲，大陸說抗戰是毛澤東領導的，那既然是毛澤東領導的，開羅會議為什麼不是毛澤東去呢？為什麼最後受降的是何應欽呢？為什麼不是朱德來受降呢？所以這是很明顯的。總之一句話，對日抗戰是我們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歷時最久、犧牲最大，但也是成果最輝煌的一次戰爭。

不幸時代中最幸運的人

我是個在不幸的時代中最幸運的人。廣州戰役中負傷，很快好了，幾十年來都沒事，最近因為歲數大了要體檢，腦部做掃描，醫生說你的腦部怎麼有金屬反應，原來是日軍當時留給我的小彈片現在還在裡面！也許就是因為這個彈片，所以我70年前的事情都還記得，歷歷在目，終身難忘。所以我還要謝謝這個彈片。

—— 郝柏村



作者與郝柏村將軍

記者：您說您是在抗戰第二年從軍校畢業的，請談談您自己當時在抗戰時候的經歷。

郝柏村：抗戰開始的時候，我軍校還沒有畢業。八一三上海作戰呢，我們學校向江西遷，遷到四川去。我們因為提前幾個月畢業，就沒有到四川去畢業，我們在武漢畢業。1928年元月20日。我們同學好多畢業沒幾個月就陣亡了。我是個在不幸的時代中最幸運的人。我守廣州去了，我自己也受了傷，受傷很快好了沒事了。1939年，我們發動冬季攻勢，到安徽去發動攻勢。當時我才20歲，我只是個小排長。抗戰勝利，我到駐印軍去，我才是連長。



郝柏村（中排左五）在抗戰期間擔任炮兵連長

那時候我們是在印度的一個軍事基地，當時我們有兩個師，三個炮兵團，一個工兵營，都是美式裝備，都是美軍和我們一起訓練的。



1942年郝柏村在印度藍伽接收美援火炮

真正的八年抗戰的美援，對我們陸軍的美援就是駐印軍。對空軍也是有的，要援助我們幾十個師的裝備，但是抗戰就勝利了，日本人就投降了，根本沒來了。

其實八年抗戰所接受的美援是很少的。但是我們牽制日本的軍隊，貢獻很大。我們的戰場，東西3,000公里，南北5,000公里，我們的戰線1萬公里，人員的傷亡有2千萬人，軍隊同老百姓。我們這個戰場的面積是5百萬平方公里。

中國在整個二戰當中的傷亡只比蘇聯少一點，在蘇聯之後就是我們的犧牲最大。高階將領我們犧牲得最多，犧牲了200多個將領，兩個集團軍總司令，八個軍長，20個師長。英國、法國、美國很少有犧牲這麼多的。

記者：八年抗戰勝利以後，您能描述一下當時中國民眾慶祝的場面嗎？

郝柏村：抗戰勝利，我在重慶，我在陸軍大學當學生，從印度回來，上陸軍大學。陸軍大學是我們專門研究國家戰略戰術的，對於軍官來講，相當於博士學位。

當時當然是歡欣鼓舞了。我們把所有的信號彈啊、炮竹啊，都放光了。蔣委員長廣播「以德報怨」的演說之後，出來重慶街上接受民眾的歡呼，當時我也站在裡面，我站在那裡看到了。

抗戰雖勝內憂多 雅爾達密約起禍端

中華民國當時是四強，當時還沒有五強。法國是最後把它拖進來的。法國打仗的時候它投降過的，根本不能算是戰勝國。所以真正打到底的，只有我們中美英。

蘇聯打日本是投機。它宣戰那一天，日本人投降。但是這是美國人所犯的錯誤，也是蔣委員長一生中很大的一個錯誤，接受了雅爾達密約^[13]。這是中國以後的不幸的開始。

記者：蔣介石當時在他的日記上是怎樣描述八年抗戰勝利的心情？

郝柏村：他是高興，但是他的內憂也很多。內憂當然最重要的就是中國的問題了。抗戰期間，一個是汪精衛投降，一個是國共的摩擦，給他非常大的煎熬。但是我們不能一面抗戰一面剿共啊，不能，所以對共產黨都是忍耐退讓。最後就是黃河北岸交給中共。

蔣委員長就記下來：勝利以後，我們說的困難，八年抗戰的殘破怎麼恢復，中共的問題怎麼解決。他沒有像我們一般歡欣鼓舞。他知道未來的趨勢。包括那時候的蘇聯，蘇聯都侵略新疆。

蘇聯侵略新疆的時候，我們在重慶的報紙上都看不到。因為這消息都封鎖了，怕影響士氣。蘇聯那時候講是朋友，它支持維吾爾人獨立，新疆搞疆獨。

重返抗日戰場 捍衛歷史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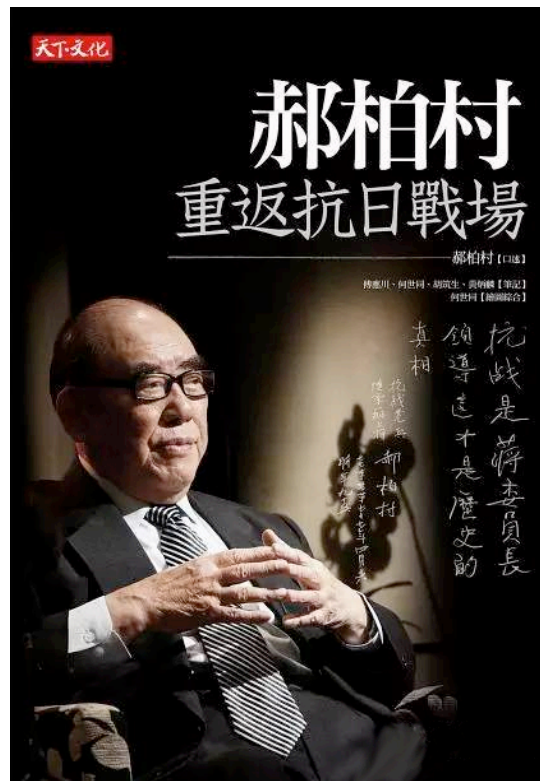
記者：最後談談去年您三度重返抗日戰場，心情如何？

郝柏村：我雖然抗戰時是個小兵，最後只做到連長，全部的局勢我不瞭解。但是在陸軍大學的經歷，鍛煉了我的戰略意識。後來，1949年以後，抗戰歷史真相在大陸受了扭曲和隱瞞。台灣的年輕人對抗戰的意識啊，就慢慢地淡化了。台灣當然沒有扭曲，但是淡化了。很少有人談起這個事情。

我作為一個抗戰的老兵，瞭解全盤局勢。我在幾年以前，找到老總統八年抗戰的日記，我看了以後，全部大方向、大戰略，對的錯的，我有個人體會。

去年是七七事變的77週年。我覺得我有責任把抗戰歷史真相，讓我們兩岸的人民，全世界的年輕華人瞭解。所以我去年在中國戰場，從北到南，從盧溝橋到雲南邊境上走一遍。我帶了幾個年輕的將領，比我小30多歲的，我等於是給他們介紹我們抗戰的幾個關鍵的重要戰場。

我到每個戰場，我講的一些話，他們就用筆記下來，就寫成這本書。這本書當時是想給年輕的將領去看，後來他們這個文化出版公司覺得，你講的這個東西啊，我們年輕世代，都應該知道。但是國防部不能賣書，所以就交給他們去進行。這個目的就是把抗戰真相留給後代，不要到了50年以後我們要找考古學來研究抗戰歷史，那就很糟糕了。



郝柏村新書《重返抗日戰場》

所以我去年（2014年）7月到盧溝橋，最重要地講了一句話，「抗戰是蔣委員長領導的。」然後我一路再到平型關，那裡修了很漂亮的紀念館。平型關，幾百人的一個戰鬥。可是到了忻口，太原會戰，30萬人的會戰，結果卻沒有（紀念館）。我們4,000人全部陣亡，沒有一點記錄。最後是找了日本人留的一個石碑，用日文寫的石碑。日本人還是這樣的，對英勇的人，他還是很敬佩的。然後到了中條山。我們10萬人在中條山守了三年，日本軍隊不能過黃河，所以我們鄭州、洛陽、玉溪，都保了三年。

然後到了黃河決口的地方。他們專門做了一個電視片，說國民黨不顧黃河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黃河決口的戰略意義大得不得了，它比100萬軍隊還重要。因為徐州會戰以後，日本的裝甲部隊戰車，一路上由東向西，都是平原地帶。我們那時候只有步槍、機關槍，沒有辦法抵抗的。如果他到了鄭州那裡南下，很快就把武漢佔領了。所以，我們就讓黃河決堤了，黃河一決堤，日本人就站在黃河對岸過不來了。所以他最後還是要由東向西，沿著長江北岸來打武漢。這樣我們多爭取了半年時間。

當然呢，黃河決口，我們可能有幾十萬老百姓犧牲。這同幾十萬軍隊的犧牲是一樣的。所以這次我到黃河去，他們要我題字，我就臨時寫道：「八年抗戰，以空換時；黃河決口，戰略必須；阻退西進，勝兵百萬。」現在大陸是和平盛世了，我們要永遠懷念這些為和平犧牲的人。一般人不瞭解黃河決口的戰略意義，包括我們一般年輕時代的軍人。堵口的時候我也去看了。

然後到了湖北石牌。石牌會戰很重要，如果石牌丟了，等於進入四川的門戶就開了，那日本的軍隊就會一直打到重慶去了。可是我們石牌守住了。所以這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戰役。



石牌要塞、江防司令部及11師指揮所

然後到了常德。常德會戰的時候正好是開羅會議的時候，我們為了增援常德，有兩個師長陣亡。常德會戰，他們民間做了一個紀念館很好。哪個連長在哪裡陣亡的，他們還找得到。



國民革命軍第74軍常德會戰陣亡將士紀念塔

然後到了長沙會戰的戰場。長沙一共四次會戰，第四次會戰丟掉了衡陽，在我們抗戰期間，守了47天，我們1萬8千人，5萬人圍攻，攻了47天。最後1萬2千人傷亡，最後都是老弱殘兵。所以，衡陽最後丟了，但是我們不是投降。為了人道的原因，把一些傷兵運出來。衡陽作為一個抗戰紀念城，勝利以後，衡陽的一個師長回去把骷髏骨頭，幾千個，撿起來，埋到戰鬥最厲害的那個地方，叫張家山，做了一個公墓。可1949年以後，中共把公墓挖掉了，另外蓋了一個氣象台。我說，抗戰是為全中華民族打的，不是為國民黨打的。



岳麓山薛岳將軍第九戰區戰時指揮部遺址



向長沙岳麓山忠烈祠陣亡將士獻花致敬

記者：長沙之後，還走了那些地方？

郝柏村：然後我們到崑崙關、雲南，一直到中緬邊界上。過去我們遠征軍犧牲很大。這是我們八年抗戰唯一的一次戰略攻勢，並且是唯一的一次成功的戰略攻勢，但也是最後一次攻勢，因為接下來日本投降了。所以以後的戰略攻勢都沒有做了。這個駐印軍，一面打仗，一面修路。



郝柏村一行人在昆明駝峰飛行紀念碑前合影

我們長期抗戰的重要的安全的基地，四川，對外的交通後來被切斷。駝峰空運三年，80多萬噸物資，這對於抗戰的戰略意義很大的。我們如果不帶年輕人去看，他們就很難體會。

郝柏村：我自己在抗戰的時候也曾經飛過駝峰航線，我們到印度去就是從昆明坐飛機，那是1942年，是我第一次坐飛機。我們很多兵都是第一次坐飛機。過了兩座山，到了印度。後來，有些兵想家，跑了，最後被印度人抓到了。他說我想家，我問他你怎麼回？家那麼遠。他說，不遠啊，就只過了兩座山啊。因為飛機只飛了20多分鐘，他以為可以走得回去，可見當時我們士兵的知識程度很低，都是文盲比較多。

後來我們成立十個師的青年軍。很多都是從高中畢業的大學生，一號召，馬上10萬人就來了。原來這10萬人呢，是準備接受美援裝備。昆明以後我們還到了騰衝、龍陵，最後到畹町。



郝柏村2014年重返抗日戰場之旅示意圖

記者：您此行30多天，參觀了不少大陸那邊的抗戰紀念館，看到中共對抗戰歷史的詮釋，您的感受是什麼？

郝柏村：我很失望。差不多十年前，我在上海看寶山淞滬戰役紀念館，你們大概沒有去過，規模很大。我就看那裡面的資料，95%都是假的。後來他們說重慶蓋了一個紀念館，要我去，我不去。除非裡面有什麼東西讓我先瞭解，我才去。

記者：95%都是假的？

郝柏村：我可以這麼說。

記者：他們在盧溝橋也蓋了一座很大的抗戰紀念館——中國人民抗戰紀念館，您也去參觀了。



郝柏村參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郝柏村：他們讓我看什麼洛川會議，統一陣線，我問他們：「最重要的《共赴國難宣言》^[14]在哪裡？」他們說：「我們沒有！」《共赴國難宣言》等於說共產黨來向國民政府妥協的啊。他承諾取消蘇維埃政權，將共產軍變成國民革命軍，同意被蔣委員長指揮。他們後來都沒有這麼做嘛，現在他們不願意把這件事拿出來講。

記者：所以人民抗戰紀念館裡沒有《共赴國難宣言》？

郝柏村：我在盧溝橋，問他們有這個沒有，他們說沒有，我下面就說，我不看了。

郝柏村：現在我希望，如果我還在的時候，能夠把抗戰那些重要會戰的地方，都能夠按平型關那樣的標準，建立紀念館。

沒有抗戰 就沒有今日台灣

記者：請您談談抗戰與台灣的關係，還有今年(2015年)台灣的紀念活動。

郝柏村：我想抗戰真相的話語權在台灣，不在北京。所以大家要瞭解抗戰歷史真相，一定要到台灣來。在大陸看不到歷史真相。沒有抗戰，就沒有今天的台灣，因為抗戰，我們光復了台灣，否則，如果中國變成日本的附庸國，台灣算是日本的領土，日本投降了以後，被美國人佔領，它可能是個戰敗國，它可能交給國際共管。今天的台灣雖然只有3萬5千平方公里，但這是全中華民族的模範。蔣委員長他從來沒有偏安思想。如果偏安，他同日本人就可以偏安了。

記者：北京2015年9月3日在天安門廣場前閱兵。你怎麼看？

郝柏村：我不好公開地批評他們。我只能說，抗戰歷史的真相要到台灣來看。我們八年抗戰，是為全中華民族打的。是為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打的，這是我們要引以為榮的事。抗戰不是為國民黨打的。這是我們全世界年輕華人們必須要深切地瞭解的。

1.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第一次大規模應用空軍的戰爭，雖然空軍大部分是配合陸軍戰術，但對之後戰爭中空軍的應用有直接的影響。 ←
2. 蔣介石在江西廬山發表著名的《最後關頭》演說，此演說稱為《廬山談話》或稱《廬山宣言》。 ←
3. 宋哲元（1885-1940），山東樂陵縣人。中華民國軍事將領，是馮玉祥手下的「五虎將」之一。 ←
4. 陳濟棠（1890-1954），字伯南。廣東防城縣（今廣西防城港）客家人，中華民國一級上將，曾長時間主政廣東，政治上與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經濟、文化和市政建設方面則頗多建設。有南天王之稱。 ←
5. 余漢謀（1896-1981），廣東高要人。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曾任陸軍總司令，並一度主政廣東。 ←
6. 劉湘（1890-1938），又名元勳，漢族，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人。中華民國軍事將領，川軍領導人之一。死後獲追贈陸軍一級上將。 ←
7. 韓復榘（1890-1938），直隸省順天府霸州勝芳鎮（今河北省霸州市）人。中華民國軍事將領，馮玉祥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後出任山東省主席；抗日戰爭初期因違令撤退而被蔣介石誘捕處決。 ←
8. 孫連仲（1893-1990），直隸省雄縣（今河北省雄縣）人。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馮玉祥手下「十三太保」之一。 ←
9. 王銘章（1893-1938），川軍將領，出生于大清帝國四川省新都縣（今中國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區）。王銘章在中國抗日戰爭徐州會戰中，因誓死保衛滕縣而犧牲殉國，為台兒莊大捷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後被國民政府追贈為陸軍上將，是中國軍方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高級將領之一。 ←
10. 廣田三原則是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對中國駐日大使提出的對華三原則：1. 中國應先徹底取締排日，並應拋棄倚賴歐美政策，採取親日政策；2. 中國應正式承認滿洲國；3. 來自外蒙之赤化，為日滿支三國之共同威脅。廣田三原則實質就是要求中國停止抗日活動，承認日本對華北的權益。 ←
11. 九二共識是一個與台海兩岸關係有關的政治術語。這個術語指在1992年，台灣海峽兩岸政府授權的非官方組織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在香港會談之後經由口頭協商而逐漸形成的不成文默契。但是在當時談判結束之時，雙方並沒有立即承認共識已經達成，在會談結束時，九二共識這個名詞也尚未出現，其至於含義為何，兩岸並無交集。 ←
12. 《中美關係白皮書》，正式名稱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特別著重1944年至1949年的階段》（英語：The China White Paper, originally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又稱《對華關係白皮書》、《中美問題白皮書》。是由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及國務卿迪安·艾奇遜主導發表對國共內戰及中國問題立場的政治文件。 ←
13. 蘇俄在歐洲戰場獲勝後，美國極欲蘇俄對日參戰，以減低其負擔。1945年2月4日，羅斯福、邱吉爾與史達林三人於黑海雅爾達舉行會議，會議後三國簽訂了「雅爾達密約」，主要內容如下：1. 設大連為國際性商港，蘇俄享有優先利益；2. 租借旅順軍港於蘇俄 確保蘇俄於滿州之優先利益；3. 中東、南滿鐵路由中俄合營；4. 維持外蒙獨立 ←
14. 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宣佈全面抗日。1937年9月22日，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要點包括：1. 願意為實現三民主義奮鬥；2. 取消推翻國民黨的暴動政策；3. 取消蘇維埃政府；4. 改編「紅軍」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所管轄。 ←

第四章 陳鴻銓：我不是英雄



“我正瞄準一架日機準備開槍的時候，後面忽然「嘩」一排子彈來了，我趕緊翻下去，回頭一看，是飛虎隊的P-40，自己人，一個美國人。我想我的飛機一定中彈了，飛不回去了。還好我的飛機一個子彈都沒有中。結束任務之後，我的副大隊長拉著我過去櫃子那邊，打開一瓶白蘭地，倒了一杯給我，我一口氣乾了那杯酒。他說：「寬恕是最高榮譽！」”

—— 陳鴻銓

前言：今年97歲的前飛虎隊員陳鴻銓將軍，曾在二戰期間擊落兩架日機，他是中美空軍混合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分隊長，也是前中華民國空軍副總司令。美國之音《穿越1945》紀錄片去年（2015年）除了與陳鴻銓將軍在台美兩地進行多次深度專訪之外，也跟隨他的腳步拍攝了美國國殤日大遊行、杜立德東京大轟炸紀錄片在美國國會山莊舉行的首映典禮以及飛虎老兵為期十天的台灣之行。陳鴻銓將軍千里迢迢，頂著台灣夏天創紀錄的濕熱高溫，或拄拐杖、或坐輪椅，馬不停蹄地穿梭在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的各個活動之間，好幾次幾乎撐不住了，只好在親友的扶持下稍事歇息。結束台灣之行後不到一個星期，記者又在馬里蘭州一個頒發紀念章給抗戰老兵的場合看到他疲累的身影。可以說他是以一種拼命的精神在參加抗戰勝利70週年的各項紀念活動。但陳鴻銓將軍總是告訴作者，你不要把我寫成英雄，因為「我不是英雄，我只是英雄的見證者；我不是要你們記得陳鴻銓三個字，是要你們記得，曾有一批人置生死於度外，為國家奮鬥！」以下是作者與陳鴻銓將軍的專訪全文：

日本侵略盟友分化 中國黃金十年被毀

記者：您覺得今年（2015年）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的意義是什麼？

陳鴻銓：抗戰勝利70週年，在英、美、法國人講起來，是我們共同消滅法西斯主義的勝利紀念日。本來這是很值得慶幸的，但是70年後的今天，我們來看這個事情，我們充滿了憤怒、失望、悲憤。

因為當年我們作戰，是因為什麼？像美國講的，我們要和平，我們要人權。我們要民主，我們民主了嗎？我們戰爭打了半天，我們享受到了嗎？尤其是中國人沒有享受到一天勝利的榮譽。

郝柏村看了蔣公的日記之後，曾經很感慨地寫了一篇文章。他說，日本是所有戰敗國裡的幸運兒，中華民國是戰勝國裡最難過的。因為兩次世界大戰我們都是戰勝國啊。一戰以後，《二十一條》^[1]沒有被廢除，就是英國、日本、法國幫助著。二戰就是又被他們出賣了。今天我們的內戰是蘇聯幫助的，盟國是怎麼來出賣我們、來分化我們，這是個很值得推敲的問題。但是我們是被別人分化了，我們的內戰打到現在都沒有打完，這是我們自己不團結。

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家都講，1937年以前，那是中國的黃金十年。我們一切都在做，修鐵路、辦郵政、海關，通通都在起飛。七七事變之後，把我們的黃金十年毀於一旦。芮納·米德(Rana Mitter)教授所著《被遺忘的盟友》這本書裡說，中華民國政府的失敗，縱然是自身力量的不夠，但同時也是盟友壓迫的結果。作者還說，假設盟友真正地幫助我們的國家，一定不是這樣的。我引用作者的一句話，「英國人不希望看到中華民國成為一個真正的強國」。（《被遺忘的盟友》詳細內容請見下冊第九章）

我們希望我們這個中華民族將來能夠壯大，成為一個正義、可敬佩的一個民族。但是很不幸，二戰勝利以後變成了這個樣子。

在美國，你希望不希望共和黨、民主黨有軍隊？你當然不希望。但是，在內戰調停的時候，他們（盟國）要讓共產黨的軍隊和我們的軍隊平衡，然後合作。怎麼合作法兒？如果每個國家對我們真好的話，我們今天不是這樣的。所以我們很難過。我們難過自己不行，我們怪誰啊？怪自己。我們中國人自己不曉得團結努力。

抗戰的時候我們死了3百多萬的軍隊，裡頭大部分是陸軍。我們死了3千多萬無辜的老百姓。我們難過的是，這些死去的軍人、老百姓希望換來的和平跟好日子，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實現。

假設我們沒有內戰，我們大家按正規的方法來，大家可以宣傳嘛，老百姓可以選舉嘛。毛澤東曾經對《紐約時報》的記者講，中國共產黨做的就是三民主義，「民主、民權、民生」，跟你們美國人的是一樣的。那什麼叫民主，那就是自由選舉啊。趙紫陽的回憶錄說，中國共產黨應該放心走向民主，我們真的好的話，大家一定會選我們。這都是稍微有思想、有理想的人才這麼說。如果我們13億人民都一起合作的話，全世界哪個國家可以比過我們呢？

歷史還原抗戰真相 期盼中國走向民主

記者：您親歷中國抗日戰爭，擔心中日將來還會再有一戰嗎？

陳鴻銓：我相信現在打仗不像前兩次打仗那麼衝動了。很多日本的學者，教育家都已經說了釣魚台是中國的。《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也說釣魚台是中國的。美國人曉不曉得？曉得。為什麼在白宮就要裝糊塗呢？

記者：70年後，兩岸如何詮釋抗戰歷史的問題仍然存在。今年（2015年）在台灣有許多的紀念活動，北京在天安門廣場前也有一場大閱兵。兩邊都說是自己打贏的，到底是誰打贏的這場仗？

陳鴻銓：我對這個事情並不擔心，因為事實就是事實。真正的歷史在100年後會出來。說假話的人現在還在。安倍還在，安倍沒有打過仗，真正打過仗的都90歲以上了。他說沒有南京大屠殺，他當然不曉得。但是有沒有這個事實，將來歷史會證實。

二戰的時候我們說中國，沒有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說他做的最錯誤的事情是他改了國號，如果不改國號的話，繼承這個絕對沒有問題的。你可以改回來。

劉亞洲^[2]上將七、八年前就說，十年以內中國一定要走向民主。這是個時代的潮流。到時候就像趙紫陽說的，你共產黨好的話，老百姓自然選你，共產黨不好，選國民黨，國民黨不好，選民進黨。

我是中國空軍，不是國民黨的空軍。我們是中美空軍混合聯隊，那個中字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簡稱就是中國。

飛虎機上從容應戰 置生死於度外

記者：談談當年您在飛虎隊所執行的任務。

陳鴻銓：飛虎隊的由來是美國志願大隊在1940年，中國空軍最慘的時候來幫助我們。1938年，蘇聯的I-15、I-16飛機來部隊跟我們一塊兒打仗^[3]。事後研究，俄國人之所以給我們飛機，派人來打仗，一個是怕日本越過東北打到蘇聯，另一個是希望在真正參戰以前有一點經驗。他將來要打仗，要麼去歐洲，要麼在亞洲。1939年歐戰一開始，蘇聯就跑掉了。我們就沒有飛機了，最少的時候，我們只有27架可用的戰鬥機，統統都被打垮了。那時候最慘。

我記得1940年9月13日來警報，要迎戰。那時候日本人來了飛機，我們不曉得，就那一次，我們被打下了11架飛機，死了八個人，受傷了好幾個人。第二天早上，日本人又來了，我們第四大隊的副大隊長帶隊從容應戰。我們的飛行員跟機械師講：「我飛這個飛機，你保護這個飛機，這個手錶給你，如果我回來的話呢，你就還給我；如果我沒回來，就給你做紀念。」機械師掉眼淚都不好意思掉。等起飛以後，航空委員會副主任毛邦初^[4]向總統報告，說我們下棋的時候，明知道這是個死棋，我們不能這樣讓小兵去送死的。我們現在的飛機性能這麼差，這就是去送死，那我們要避戰。

從美國志願大隊到中美空軍混合聯隊

一直到1941年AVG（正式名稱為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或美國志願大隊，又稱飛虎隊）來了以後，美國人給了我們一批P-66增加一點實力。AVG是陳納德主持的，他是個非常優秀的飛行員。他不但技術好，他還懂得學理。飛飛機，不光是把飛機飛起來，他曾經說過，飛飛機要瞭解飛機和飛行員的能力和限制。



年輕時的陳鴻銓

他說P-40太重了，和日本的零式機纏鬥不行，那我就不跟你纏，我用大馬力衝，衝完了以後就打，打完了就跑，跑了再回來，這樣利用大速度、大衝力。所以日本人一下就被我們打垮了。



飛虎機P-40

那時候在昆明，飛行員有個習慣，就是打下來了飛機就在空中做個滾，老百姓一看就知道打下來飛機了。老百姓可以看到飛機外面飛虎隊的標誌是個鯊魚（虎鯊）。但是昆明人沒見過鯊魚，就說那是個老虎。所以這個飛虎隊的名稱，其實是昆明人取的。他們就跟陳納德報告，他們中國人說我們是飛虎，陳納德覺得很好，就用了。



陳納德與飛虎機

等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後，美國參戰，那就不用再用AVG美國志願大隊的名義了，它就改成美國駐中國空軍特遣部隊 (CATF)。那就委派陳納德到中國當特遣部隊的司令。他想把AVG的人帶過去，但是AVG的人很隨便。所以當時只有六個飛行員，21個機械師到了美軍特遣部隊。陳納德說我們人不夠，能不能把AVG統統拿過去，不夠的再用中國的飛行員和機械師來幫忙。我們的航空委員會說可以啊。但是那時他有個條件，要從美國回來的。所以，有十幾個我的同班同學到了特遣部隊。

等到1943年3月間，陳納德成立了第十四航空隊（也稱第十四航空軍）。那時候他也曉得，美軍也不夠了。所以第十四航空隊的組織裡就成立了一個中美空軍混合聯隊 (CACW)，一半中國人，一半美國人。

飛虎隊組織沿革與隊徽



飛虎隊組織沿革與隊徽

陳納德創「打就跑」戰術 知己知彼克敵制勝

記者：您剛剛說陳納德的這個「打了就跑」的戰術實施最成功的是哪一次？

陳鴻銓：事實上我們每次都是「打了就跑」。因為日本飛機非常輕巧，轉彎性能很好，所以你不能跟他轉彎。我們在八一四的紀錄，是我們的飛機打轟炸機，打了六架。但是跟戰鬥機，我們用的P-22可以和日本人纏鬥，但是P-40以後根本沒辦法和零式機打。

陳納德那時候非常不得志。那時候杜黑^[5]的觀點代表主流的觀點，主張用轟炸機。但是陳納德認為驅逐機也可以做很多動作。他寫很多文章都得不到承認。1937年他以耳朵聽不見為由，從美軍退役了。那時候毛邦初聽到以後，就問他願不願意來中國做個顧問。他就決定來中國了。剛來一個月，中國就發生七七事變了。當時美國政府就說，你們所有人不能幫外國人去打仗，或者從事軍事動作，或者擔任軍事顧問。要有的話，要把護照撤銷。陳納德說，我情願撤銷，我也要留在中國。

並肩空戰生死一瞬間 歷劫歸來杯酒泯恩仇

記者：您執行任務最困難、最危險的是哪一次？

陳鴻銓：在飛虎隊中，我是中國隊的分隊長。有次在漢口，1944年，遭遇了日本飛機。當時我準備開槍，我要開槍的話一定把日本飛機打下來，結果正在開槍的時候，我的後面忽然「嘩」一排子彈來了，我一看沒辦法就趕緊翻下去，回頭一看是架P-40，是飛虎隊的，自己人，一個美國人。我想我的飛機一定中彈了，一定飛不回去了。結果還好，我還是飛回去了。最後我們任務結束，我就問，我要知道誰打的我，我非常憤怒。六挺點五零重機槍絕對打下來的嘛！還好我飛機一個子彈都沒有中，上帝可能是要留著我在這裡講故事。



陳鴻銓

當時我頭一次問，沒人回答。再一次問，我的副大隊長在邊上，跟我招手讓我過去。他拉著我過去櫃子那邊，打開一瓶白蘭地，倒一杯給我，我一口氣乾了那杯酒。他說，「寬恕是最高的榮譽。」他說你要不要再來一杯，我說好！

後來我就研究了，怎麼一個子彈都沒有呢，現在想想是神的保佑。六挺點五零重機槍的焦點在哪裡？在1,200尺，對焦只能在一個固定的範圍裡頭。所以，在1,200尺以前呢，打不著你，1,200尺以後呢，也打不著你。剛好有個盲點。

記者：你怎麼看美中兩國空軍當時並肩作戰的情誼？從飛虎隊一直傳承到現在？

陳鴻銓：中國和美國之間本來就有種互相比較的感覺，不能丟臉的這種感覺。但是飛虎隊不一樣，我們是中美空軍混合聯隊。我們是在一起打仗，我們是一家人。中國籍的隊長有時候也帶美國人飛行。

我還記得有位美國隊員，他在和日本人纏鬥的時候和日本人很接近，但是沒看到日本人的飛機。這時候有個中國的隊員看到了，就幫他把日本人的飛機打掉了。

另外一次，在1944年的7、8月間，我們第三大隊要去測試能不能在立煌機場附近放彈藥（轟炸日軍）。晚上飛機飛去，早上拂曉起來就可以攻擊。我們有四個人去量了量，算了算。第二天早上起來，一點風都沒有。我們算的是五哩的風速就可以起飛，結果一點風都沒有。美國隊長問，那要不要起飛，再不起飛天亮了，我

們就不能奇襲，只能別人來攻擊我們了。他說，我們把襟翼放早一點。如果你們看到我一陣土，後面的就不要起飛了。最後我們都起來了。但是最終決定立煌機場不能用。有時候很簡單的事情，做好了，一切都好。做不好，一失足成千古恨。

飛越駝峰與奇襲日軍新竹基地

記者：當年飛越駝峰是不是也是很困難的一項任務呢？

陳鴻銓：那個倒是沒什麼。飛駝峰有兩種情況。一種好天氣，一種壞天氣，好天氣也有些雲。駝峰最高2萬多尺，最低1萬6千多尺。再飛高的時候一定要用氧氣。假設萬一發動機不好，那跳傘以後絕對不行。所以大家把它當成「死亡之谷」。其實如果你自己想，我發動機沒事，那就沒什麼。



駝峰航線示意圖

記者：跟我們回憶一下您打下日本飛機的情景。

陳鴻銓：我打下過兩架日本飛機。有一次到漢口的時候，我是最外邊的一架飛機。我一看，怎麼有一架飛機從下面過去了，我馬上就下去了。能打下飛機是運氣，要有機會。有了機會能夠利用你自己的性能去打，是最好的。所以能打下飛機，一部分靠本事，一部分靠運氣。

記者：談談飛虎隊奇襲日軍新竹基地的那次任務吧？

陳鴻銓：1943年11月25日，那個飛機是從前AVG一個非常好的飛行員領飛的。當時機場被炸得很厲害，就從低空去，25尺，飛到新竹。起來以後日本根本不曉得。那時候P-38，P-40，P-25炸完了以後，戰果很輝煌，奇襲成功。而且我們的飛機都沒有受傷，領隊飛的好。但是我們的飛機回來以後，遂川機場被炸慘了，日本人曉得了。日本人有間諜。



馬英九總統贈送飛虎夾克給陳鴻銓

陳納德、蔣介石與史迪威

記者：您是空軍，談談抗戰時空軍與陸軍之間的合作，有人說飛虎隊陳納德與史迪威意見不同，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也是將帥不合，您怎麼看美中同盟作戰時一些戰略上的分歧與補給上的困難，是不是來自這些人與人之間的摩擦？



史迪威與陳納德

陳鴻銓：也不能完全說是蔣委員長和史迪威不合。美國人那時候也是重歐輕亞。那時候我們拿到的補給，最

多才拿了百分之一點幾。到快勝利的時候，我們才總共拿了百分之八。這是一個國際戰略的決定。



蔣介石與史迪威

陳納德是個很優秀的空軍將領，他的對手就是史迪威。史迪威是亞洲作戰的參謀長，他非常驕傲。他是一戰的陳舊觀念，對空軍根本不懂得運用。陳納德就跟羅斯福總統說，你給我500架飛機，我一定讓這個仗打勝。

日本投降以後，連一個日本將軍^[6]都說，我們在中國戰場要是沒有飛虎，我們可以為所欲為。就是因為有飛虎，讓我們很多事情受阻。可是飛虎，就是沒有油、沒有人。

開羅會議與空援常德

陳鴻銓：我們支持陸軍作戰，真正好的只有兩次。其中一次是常德會戰。1943年11月中，日本人那時候又有飛機，又有坦克，戰況慘烈，最後都打成巷戰了。

那個時候剛好舉行開羅會議，陳納德也跟著蔣委員長一起去。蔣委員長跟陳納德說，我們在開會，我們常德快丟了，你能不能想辦法派空軍去支援常德。陳納德說好，馬上回去了，就把中美空軍混合聯隊、第十四航空隊一部分湊起來，一共出動了2,000多架次。這是一次成功的支援。



陳納德作為蔣介石的顧問出席開羅會議

另外一次是1945年6月間，日本已經快投降了，德國已經投降了。日本展開困獸之鬥，發起「一號作戰」^[7]就是要把平漢路、粵漢路打下來，跟印度接起來。那時候我們空軍所有的補給都給了芷江的空軍大隊。他們那時候支援陸軍作戰。

當時日本派了個突擊隊打芷江機場。有個美國飛行員去警戒，看到有個人跑，他一喊，那個人跑了，一邊跑一邊給了這個美國飛行員一槍。然後他就喊了：日本人！然後他就一直開槍，一邊喊著，日本人來了、日本人來了。然後大家都起來了，然後全機場都收好了。後來知道日本突擊隊來了。那時候陸軍就派了一個營守著機場，然後用汽油彈。汽油彈是黏性汽油，好像漿糊一樣，一旦下去著火以後，150公尺長、50公尺寬這一片就成了火海，而且粘粘的，這要是弄到身上根本弄不下來。所以這個把日本人燒慘了。那次也很成功。日本人的「一號作戰」也不行了。

我還記得，1945年8月15日凌晨兩點，我先是聽到梆、梆、梆的聲音，然後就有人喊，日本人！我當時頭髮都豎起來了，以為日本人打進來了。結果後來聽到別人說，原來是日本人投降了！戰爭結束了！我才知道日本人投降了，頭髮又下去了。天皇決定戰敗是8月14日夜裡11點43分。所以15日委員長就廣播了（發表抗戰勝利演說）。

記者：近年來，兩岸出現飛虎熱，尤其是抗戰勝利70週年之際，兩岸競相邀請飛虎老兵參與紀念活動，您有什麼感想？

痛恨戰爭 因為見證過戰爭

陳鴻銓：本來這是值得慶祝的事情，但是我們悲憤、難過的原因，是因為我們被遺忘了。因為內戰之後的形勢，中國得不到民主，這些打過仗的老兵也得不到關注。事實上，很多老兵，我們都不值錢啊！我們是蔣匪啊！過去中國大陸並沒有對老兵有紀念的意思。是這兩年，從胡錦濤開始慢慢地好轉。我還是很樂觀的，我們要讓大家記住，我們不是說一個國家，我們是一個民族。中華民族是56個民族，一個大的混合的大家庭。但是很不幸地，我們不團結。

我不是要讓你記住「陳鴻銓」這三個字，而是希望人們記得，有一批空軍，曾經冒著生命危險，置生死於度外，為國家奮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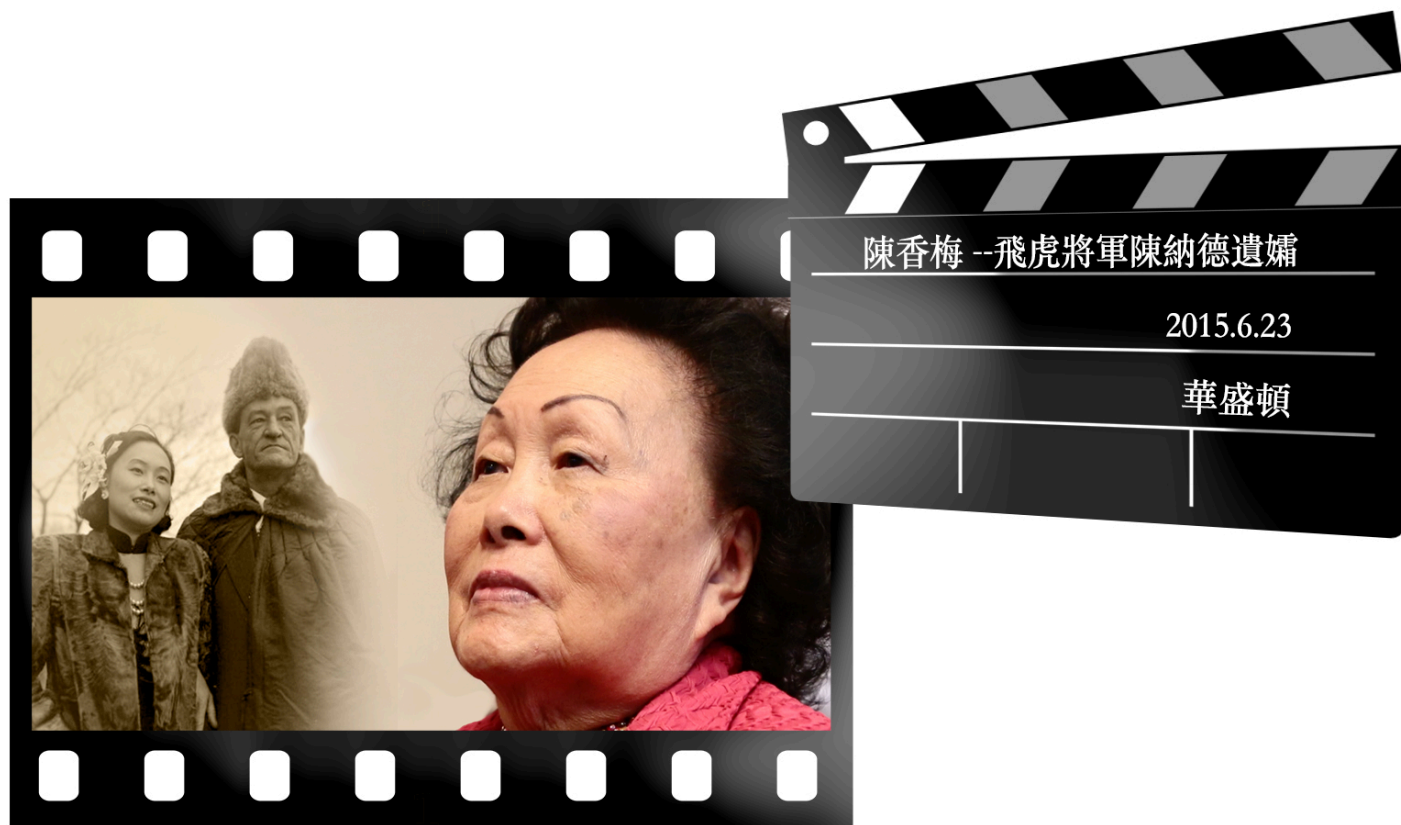
我們死了那麼多人，200多位將領，你要不要記住他們的名字？不用，你只要記得有批人曾經為國家犧牲。我們也不是國民黨的，我們是國家的。

我痛恨戰爭，因為我見證過戰爭！我不是英雄，但是我曾經與許多英雄一起並肩作戰，並且以之為榮。戰爭結束70年後，我們應該體會到，人類真正的敵人是天氣和疾病，世界各國應該聯合起來對付氣候問題與疾病問題，而不要再像以前一樣互相對付。孔子說四海之內皆兄弟，我期盼世界和平，天下大同。

（第四章完）

1. 《二十一條》是日本在1915年向中國提出的不平等條約。 ←
2. 劉亞洲（1952年10月19日-），軍事評論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上將。 ←
3. 蘇聯航空志願隊，是在1937年至1941年間由蘇聯紅軍派來支援中華民國進行抗日作戰的志願軍。 ←
4. 毛邦初（1904年-1987年），生於中國上海，中華民國軍政要人，曾官拜空軍副司令。 ←
5. 義大利空權理論家杜黑(Giulio Douhet)1921年提出《制空論》，主張可用空軍的大量戰略轟炸，來瓦解、或消滅敵方的戰鬥力，或稱為「杜黑主義」。 ←
6. 日本駐華中部隊司令官高橋中將曾說：「日本在中國面臨的有效反擊，有60%至75%是陳納德的第十四航空隊發動的，如果沒有第十四航空隊，日本軍隊可以為所欲為地推進到中國任何地方。」 ←
7. 豫湘桂會戰日方稱之為「一號作戰」（日語：イ號作戰）或「大陸打通作戰」，是大日本帝國陸軍於1944年4月至12月期間于中國河南、湖南和廣西貫穿三地進行的大規模攻勢。 ←

第五章 陳香梅：一千個春天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前夕，陳納德將軍請辭離開中國。他說他還要再回來，他也不能多講，他心裡應該也有很多感慨。我當時很遺憾他要回去，他回來的時候我很高興。陳納德將軍與飛虎隊在戰時為中國作了很多事情，戰後他對中美關係也做了很多努力。當年雖然遭遇了很多挫折，但是在這方面他能做些事，他也是很高興的。他晚年的時候，還是在為中美兩國軍隊的發展和合作努力，他自己是很安慰的。”

—— 陳香梅

翻開塵封的日記

2015年，對陳香梅來說，是非常特別的一年。抗戰勝利70週年，適逢她90大壽。美國之音《穿越1945》紀錄片製作團隊6月19日下午來到陳香梅位於喬治城的辦公室，我們還給她帶了一份生日賀禮——作者母親畫的一幅國畫，陳香梅女士立即囑咐女兒收好。其實她已經有好一陣子沒有到辦公室了。從2015年初開始，她的身體一直不是太好，加上摯友郝福滿先生(Irving Kaufman)也走了，見客的次數也就少了，還好女兒來陪著她，心情與精神才稍微好些。



作者與陳香梅女士

記者與陳香梅女士進行了約莫45分鐘的訪問，她的助理說，你今天算是非常幸運，陳女士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已經很少能夠和訪客聊這麼久的了。

訪問結束後，我們獲得陳香梅女士的允許，進入位於地下室的陳納德文物收藏室參觀與拍攝。牆上掛滿了二戰時期的老照片，並展示有陳納德將軍當年穿的戎裝大衣，所有獲頒的功勳獎章也裱框陳列在陳納德將軍的巨幅照片之前。最令人驚訝的是所有飛虎隊員出任務的檔案也都妥善地分類整理。辦公室的人員對我們說，連台灣的國史館也派人來這裡，希望將檔案數位化處理之後，永久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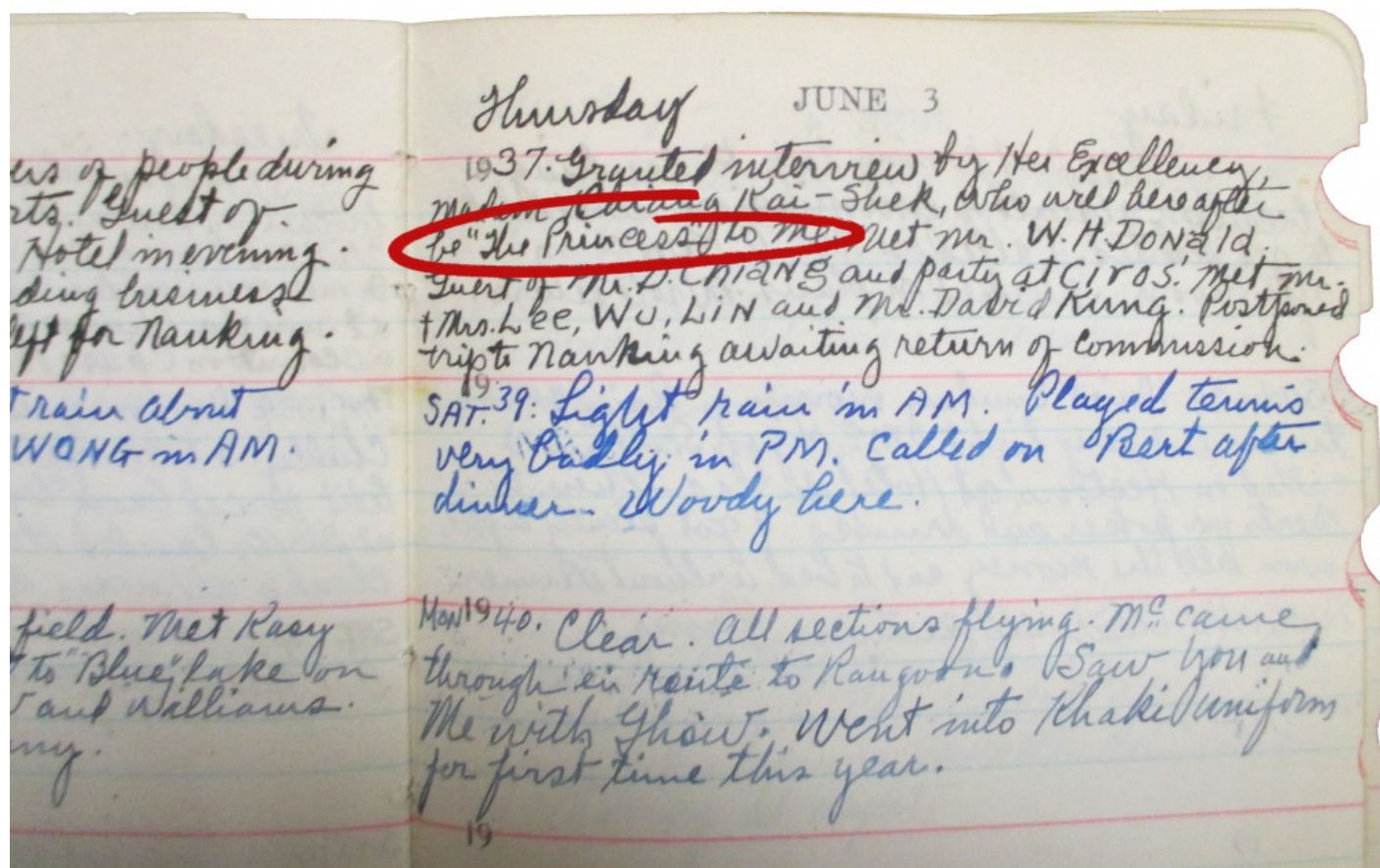
陳納德將軍生前戎裝與勳章

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拿出當年蔣介石贈送給陳納德的青天白日勳章以及授勳證明給我們拍攝，還有陳納德將軍的日記也保存完好，字跡清晰。



陳香梅辦公室人員翻開陳納德檔案

我們翻開這本塵封的日記，發現陳納德將軍使用的日記本非常特別，它的設計是將不同年份的同一天列在一起。而1937年6月3日這一天，可以說是改變陳納德命運的一天。他來到中國，在上海與蔣介石和宋美齡會面。陳納德在當天的日記中寫下，蔣宋美齡將是他「永遠的公主」。



陳納德在他1937年6月3日的日記中寫下，蔣宋美齡將是他「永遠的公主」——陳香梅辦公室提供。

戰火下的愛情

蔣宋美齡在2003年去世的時候，作者曾在同一個地點與陳香梅女士進行專訪。她當時回憶說：「1937年陳納德將軍應美齡的邀請來中國，原本只是打算來考察幾個月，沒想這一看就看到了『七七事變』。陳納德將軍在日記中寫，親眼見到中國很悲慘，而對原本素不相識的美齡第一印象又很好，兩人一見如故，慨然答應留在中國協助抗戰。患難之交，交情深厚，到現在我還保留著他們寫給彼此的書信。」

最初，陳納德將軍只簽下三個月的合約擔任航空委員會顧問，隨著戰火蔓延，加上他對中國的情感，後來竟整整待了八年。1937年至1941年擔任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顧問，1941年至1942年擔任中國空軍美國志願大隊(AVG)指揮官，1942年至1943年擔任美國駐華航空特遣隊(CATF)指揮官，1943年至1945年擔任美國第十四航空軍司令。

1943年那年秋天，陳香梅和陳納德在昆明第一次相遇，那時陳納德是美國第十四航空軍司令，18歲的陳香梅是中央通訊社的記者，因為採訪的關係，兩人時常見面，在戰火下譜出一段傳奇的愛情故事。陳納德情歸陳香梅，從此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



陳香梅與陳納德1947年結婚照



陳香梅與陳納德相識在1943年秋天

壯志未酬 時不我與

抗戰爆發那年，陳納德來到中國，抗戰勝利前夕，他卻提出辭呈離開中國，最後也未能參加受降典禮，成為他終身的遺憾。這其中的原因來自于二戰期間美中兩國既合作卻又劍拔弩張的盟友關係，而其中的一位關鍵人物就是史迪威。

1942年3月，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在作戰計畫、指揮權以及戰略物資的分配上，與蔣介石、陳納德發

生摩擦。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說：「陳納德將軍堅信用空軍力量可以打敗日本。但是爭論的另一方是史迪威將軍和馬歇爾將軍，他們並不是不重視空軍，而是更強調從地面確保這些空軍基地安全的重要性。」

1943年11月，蔣介石與宋美齡赴埃及首都開羅參加世界三巨頭會議。當時美國的戰略重歐輕亞，相較於美國對英國的援助，中國得到的物資其實非常少，對華援助約只占美國對外援助總額的1.8%。蔣宋美齡在開羅會議上居中斡旋。另一方面，很多人不曉得的一段歷史是，陳納德將軍當時也作為蔣介石的顧問出席了開羅會議。當時正值常德會戰，蔣介石懇請陳納德的飛虎隊從空中支援，無奈飛虎隊油料匱乏，而當時主導物資與油料分配的正是史迪威將軍。



1943年開羅會議（從左至右）：蔣介石、羅斯福、邱吉爾、蔣宋美齡

037

電日六十月九人夫蔣致福斯羅

字第三號 計二頁件

第八八頁

蔣夫人賜鑒

史迪威將軍九月六日呈 夫人函譯文

頃接羅斯福總統來電如下：

「奉讀六月廿日惠函，甚為感慰，求

示在節，經已詳加考慮，關於增援第十四航空隊，經逐核兩中隊事，現

正辦理中，並予續中，用以加強保護緬甸區域，此當可於九月底完成，目

前第四航空隊之一部，中隊雖非戰機，與逐核之補充，亦正籌備中，

雖其對國運輸飛機航況，受阻，則戰時時無法依期，殊為歉

然，余以為集中目前之戰機，再加以加強，當能達成戰開機之任務，

一俟中國能維持與供應此項戰機，吾等亦計劃將現駐印度之額外

中隊轉往，調赴中國，另有驅逐機，九架業已飛達，此目為增強

中國空軍之主要戰機，與逐核，氣候與水災，以及不能如期完成戰場，

使對華空運遭受阻礙，此層最為不幸，而此事亦因對心所有新機

之若干機械上之缺點，而延遲，此種情形亦發現于C-47運輸機，余

信對於排除困難，一部，現已大有進步，吾等定將繼續努力，以達成每

日一萬噸之目標也。

余謹此致謝，日本與迅速，委食中印空運，將因東南亞州總部之威

立，而益見有力，史將軍曼將軍為一富有經驗與能力之軍官，現已

抵達印度，深信彼將能協助解決中印間之維持與作戰諸

問題也。

內子現仍留西南太平洋，想亦

垂察之中，如彼社此，余如彼定與余謹向

夫人与 委員長致候。

史迪威謹上。

0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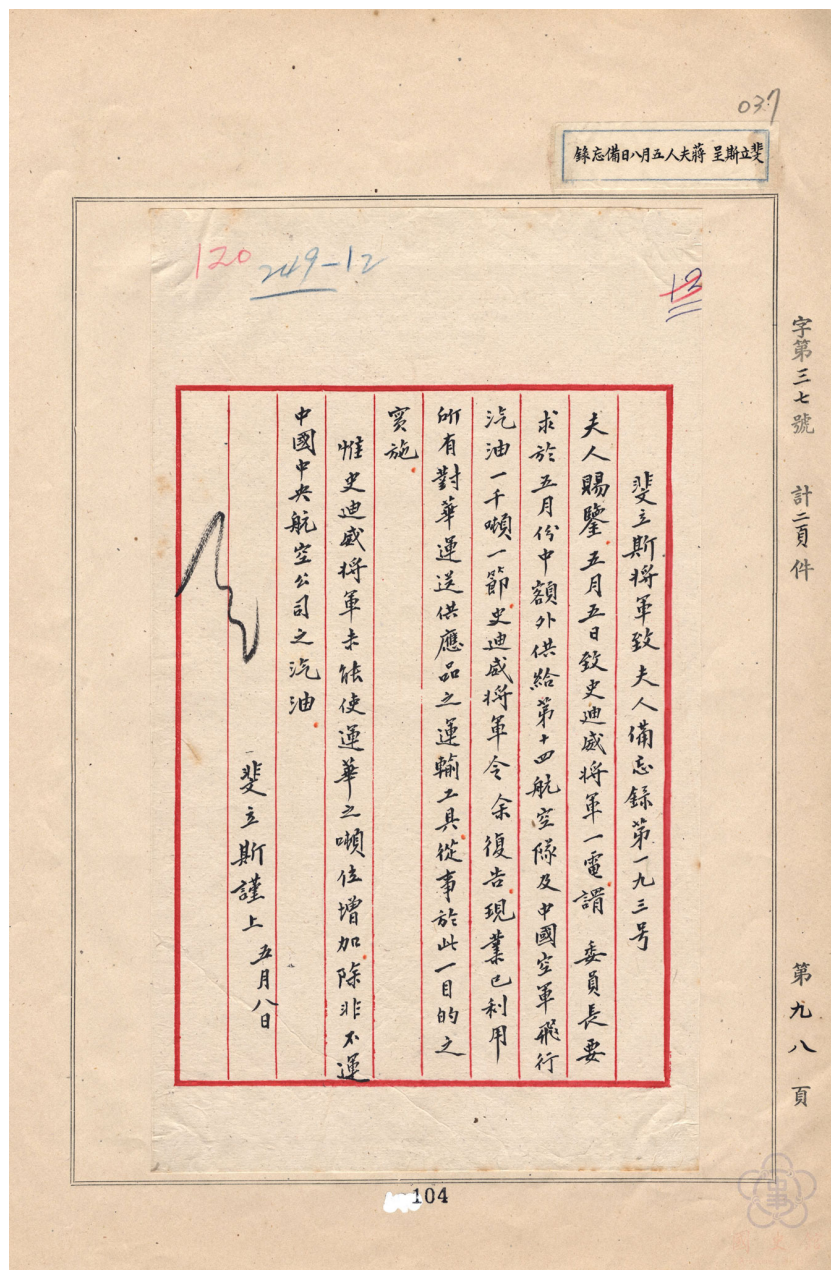
字第三號 計 件

第八九頁

095

094

史迪威呈蔣宋美齡公文（中華民國國史館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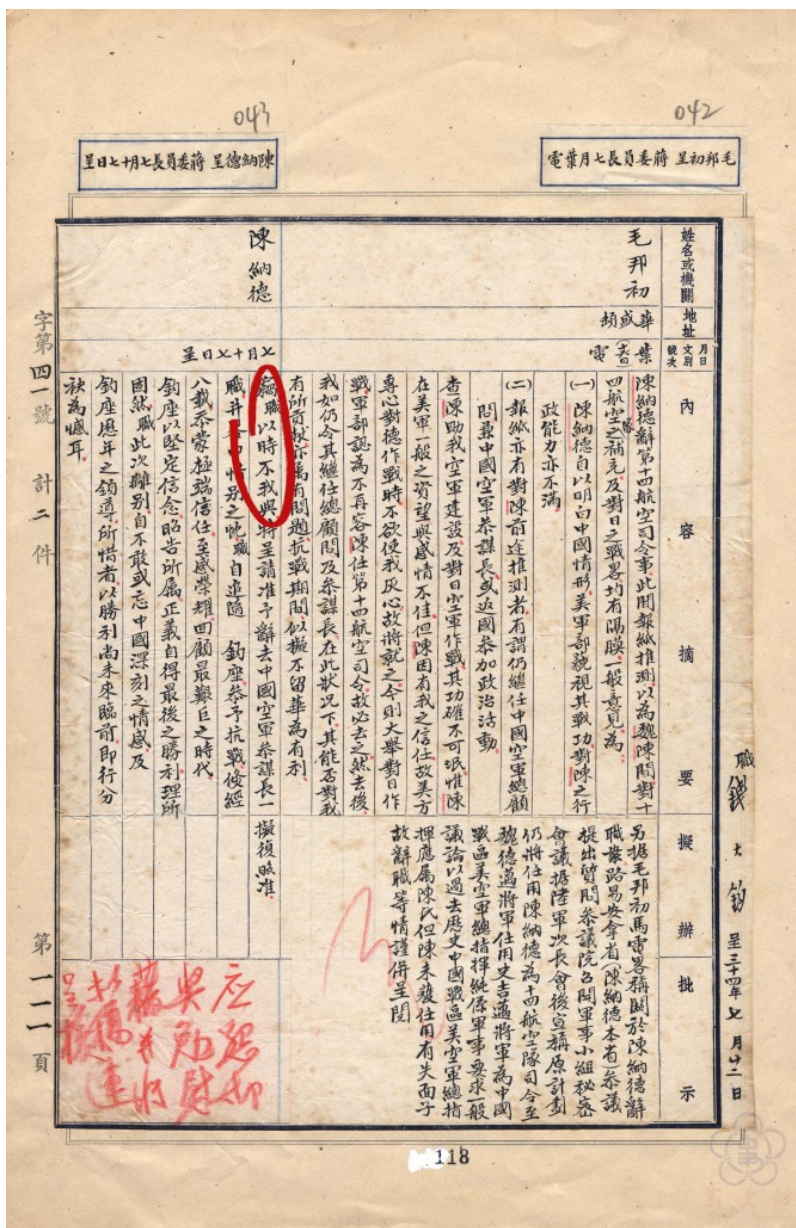


斐立斯將軍致蔣宋美齡公文（中華民國國史館提供）

1944年秋天，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的矛盾激化。9月25日，蔣介石正式照會華府要求撤換史迪威。卜睿哲認為：「當時美國為了在政治上維持與中國的同盟關係，不得不撤換史迪威。」1944年10月19日史迪威去職。美國調回史迪威之後，改派魏德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並考慮改組在亞洲的航空隊，由駐華空軍司令統一指揮第十與第十四航空軍。陳納德堅決反對這個改組計畫，然而他沒有得到華盛頓的支持，而令人驚訝的是，他在被迫提出辭呈之後，也沒有獲得蔣介石的全力慰留。

蔣介石為何在關鍵時刻沒有力挺陳納德？這其中有一個說法，據說是因為陳納德自作主張援助非蔣介石嫡系的薛岳部隊，讓蔣介石對陳納德也產生芥蒂。這一段我們在訪問薛岳之子薛昭信的時候得到一部分印證（請見下冊第三章），而陳香梅事後也曾轉述陳納德將軍的話：「長衡會戰之失利，不是薛岳將軍不聽統帥的話，而是統帥不接納薛將軍的意見。」^[1]

精於空戰卻不擅政治的陳納德，夾在互不信任的美中高層之間，壓力越來越大，終於在1945年7月遞出辭呈，並且很快地獲得批准。陳納德在辭呈上感嘆：「時不我與！」



陳納德的辭呈（中華民國國史館提供）

心碎的受降典禮

陳香梅回想起這一段，只淡淡地說：「陳納德在中國這麼大的聲望，大家對他這麼器重，也許好像遭人妒忌，是吧？」

1945年7月30日，蔣介石在官邸設下晚宴為陳納德送別，並親自頒贈青天白日勳章，表彰他對中國對日抗戰的貢獻。

陳納德的外孫女嘉蘭惠(Nell Calloway)接受美國之音《穿越1945》紀錄片訪問的時候說：「當他（陳納德）離開重慶的時候，蜂擁的市民前來和他道別，以致人群推著車子走。司機都沒法開車，太多人來送別了。陳納德受到許多中國人民的愛戴。」

1945年8月1日，陳納德離開中國。14天后，日本昭和天皇向同盟國宣佈無條件投降。日本代表重光葵在9月2日於東京灣內的美軍戰艦密蘇里號甲板上簽署《降伏文書》，麥克阿瑟以盟軍最高指揮官的身份代表同盟國簽字。據說當時麥克阿瑟曾在現場問副官：「怎麼不見陳納德將軍？」



受降典禮上 麥克阿瑟將軍代表同盟國簽署降書

他答應我會再回來

1945那年夏天，陳納德帶著遺憾離開中國。陳納德將軍的外孫女嘉蘭惠說：「他（陳納德）的心都碎了！他抗戰的時間比任何人都久。他是唯一一個從1937年就開始抗日的美國人。在日本投降儀式之前就被告老還鄉，無法參加受降典禮，讓他（陳納德）悲痛至極。」

回想起這一段，陳香梅告訴作者，她至今仍清楚記得，陳納德1945那年夏天離開中國的時候，對她說：「我會再回來！」陳納德後來也真的履行他對陳香梅的承諾，在1945年12月重返中國。

陳納德在1946年10月成立民航空運隊CAT^[2]，為國民政府運送物資。1947年，陳納德與陳香梅結婚。1948年後，蔣介石軍隊在內戰中節節失利，陳納德的民航空運隊又幫助蔣介石空運軍隊到台灣。1950年6月，空運隊改組為控股公司，陳納德任公司董事長。1958年7月15日，艾森豪總統要求國會晉升陳納德為中將。18日，美國國會通過晉升他為空軍中將的法案。7月27日，陳納德因病在華盛頓去世，終年67歲。

回顧飛虎將軍陳納德協助中國八年抗戰的傳奇經歷，與陳香梅後來在抗戰結束後締結的十年婚姻，這一千個春天，不但與中國的八年抗戰密不可分，也與現今的美中台關係千絲萬縷，影響深遠。

九十大壽憶當年

抗戰勝利70週年，適逢陳香梅90大壽，兩岸爭相邀請陳香梅女士參加紀念活動，並派高官前往家中祝壽。6月23日，陳香梅生日當天晚上，陳香梅跟女兒和幾位好友在華盛頓的一家中餐館慶生。美國之音《穿越1945》紀錄片製作團隊有幸受邀紀錄這個歷史時刻。



陳香梅90大壽

陳香梅回首抗戰歲月，感觸良多。以下是作者與陳香梅女士訪問全文：

記者：今年是抗戰勝利70週年，也是您90歲生日。談談您在這特別的一年，有何感想。回首當年的戰爭，是不是改變了您的一生？

陳香梅：是的。那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能夠在那個時候做些事情，現在回想當年，有很多的感想。在那個時候，大家能夠為一件事情而努力，為抗戰勝利而努力，非常重要。

記者：您當時擔任中央社的記者，親眼見證了這場戰爭。談談當時中國人民的苦難。

陳香梅：在那個時候大家都是非常艱苦。在那個時候能夠為抗戰而共同努力非常重要。現在回想當年實在了不起。

記者：談談陳納德將軍及飛虎隊對二戰的貢獻。

陳香梅：那時候陳納德將軍和他的隊員，都非常艱苦地為抗戰而努力，可是他們都是萬眾一心。沒有說是不敢做的事情。

記者：1943年您第一次見到陳納德將軍，您當時的心情是怎樣的？

陳香梅：那時候大家都採訪飛虎隊，我因為是記者，採訪這個問題，也是不斷地報導。當年這樣一個中國的朋友，來到中國幫忙中國抗戰，令人非常感動。我自己本人當時採訪陳納德將軍的時候，心裡也很激動。你想，當年，能在那時候看到這些飛虎隊員，能夠在中國這樣子的努力，這些回想起來是非常動人的。

記者：您當時想過後來會跟陳納德將軍共結連理嗎？

陳香梅：那時候根本沒有想到這些事。那時候只想到要報導。後來自己也沒有想到會和他戀愛、結婚。

記者：你自己怎麼看待大家眼裡你和陳納德將軍的這段世紀情緣？

陳香梅：那時候根本是為了採訪。也沒有想到後來這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記者：二戰結束70年後，大家依然記得陳納德將軍和飛虎隊的貢獻。

陳香梅：大家回顧歷史，覺得飛虎隊的貢獻是非常偉大的，值得大家欣賞的。

記者：跟我們談談飛虎隊對中國的貢獻，以及中美關係的貢獻吧。

陳香梅：飛虎隊在中國的貢獻是非常偉大的。能夠在那麼艱苦的歲月裡，美國人到中國來幫忙，和中國人民一起努力。今天大家能夠瞭解當時中美兩國合作是多麼偉大、動人。這段歷史是值得我們回憶的。



飛虎隊「血幅」

記者：飛虎隊員身上的「血幅」^[3]就是當時美中兩國軍民合作的一個象徵。

陳香梅：那個時候中國的老百姓看到飛虎隊員身上的「血幅」，就知道，他們是來幫忙中國抗戰的。假使有什麼事情，老百姓是要幫忙救護他們的。這代表了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非常重要。

記者：當年陳納德將軍帶領的飛虎隊員，後來仍然經常聚會。跟我們談談您和這些老兵每年相聚的情況？

陳香梅：每年紀念日的時候大家都相聚。一起懷念大家一同抗戰的歲月。今天有機會回顧他們的所作所為，是一段非常令人感動的珍貴歷史。

記者：但是每次聚會的人都越來越少。

陳香梅：還在的已經不多了。但是還能一起談過去的事情。每年團聚，我們都去阿靈頓公墓懷念陳納德。這些老兵能夠借這個機會回想當年的中美合作，是非常值得我們懷念的。

記者：您有沒有聽陳納德將軍跟您提過當年他是如何和他的隊員們相處的？

陳香梅：每次飛虎隊員出任務都是將生死置之度外。他們當時好像沒有想過危險什麼的。他們就覺得這是他們的責任，他們的任務。

記者：您記不記得一些小故事跟我們分享？

陳香梅：我記得那時候他的隊員出去呢，他都在等他們回來，對他們很關心。陳納德將軍對於他的部下出去什麼時候回來是非常關心的。

記者：抗戰勝利70週年之際，人們想起了陳納德將軍和飛虎隊。您覺得現在的年輕人該怎樣來懷念當年的這些為國家犧牲的飛虎隊員？

陳香梅：一轉眼，幾十年過去了。他們當年能夠那樣地負起責任去完成他們的工作，是值得我們敬佩的。今

天我們在這裡回顧他們過去所做的事情，我覺得應當讓年輕人記住這段歷史，飛虎隊象徵了中美合作對抗戰勝利作出的貢獻。應該讓現在年輕一代知道。

記者：當時的戰爭是不是也改變了陳納德將軍的一生，如果他沒到中國來，一切可能都會不一樣？

陳香梅：是。他本來到中國來幫忙只打算待三個月，沒想到一來就來了八年十年。這對他一生來說非常珍貴。而且這也是他非常熱愛的事情。今天大家懷念飛虎隊隊員的犧牲，飛虎的精神讓我們敬佩懷念。但是那時候他自己也沒有想到。

記者：如果沒有蔣夫人，可能陳納德不會來中國。

陳香梅：蔣夫人邀請陳納德到中國，也沒想到一轉眼八年、十年的時間。這段中美兩國合作的歷史是我們非常懷念敬佩的。

記者：在珍珠港事變之前，美國政府採取中立的態度。那時候為什麼陳納德將軍會同意來中國幫忙，並且最終留了下來？他是被蔣宋美齡感動了嗎？還是基於同情中國人民？

陳香梅：他自己就很有正義感，他自己也沒有想到會成就這麼多事情。但是當時看到中國抗戰的苦難，他是很同情的。

記者：談談您對蔣夫人的印象？

陳香梅：蔣夫人當年為了中美兩國關係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尤其是邀請了陳納德來中國。宋美齡女士做了許多貢獻，蔣委員長也做了許多努力的。

記者：在那場戰爭裡，陳納德將軍和蔣委員長的溝通如何？您回想一下，他們兩人的關係是如何的？

陳香梅：陳納德將軍和蔣委員長的關係不是很深，因為語言不通。但是他和蔣夫人關係比較密切。除了公事之外，其他方面一般的接觸也有。所以兩人之間的友誼也是值得珍惜的。

記者：陳納德將軍在他日記裡寫蔣夫人是他「永遠的公主」。您也是知道這一段的對嗎？

陳香梅：對。他對蔣夫人是非常敬愛的，蔣夫人對他也是非常親密。他們之間的友情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抗戰期間，一直到抗戰以後，直到陳納德將軍去世，他們的關係一直是非常親密、珍貴的。

記者：二戰時另外一位美國將領史迪威將軍和陳納德將軍的意見不同。史迪威將軍比較重視陸軍，而陳納德將軍則相信空軍可以帶領打勝日本。就您所記憶的，陳納德將軍他如何評價史迪威將軍？

陳香梅：他對空軍的貢獻是非常驕傲的。但是受降儀式的時候沒有邀請陳納德將軍，是他的一個遺憾。當年（美國）國內對他也比較妒忌。他在中國這麼大的聲望，所以可能是妒忌吧？他雖然失望，但是他覺得自己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了。

記者：眼看著勝利在即，陳納德將軍卻被調回美國。當時您還在昆明，你們還沒有結婚。那他在臨走之前有對你說什麼嗎？

陳香梅：他說他還要再回來。他也不能多講，他心裡應該也有很多感慨。我當時很遺憾他要回去。他回來的時候我很高興。我們共同工作做了很多事情。戰後他對中美關係也做了很多努力。當年雖然遭遇了很多挫折，但是在這方面他能做些事，他也是很高興的。他晚年的時候，還是在為中美兩國軍隊的發展和合作努力，他自己是很安慰的。

記者：最近兩岸興起飛虎熱。您怎麼看這個現象？

陳香梅：大家能夠一起懷念中美兩國的友誼，令我非常感動。

記者：想不想參與這些紀念活動？

陳香梅：有些活動是邀請了我一起去的。他們除了珍惜這段歷史，不斷把這段歷史發揚光大我覺得是非常珍貴的。

記者：您覺得兩岸未來怎麼走？

陳香梅：兩岸關係我們希望共同發展，我們希望有好的成果。這個對世界未來的和平有很大的影響。

記者：您覺得兩岸應該統一嗎？

陳香梅：這一點，大家都是共同努力，是不是成為事實，需要大家互相瞭解和合作。

記者：北京那邊的官員經常來看望您？

陳香梅：是的，他們每年都有很多紀念的活動，這一點很可貴。台灣對我也有持續的關心。這表示他們對當年抗戰歷史的合作還是非常重視的。

記者：近些年，一些外界的看法覺得您更親北京一些，您怎麼看待這樣的評價？

陳香梅：我不管他們什麼看法。有些事情，我能幫忙的，我就儘量去做。一直都是和台灣和大陸兩邊都同樣保持比較密切的聯繫。

記者：我們知道您曾扮演美中信使的角色，過去也經常穿梭兩岸之間。您覺得自己還可以為美中台關係再做些什麼？

陳香梅：繼續做我能做的。今後他們（指美中台三方）能夠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記者：抗戰勝利70週年，您還有什麼話想對全球的華人講？

陳香梅：我覺得全世界的華人，不只是對於抗戰的歷史要關心，也要關心兩岸今後的發展，對於世界和平盡自己的努力。我自己本人也對這些事情很關心。所以，每次有人跟我談到這個事情，我都希望中國兩岸老百姓，都能為世界和平、中美兩國的合作而努力。這裡我們能做的就去做。希望有天看到中國人民能為世界和平盡一分力。

陳納德忌日我們來到墓前

歷史或許是公平的。陳納德將軍雖然生前遺憾未能在抗戰勝利那年參加受降典禮，不過抗戰勝利70年後的今天，人們仍對他有許多懷念。2015年7月27日是陳納德將軍的忌日，美國之音《穿越1945》紀錄片製作團隊，特別在這一天來到陳納德將軍長眠的阿靈頓公墓，我們向他獻上一束白色的百合花，現場還有從雲南來的飛虎歷史研究者郭希柱以及湖南來的一家人向陳納德將軍獻花。



雲南飛虎學者郭希柱在2015年陳納德祭日當天於墓前獻花

嘉蘭惠現在是陳納德航空歷史博物館的館長，她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我的祖父熱愛美中兩國。他深愛著中國人民和自己的祖國。他在戰時為兩國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他的故事是美中兩國流芳百世的寶貴財富。」

陳納德墓碑的正面刻著他的英文名字 Claire Lee Chennault, Lt. General U.S.A.F.（美國空軍中將），背面則是用中文寫著「陳納德將軍之墓」七個大字，這是阿靈頓公墓中唯一一個刻有中文字的墓碑。陳香梅還在墓旁種了一株紅豆：「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後來陳香梅在她的自傳中藉英國女詩人白朗寧夫人(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的詩句表達丈夫逝世後自己的感情：「如果上帝旨意如此，死後我將愛你更深。」



陳納德墓碑正面



陳納德墓碑背面

1958年7月27日，陳納德去世的時候，陳香梅年僅33歲。陳香梅終其一生沒有再婚，並通過自己的努力在美國政界佔有一席之地，有美中民間大使的稱號，連鄧小平也曾說：「美國有一百位參議員，但只有一個陳香梅。」

陳香梅將前半生的傳奇續寫到了後半生。她說：「生命只不過是短短的數十年，我的幸福來得太早，也去得太快，生命似曇花般轉瞬即逝，但我應該感謝上帝，我比許多人有福，因為我曾經有過愛。」

兩岸領導人會見陳香梅

2015年9月2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章頒發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走到抗戰老兵和國際友人及其遺屬代表面前，為他們一一掛上紀念章。其中也包括飛虎隊陳納德將軍的遺孀陳香梅女士。



習近平為陳香梅頒發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章

2015年10月7日，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也在總統府接見了陳香梅，緬懷陳納德將軍協助對日抗戰的貢獻，並頒贈抗戰勝利紀念章給陳香梅。馬英九向陳香梅展示印有血幅圖樣的紀念衫，並說，抗戰時在華作戰的美國飛行員在飛行夾克背上都縫有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發放的「血幅」，上面除繡有大幅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還加上中文「來華助戰洋人，軍民一體救護」字樣。



馬英九為陳香梅頒贈抗戰勝利紀念章

馬英九總統在與陳香梅會晤時指出，陳納德將軍1937年來華，至民國1945年才離開，是外國將領中在中國待最久的一位。馬英九強調：「陳納德將軍在抗戰之後仍持續助華，協助我國購買軍機以及成立民航空運隊，並協助運送補給物資，以及空運我政府人員及國軍至台灣，對中華民國貢獻良多。為紀念陳納德將軍之貢獻，空軍401聯隊積極搜集陳納德將軍事蹟。陳納德將軍的銅像也在徵得陳香梅女士同意後，在2006年8月，從台北市新生公園遷移到空軍花蓮基地401聯隊的隊史館，該館保存眾多飛虎隊歷史文物，有助於國人瞭解我空軍歷史，深具教育意義。」

一千次花開 一千次花落

除了兩岸領導人在抗戰勝利70週年這個歷史時刻，先後接見陳香梅之外，兩岸藝文界也藉此傳頌陳納德與陳香梅的愛情故事。為紀念中國抗戰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的中國原創音樂劇《一千個春天》2015年在北京上演，陳香梅特別受邀到現場觀看此劇。劇中扮演陳納德將軍的男主角在舞台上唱著：

滿天的星星 雖然互相不能見面
但他們能感受到彼此的心跳

.....

我相信我們一定會堅持到那一天
把和平與希望帶回世間
讓鮮花開遍這片燒焦的土地

陳香梅的自傳《一千個春天》曾在台灣改編成連續劇，主題曲優美動人。相信未來還有許許多多的故事，將跟隨陳香梅與陳納德的這段愛情故事傳唱。

《一千個春天》

作詞：陳香梅 作曲：王福齡

一千次花開 一千次花落
只要與你同在 就是我一千個春天
春去又春來 花落又花開
只要有你關愛 就是我一千個春天
永遠握著你的手 永遠望著你的臉
只要與你同在 永遠不怕秋到冬來
一千個春天 一千個春天
只要有你關愛 就是我一千個春天

(第五章完)

1. 中央研究院出版之《薛岳將軍與國民革命》第435頁。 ←
2. 民航空運隊 (Civil Air Transport, 簡稱CAT)，由陳納德與商人魏豪爾 (Whiting Willauer) 合資成立，又稱民航空運公司，當年與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國航空公司並列中國三大航空公司。民航空運隊協助國民政府戰後運輸業務及承包軍用空投任務。 ←
3. 血幅 (blood chit)：是飛行員所使用的身份證明，以便在被擊落的情況下向外國平民傳達資訊並請求他們的協助。 ←

第六章 嘉蘭惠：我的外公陳納德



“我的外公陳納德將軍對人總是充滿熱情，他熱愛中國人民。他的隊員對他來說非常重要。在他寫給我舅舅的一封信中他提到，這些隊員對他來說，就像他自己的親生兒子一樣。他與每個隊員都很親近。所以他當然會像父親一樣焦急地等待這些隊員執行任務後安全回來，就像任何一位等待自己兒子歸來的父親一樣。那就是他對這些飛行員的感情。”

—— 嘉蘭惠

前言：作者在台灣拍攝《穿越1945》紀錄片與飛虎老兵的旅程中，結識了陳納德將軍的外孫女嘉蘭惠女士(Nell Calloway)。臉上總是帶著笑容、神采奕奕又氣質高雅的嘉蘭惠女士無疑是飛虎老兵台灣之行的「嬌點」。她與陳納德將軍看上去有幾分相似，基於陳納德將軍與中華民國空軍的深厚淵源，其中還有一位台灣的高階將領與嘉蘭惠女士以兄妹相稱。嘉蘭惠女士近年來致力於陳納德航空歷史博物館的史料蒐集與展覽，並走訪海峽兩岸參加紀念館的揭幕儀式與學術座談會。台灣總統馬英九在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的戰力展示中也特別提及飛虎將軍陳納德在抗戰中的貢獻，當時就坐在貴賓台上觀禮的嘉蘭惠女士聽到馬總統的這番話非常感動，她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如果我的外公陳納德將軍今天能夠來到這裡參加這個活動，我想他一定會感到非常驕傲，他協助成立飛虎隊並教導這些飛行員，這些飛虎老兵們從各地不遠千里來到台灣參加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的活動，我非常非常感動。」以下是作者與嘉蘭惠女士在台北圓山飯店所進行的訪問全文：

改變一生的中國之行

記者：當年美國政府禁止美國公民為外國軍隊戰鬥，為什麼陳納德將軍還是毅然決然選擇離開他的家園－美國，來到中國冒險，這是不是跟他的性格有關？陳納德將軍與史迪威將軍之間為什麼會有隔閡？我想透過與

您的這段訪談，展示陳納德將軍不為人知的一面，包括他的感情與性格，為二戰的這段歷史提供更多細節，您是陳納德將軍的外孫女，想必可以多為我們講解這場戰爭中比較人性化的一面。首先請妳告訴我們更多有關於陳納德將軍的事情，我想知道為什麼陳納德將軍會在二戰的時候到中國協助中國人的抗日戰爭？



嘉蘭惠母親Rosemary Simrall（左四）的結婚照片，陳納德將軍身穿軍服站在中間。（嘉蘭惠女士提供）



陳納德的元配Nell Thompson與他們的八名子女（陳納德將軍外孫女嘉蘭惠女士提供）

嘉蘭惠：加入抗日戰爭並不是陳納德將軍一開始來到中國的打算，雖然他知道中國在當時已經陷入危機，但他原本到中國的第一個工作是為中國空軍進行評估，在呈上調查結果時他將得到美金1000元的薪資報酬。當時他告訴我的外婆（陳納德的元配Nell Thompson）^[1]，他會離開三個月。他1937年5月1日離開美國，計劃到中國工作三個月後就回家。他乘船來到中國時已經是5月底了，但我覺得他抵達中國以後，看到日本人對中國

人的暴行，才開始考慮要留下來。

Kunming, China.
Jan. 12, 1942.

Dearest Nell:-

I am going to try to get this to the U.S. by the hand of a friend, Owen Lathimore.

Haven't heard from you since Dec. 1 - letter written about Nov. 10. Wish you would cable me if all are well. Sent you a cable for New Year's but don't know if you received it. Address cable, "Col. E.L.C. - AVG, Kunming, China".

Operations are proceeding very well here. To date we have shot down 45 Jap airplanes and burned 39 on the ground. We've had two pilots killed in combat and one is missing. Think he was forced down in Thailand. Also lost my staff secretary, Juddsop, in Hongkong. Believe I could destroy most of the Jap air force if I had another pursuit group or could get new planes to keep this one up to strength. My old pals in the Chief's office are doing nothing to assist us - in a big way. Imagine you can guess why.

I am terribly worried about Buck. Have an idea he is either on foreign service or on the way there. Try to get word to him from me to take no unnecessary chances. I am afraid he will be shoved into some situation where he won't have a chance by some dumb-bell who never believed in pursuit and never learned anything about it. Sure wish I could get him out here with me. Tell the other kids to keep out as long as they can. This war isn't going to last very long and, if it does, there will be plenty of chances to get in later.

I've received a number of honors since we went into action, mostly cables from prominent people. Among others, I've ^{been} awarded the long sword of a high ranking Chinese officer - the first that has ever been awarded by the Generalissimo. Last week I was the house guest of the Gen. & Madame - an honor accorded to few below the rank of ambassador. Incidentally, Madame opened the jar of figs which you sent her in Feb. 1941. Both she and the General ate some and praised them highly. She said that she has been saving them to celebrate our first air victory and asked me to thank you for them.

I've had a bronchial attack for about two weeks but am much

陳納德1942年寫給元配妻子Nell Thompson的信中提到飛虎隊戰事進行順利，擊落45架日機，但有兩名隊員殉難。（陳納德博物館館長嘉蘭惠女士提供）

陳納德將軍在1937年6月開始為中國空軍進行評估調查，當他即將結束這項調查之際，剛好就碰上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開始。他的調查結果發現，中國空軍的能力，不管是戰機或是受過訓練的飛行員數量都不及蔣介石所期望。當他將調查報告呈交給蔣介石時，蔣介石非常失望，因為他認為中國空軍應該有更多的戰機和飛行員。因此陳納德將軍決定留下來為蔣介石服務，幫他訓練更多飛行員，蔣介石也接受了他的提議。

另一方面，我也認為我的外公當時就有一個預感，那就是日本即將成為美國的威脅。他在他自己的書裡也提到，這是他在中國留下來的另外一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他看到日本在中國的暴行，而第二個理由就是他認為他如果可以在中國先制止日本，日本就不會危害到美國。但後來就如我們所知的，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還是攻擊了美國（珍珠港事件）。因此我覺得他留下來的原因是雙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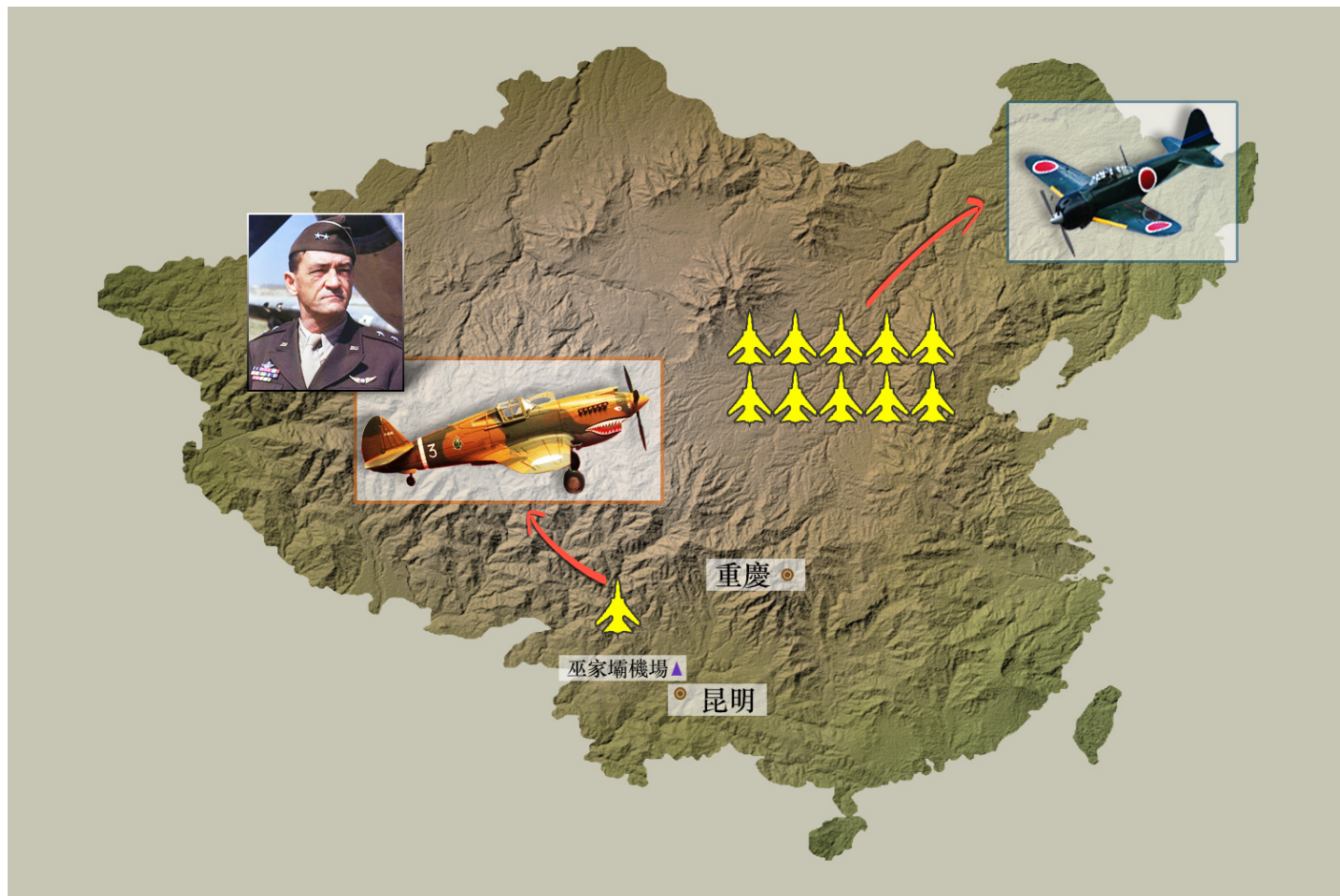
不過這其中還有一點非常有趣，那就是陳納德將軍其實被自己國家的軍隊所排斥，他們（美軍）告訴他，他的想法和策略不夠好；因為他不同意他的上司的意見，他應該回家休息，應該退休。他知道在自己的軍隊裡

已經沒有晉升的機會，因此他也把中國的對日抗戰視為一個可以讓他嘗試利用空軍戰術贏得戰爭的機會。總結來講，他當時決定留在中國的原因很多、也很複雜。

飛虎隊一戰成名

記者： 接下來請妳告訴我們更多有關於陳納德將軍對飛虎隊的貢獻。

嘉蘭惠：好的，當我的外公在1937年到達中國的時候，中國空軍並沒有多少架戰機。而他在1920年代初期被派遣到夏威夷時有了一個主意，就是當自己的軍隊和對方的軍隊處於相對劣勢的情況之下，應該設立預警系統。換句話說，你需要未雨綢繆，在敵軍還沒到達之前就準備反擊。因此他最先開始協助中國建立這種早期預警系統，最後他集結了大約五、六百人的預警網絡，覆蓋整個中國南方，訓練這些人聽音辨位，用聲音辨認出不同的日本戰機，除了聲音之外，也加上用肉眼去分辨這些戰機是從什麼方向飛過來的，距離有多遠，訓練這些人如何將這些重要的情報用打信號的方式傳達到山下，最後這些人會進入預警總部，告訴大家日本的飛機就要來轟炸了。



1941年12月20日，雲南昆明防空系統偵測到入侵日機十架，
陳納德率飛虎隊擊落六架日機，擊傷三架，飛虎隊無一架損失，初戰告捷。

由於當時日軍經常空襲昆明，幾乎把昆明當成了日本飛機的打靶場，跑警報成為當地居民生活的一部分。陳納德將軍就將昆明做為訓練防空預警系統的重點，飛虎隊在1941年12月20日第一次戰勝日本空軍就是在昆明。自從飛虎隊那次在昆明戰勝日本的飛機後，只要飛虎隊還在，日軍都不敢再空襲昆明^[2]。

因此，協助中國建立早期防空預警系統是唯一能夠讓飛虎隊可以在1:20的劣勢下迎戰日本飛機的策略，在當時，一架中國戰機經常要獨力對付20架日本戰機，有的時候是1:10，但是預警系統讓這些中國戰機有了防禦的能力，這個早期預警系統是陳納德將軍與中國人民一起努力的結果。

另外，他也召集了數十萬中國民眾在中國南部修建飛機跑道，好讓中國的戰機能夠在日本的空軍來襲之前起飛。而且當時日軍不停地轟炸這些飛機跑道，所以這些工人不只要修建跑道，每晚還要修復跑道。成千上萬的中國老百姓日以繼夜地替飛虎隊修跑道，我認為所有的人都應該要知道，當時的中國人為了拯救國家願意犧牲個人舒適的生活和所有的一切，這是非常讓人欽佩的，我認為是美國民眾必須要認知到這一點。

記者：妳認為飛虎隊的貢獻是否扭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局，讓美國與中國後來可以打敗日本取得最後勝利？

嘉蘭惠：飛虎隊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飛虎隊的勝利從不同方面影響了整個二戰的局勢。1941年12月7日日本空襲美國珍珠港，原本美國並不想要參戰，所以我們是在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同時面對亞洲戰場與歐洲戰場的挑戰。

美國加入二戰之後，飛虎隊緊接著就在1941年12月20日第一次戰勝日本空軍，飛虎隊的旗開得勝不只為中國人帶來日本人可以被打敗的希望，也讓美國人對於美國可以在戰爭中獲勝的可能性增加許多信心。這是我認為飛虎隊會在美國出名的其中一個原因，因為那時候他們是最先獲得勝利而且是唯一獲得勝利的美國人，而在接下去的幾個月裡，迎戰日本獲勝的也還是飛虎隊。

對當時所有的飛機幾乎都已經被日本人打光、飛行員所剩無幾，完全無力招架的中國空軍來說，飛虎隊在中國上空的獲勝重新燃起了飛行員的生命力和中國人民的希望。中國人民也因此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救助那些被打下來的美國空軍，這樣的患難之交讓當時並肩作戰的美中兩國人民結下生死與共的感情，他們之中許多人的友誼維持一生，成為一輩子的至交。

熱愛飛行 勇於冒險

記者：我之前採訪的一些前飛虎隊隊員都極力稱讚您外公的飛行技術和航空知識，還有他所教導他們的飛行技術和對抗日軍的策略，您是否可以為我們闡述更多陳納德將軍的飛行技術和航空知識？

嘉蘭惠：我的外公於1919年4月9日正式成為飛行員，他非常熱愛飛行，一有機會就會去開飛機。他同時也開始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戰略，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其實並沒有好好地利用空軍。因此他集合了一些飛行員開設了一個叫「三個空中飛人」的特技飛行隊，為觀眾表演。他們最令人驚豔的飛行特技是在飛機之間綁上只有十英尺（約3米）長的繩子後起飛表演筋斗下降後，繩子還連在一起^[3]。



1937年陳納德的飛行表演隊



陳納德與「三個空中飛人」成員



年輕時的陳納德熱愛飛行

但他當時其實是想證明飛機可以在隊形內一起飛行，而這些隊形可以運用在空戰策略上。他所發展的戰術叫Tactical Pursuit，至今他都因為「三個空中飛人」時期發明的飛行術而被美國空軍視為「Tactical Pursuit 之父」。他們認為不能重新發明這些技巧，只能配合技巧開發新的戰機。他發明的這些戰術是永恆的，直到今天他們還在教導飛行員這些戰術。不過他一直到了中國以後才有機會表現他的才華。

記者：這真的是非常有趣的故事。而妳的外公除了有飛行技術的天份之外，還有其他的特質讓他至今都令人懷念。這些我訪問的前飛虎隊隊員告訴我，每回當他們出去執行任務的時候，陳納德將軍都會焦急地等待他們平安歸來。（嘉蘭惠：這當然！）請您也更多地描述陳納德將軍與飛虎隊隊員之間的感情。

陳納德與隊員親如父子

嘉蘭惠：（笑）我覺得那是我外公的天性。你知道嗎？我的外公陳納德將軍對人總是充滿熱情，他熱愛中國人民。他的隊員對他來說非常重要。在他寫給我舅舅（陳納德自己的兒子）的一封信中他提到，這些隊員對他來說，就像他自己的親生兒子一樣。他與每個隊員都很親近。所以他當然會像父親一樣焦急地等待這些隊員執行任務後安全回來，就像任何一位等待自己兒子歸來的父親一樣。那就是他對這些飛行員的感情。



陳納德與飛虎隊員

記者：他的隊員之一陳鴻銓將軍曾對我說：「我不是英雄，但我曾與英雄並肩作戰。」陳鴻銓將軍所說的英雄，指的應該就是陳納德將軍了。

嘉蘭惠：我跟許多當年陳納德將軍麾下的隊員們聊過，我想這是大部分的飛虎隊員對我外公的評價，他跟每個人的關係都很親近。我覺得這個特點對一個領導人來說很少見，因為許多擁有優秀領導特質的人，並不一定被他的隊員們視為好朋友。

記者：另外我個人很好奇的一個問題是，陳納德將軍並不會說中文，對嗎？那他跟中國的飛行員溝通時是否有僱用翻譯員？

嘉蘭惠：當然有。我在2005年到中國訪問的時候，還曾經與他當年的一位翻譯員見過面。妳知道，因為二戰之後爆發了國共內戰，中共把曾經幫過國民黨、與飛虎隊有關的人都抓起來，而這個人因為曾經當過我外公的翻譯員在獄中被關了9年。儘管如此，他仍然對陳納德將軍有著一份特殊的情感，他稱呼陳納德將軍為「我的英雄」、「我的將軍」。他肯定感受到了那份特殊的情誼。

不過因為我的外公在1919年表演特技飛行時，他開的飛機是開放式的座艙，他們也沒有用任何的防護措施，造成他的聽力損傷。加上中文是非常注重音調的語言，所以我覺得他是因為知道他可能無法學會音調而沒有學習中文。1937年他被迫離職的時候，他的上司就是以耳聾為由請他退休的，他的聽力其實很差。

飛虎情誼傳承至今

記者：我之所以會問起這件事，是因為我覺得飛虎隊的隊員們可以跨越文化和語言障礙，與陳納德將軍建立這種跨越種族藩籬的情感，並且締造這麼重要的戰功，甚至有一些專家告訴我，飛虎隊根本就是一個傳奇(legend)，妳認為稱飛虎隊是傳奇的這個說法準確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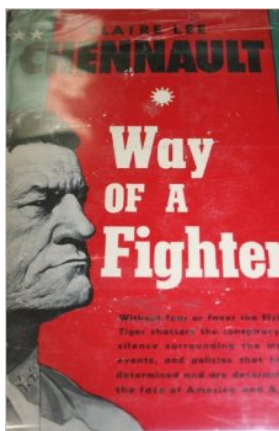
嘉蘭惠：我的確認為飛虎隊是一個傳奇，因為「中美空軍混合聯隊」(Chinese American Composite Wing, CACW)應該是唯一一個由兩個國家的軍隊聯合組成，並一同服役作戰的隊伍。我覺得（陳納德將軍）能夠促成這個聯隊的形成，是一件非常特別、非常不簡單的事情。

在我們的這趟旅程中，妳和我一路上聽到這些曾經在「中美空軍混合聯隊」服役的老兵們對我們所說的故事，美國軍人與中國軍人互相感受到的那份情誼，我覺得這是我們的歷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更是值得我們去瞭解與學習的事情。我外公寫的那本《陳納德與中國》(Way of a Fighter: The Memoirs of Claire Lee

Chennault) 書裡的最後一句話說道：「我最誠摯的希望就是，只要還有需要的那一天，飛虎隊的標誌能夠一直在太平洋的兩岸飄揚，象徵兩個偉大的人民為共同的目標一起攜手前進，不論是在戰時還是太平盛世。



陳納德自傳中文版（陳香梅譯）



陳納德自傳英文版（Way of a Fighter）

我認為這些老兵的故事其實告訴我們，他們在二戰時期結交的感情，改變了美中兩國的歷史，為我們帶來了和平。因此現在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中國人和美國人，都必須從他們當年的故事中去瞭解我們在和平中也可以締結和二戰時一樣的邦誼，建立同樣的合作關係，一起為改變兩國的未來而共同努力，而不是彼此互相對抗，通過合作而非對抗。我們可以作出更多的成就，而抗戰時期的「中美空軍混合聯隊」CACW就是最好的證明。



陳納德外孫女嘉蘭惠（左三）
前飛虎隊員陳鴻銓（右二）
台灣空軍副司令劉守仁中將（左一）
台灣清泉崗空軍基地聯隊長許朝銘少將（右一）

收養中國孤兒 暱稱「小飛虎」

記者：飛虎隊的故事的確是個傳奇，我也希望更多人可以知道、記得他們的故事。另外還有一個讓我想瞭解更多的小故事，就是陳納德將軍在協助中國對日抗戰的時候曾經收養過一個中國小男孩，您對此有所聽聞嗎？

嘉蘭惠：他沒有說過，在他的自傳裡也沒有寫到，但是我聽說過他領養了48個華人戰爭孤兒。具體的細節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他直到戰爭結束前都在照顧這些孩子，不過他離開中國之後，我就不知道這些孤兒後來的歸宿。但我可以告訴妳的是，我的外公非常喜歡小孩子，我覺得這就是為什麼他會子孫滿堂。



傳說中陳納德將軍在戰時收養的中國孤兒
——小老虎喬(Little Tiger Joe)

雖然我的外公和我的外婆生了八個孩子，順帶一提，我的名字Neil，跟我外婆的名字一樣。我外公對他的每個孩子都很公平，給他們每個人同等的關注，讓他們每個都覺得自己是很特別的。我的媽媽是陳納德將軍最小的女兒，她在我外公離家去中國的時候應該是最想念她父親的，當時她才只有9歲。所以外公為了讓我媽媽知道他還是很想念她，常常會寄小禮物回家給她，有時是中國的錢幣，有時是玉項鍊，她生日的時候收到外公從中國給她寄去的一枚戒指，有一次還寄錢回家幫她買鋼琴。就算他身在戰火中，他還是想要讓他的孩子知道他愛他們。我覺得他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我想正是因為他對自己孩子們的這份愛，讓他在戰時想到要領養這些中國的孤兒，當時這些中國的孤兒真是不計其數，他看到這些因為沒有父母而受苦的小孩而感到心碎。

記者：那這些他收養的孤兒們是飛行員的孩子嗎？

嘉蘭惠：應該是任何孤兒他都收留。當時有許多人都在收養這些孤兒，我印象中還有一些管理孤兒院的修女和宗教團體，所以我外公當時就決定要協助他們。

中國百姓感念陳納德

記者：我在一本書裡也讀過，陳納德將軍在1945年離開中國時，許多中國的軍人在和他道別的時候都在流淚。其中一位是薛岳將軍。薛岳將軍當時是負責第九戰區的司令長官，當時陳納德將軍違反了蔣介石的意願，讓飛虎隊空投物資給薛岳將軍的部隊。因此薛岳將軍對陳納德將軍特別感激，並且在陳納德將軍準備離開中國之前與他道別時流下了眼淚。我看到這裡深深感動，因為陳納德將軍那時其實想的很簡單，他就是要救人。（嘉蘭惠：對，他就是這樣。）就算是違反了他上司的意願，他還是要去解救薛岳將軍的部隊，因此陳納德將軍被許多中國人永遠懷念，不只是中國的軍隊，而且還有中國人民。

嘉蘭惠：我覺得這是我外公個性上最有趣的一點，他從來不理會他的上司（笑），他經常不聽從上面給他的指令，這也就是為什麼美軍內部有人扯他後腿，因為他堅信自己的想法，他相信人道比規則更為重要，而他的這種想法影響了他與史迪威將軍之間的關係。史迪威將軍是一名堅守規則的軍人，認為所有的事情都必須循規蹈矩。而我的外公則會考慮到人性。這兩種完全不同的個性造成他們之間的許多衝突，因為很多事情不

能只死板的遵守規則，因為同時也要考慮到人。

另外妳說的沒錯，我外公離開重慶的時候，那場面可以說是人山人海，來與他送別的人擠滿了街道，連司機都沒辦法開車，他的座車是由這些來道別的人推著走的。

記者：中國的老百姓非常愛戴陳納德將軍。

嘉蘭惠：對，他們真的很愛戴他。我自己也是直到來了中國以後才明白這一點。我第一次訪問中國是在2002年。我之前看過關於陳納德將軍的書，我知道中國人怎麼看待他。但我認為除非你真的實地去到中國的土地上，跟當時經歷過抗戰的中國老百姓對話，在美國的任何一個人都不會瞭解當時真正的情況原來是這樣，不會瞭解中國人是多麼重視他們的歷史和他們的英雄。

我在2013年受邀到昆明出席一場有關飛虎隊展覽的開幕式，主辦當局讓我帶一位家人，所以我就帶了我15歲的孫子跟我一起去。當我們的飛機降落在昆明的時候，他們開車直接到飛機跑道上來接我們。我那時候看了我孫子一眼，我問他：「你可以相信他們為我們所做的一切嗎？」我孫子回答說：「你有說過他們會對我們很好。」而我告訴他：「我們並沒有做過任何值得他們如此對待我們的事情，他們會這樣做是因為中國人珍惜他們的歷史和他們的英雄，他們是在對你的曾外公表示尊敬才對我們這樣好的。」

傳承飛虎精神 致力美中友好

我每次訪問中國和台灣的時候，總是感到受寵若驚，每次訪問都讓我更瞭解中國，也更喜愛中國人民，在台灣受到中華民國政府的善待也讓我非常感動。連那些不是飛虎隊員，從沒有見過我外公的人，也都對這段歷史有所瞭解，知道陳納德將軍對中國的貢獻，我非常珍惜這一點。

記者：我覺得妳在某種程度上可能也遺傳了陳納德將軍的個性，妳也對人很熱情、愛好和平，並且對中國、對中國人很有好感。

嘉蘭惠：我想妳說的對。美國和中國現在分別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強國，我覺得如果中國和美國可以互相理解兩國之間的差異，學會合作，就可以為世界帶來和平。沒有人有膽量對抗聯合的中國和美國。不過我們需要從最基本的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方式來達成這個目標。這也是我在努力做的事情。

我想要讓大家都明白，在我們所處的現今世界，美國人需要更加瞭解中國人。我的夢想是在我的家鄉成立一個陳納德研究所，促進美中兩國教育、文化和商業交流，讓中國人和美國人共同學習，讓我外公的事蹟可以流芳百世，以紀念他對美中兩國人民的熱愛。我希望這是一個由中國人和美國人共同建立的設施，我認為陳納德研究所會是一個促進美中兩國更深入地瞭解彼此的一個很好的平台。



嘉蘭惠女士與陳納德將軍的蠟像合影（陳納德航空軍事博物館館長嘉蘭惠女士提供）

記者：你認為回顧二戰、飛虎隊與美中合作的這段歷史對解決現今的美中爭端有幫助嗎？

嘉蘭惠：我覺得在一定程度上是會的，但是政治家常有不一樣的想法。身為平民，有人問過我，「美國夢」和「中國夢」之間有什麼不同？可是我覺得這兩者之間並沒有不同。我覺得美國人和中國人，還有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想要一個安全的環境讓孩子們成長，讓我們的孩子健康快樂的成長，這是人的基本需要，也是我們共同有的夢想。

不過有時候政治家不一定是從人民最基本的需要去思考，他們有更大的問題要解決。尤其是中國13億人口中有那麼多不同的人，一個好的政治家要為自己國家的問題找到最好的解決方法。但我認為如果可以讓兩國人民更多地交流，加深理解，就可以搭起美中雙方之間的橋樑。

陳納德與蔣介石夫婦

記者：我們之前談起陳納德將軍與中國人之間的友情，還有他與飛虎隊員之間的生死與共的感情。現在我們來談談他和蔣介石還有宋美齡之間的關係，我知道宋美齡稱他為「永遠的上校」。

嘉蘭惠：沒錯。事實上，當年授予我外公上校官階的人正是蔣宋美齡。我外公當時離開美國軍隊來到中國的

時候只是一名上尉，但蔣夫人說這樣不行，他必須晉升為上校。我外公與蔣夫人第一次見面就建立了特殊的聯繫。在我外公的自傳中，他回憶當時初次見到蔣宋美齡的情景，他剛開始還以為蔣夫人是一名侍者，因為她就只是站在那裡，非常地美麗，後來我外公發現她說得一口流利的英文時，他非常驚訝，他還以為蔣夫人是翻譯員，所以當我外公知道宋美齡是蔣介石的夫人時，他大吃一驚。我想他們兩人初次見面之時就立刻建立起了非常特別的感情。

記者：陳納德將軍還在他當天的日記中寫下：蔣宋美齡將是他「永遠的公主」。那麼陳納德將軍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又如何？他們有沒有成為好朋友，還是只是上司下屬的關係？

嘉蘭惠：我不認為他們只是上司和下屬的關係，雖然蔣介石的確是他的上司，尤其在他還是中國軍隊的一部分時。不過他們也非常尊重對方。我覺得蔣介石應該很驚訝，這個美國人來這裡做調查，竟然膽大包天地跟他說中國沒有足夠的空軍能力。如果你考慮到中國人的個性，我外公當時真的是很勇敢地、直截了當地告訴蔣介石，中國的空軍根本無法正常運作。

後來陳納德將軍創立航空學校^[4]，並協助中國訓練飛行員，蔣介石開始尊重他。不過這也為二戰後期的一些問題埋下了伏筆，因為史迪威將軍和蔣介石不合，而我外公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導致了史迪威將軍和我外公之間也產生摩擦。

陳納德與史迪威

記者：除了這層關係的影響之外，我認為史迪威將軍和陳納德將軍對戰爭的看法也完全相反，您之前說過史迪威將軍是非常循規蹈矩的人，他也是一個堅信陸軍能力至上的人，但你的外公則相信空軍的能力是打贏這場戰爭的關鍵。他不只是有飛行技術，他也曾經跟美軍和蔣介石說：「只要給我100架或150架飛機，我就可以贏得這場戰爭。」不過史迪威將軍不相信他的這種說法。妳覺得妳的外公和史迪威將軍之間的差異，是因為性格還是因為對二戰的想法不同？或者是兩者都有？

嘉蘭惠：我覺得這兩者都有，但他們其實都是根據自己所受到的訓練去思考這場戰爭。史迪威將軍是非常強悍的陸軍將軍；但我外公在1942年的怒江保衛戰^[5]當中起了很大的貢獻，證明他的戰略是對的。

當時日軍正試圖在怒江上搭橋，如果他們成功的話就可以順利進入昆明。這是在1942年5月的時候。當時想要進入中國的這支日軍長達20英里（約32公里），蔣介石和陳納德將軍在考慮如何阻止日軍渡過怒江的時候作了很艱難的決定，最後還是派空軍去阻止日本的士兵。他們當時沒有辦法以陸軍去阻止日軍，只能運用空軍。

後來飛虎隊成功阻止日軍渡過怒江進入中國南部，戰爭才能繼續打下去。許多人認為如果當時日軍成功進入中國的大後方，中日戰爭可能在當時就結束了。

陳納德在軍中遭人嫉妒

記者：你認為史迪威將軍是否嫉妒陳納德將軍，他們之間的關係也造成陳納德將軍在日軍1945年投降之前被召回美國？

嘉蘭惠：我覺得我的外公被許多軍人嫉妒。他來自鄉村，他並沒有到軍校學習，而是去了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因此其他的軍人不認為他在軍隊裡可以取得成功，那些上過軍校的軍人都覺得他們更聰明，他們的主意更好，而我外公沒有念過軍校，不應該懂得他所懂的事情，也不應該取得這樣的成功。他們那些人總覺得比我外公要高一級，所以當他們眼中不應該懂得戰略、也不應該比他們聰明的陳納德取得了這樣了不起的勝利的時候，美軍裡面有許多人都非常嫉妒他。

未能參與受降 被迫告老還鄉

記者：陳納德將軍對自己在日本投降之前就得離開中國，而沒有辦法參與受降典禮有什麼感受？

嘉蘭惠：這件事讓他的心都碎了。他比美軍之中的任何人都要更早投入這場抗日戰爭，他從1937年就開始在

對抗日軍。他在日本投降之前的幾天被迫告老還鄉，讓他悲痛至極。他垂頭喪氣地回到他在美國的家，我想這是後來他決定要重新回到中國其中的一個原因。

記者：他在日軍投降一年之後回到中國。

戰後開設民航公司

嘉蘭惠：對，他1946年回到中國，開設一家叫「民航空運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 Inc., CAT）^[6]的航空公司。

記者：陳納德將軍不只在對日戰爭中作出貢獻，也對整個中國空軍有著長遠的影響。

嘉蘭惠：是的。所以我這次來到台灣和這些現役的空軍飛行員對話時，知道他們直到現在還在運用我外公當年教導中國空軍的技術，讓我非常感動。在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的慶典中，我也看到台灣的F-16戰機上畫著當年飛虎機上的鯊魚嘴圖案，這個圖案二戰時曾在中國的天空飛颺，顯示他們至今仍感念飛虎隊的貢獻，這對我們意義非常重大。

記者：而且台灣還有很多陳納德將軍的雕像。你有參觀過嗎？

嘉蘭惠：有，我上次參觀花蓮空軍基地時有看過。

兒時回憶

記者：跟我們也談談妳和外公相處的時光？他去世的時候你才八歲對嗎？

嘉蘭惠：是的，我當時才八歲。

記者：那妳對妳的外公有著什麼樣的回憶？

嘉蘭惠：我記得我都叫他陳納德爺爺(Granddaddy Chennault)。當然每個人都有兩位祖父，我的兩個祖父都住在路易斯安那州，但我家並不住在那裡。所以我記得小時候，每次只要學校一放假或是逢年過節的時候，我們就會去那裡拜訪兩位祖父。我的另外一個祖父是那種會和小孩劃清界限的人，我們到他家拜訪的時候，他就會叫小孩們到外面去玩，讓他跟大人們聊天，所以我們和他並沒有那麼親密。

不過我的陳納德爺爺則是完全相反。我都不太記得他有跟大人們相處，反而總是喜歡帶著我們這些小孩子去參觀他收藏勳獎章的房間。我記得他會讓我坐在他的大腿上，他會問我一些關於我生活的問題，比如我的愛好，我喜歡的動物，讓我覺得他真的在關心我。我還記得他會把我帶到花園裡去，教我分辨不同的蔬果，告訴我這些蔬果熟了沒有。所以我對他的記憶就是一個愛聽我說故事的友善的外公。

記者：妳覺得妳的性格跟您外公是否有相似之處？有沒有人說過妳很像他？

嘉蘭惠：有，有人說我跟他長得很像。不過這一點很好笑，因為他的外號是「老牛皮臉」，我知道人們說我長得像陳納德爺爺是在稱讚我，不過我外公因為長年飛行和抽菸的緣故，臉上皺紋很多，他的臉看起來歷盡滄桑。不過我知道人們那麼說是在稱讚，而且我媽媽也長得很像我外公，我也發覺到我越來越像我媽媽，所以我可以明白為什麼人們會認為我長得像外公。我希望我可以擁有與我外公相同的聰明才智，但是我的個性固執，當別人告訴我某些事情沒有辦法成功的時候，我就會想要證明我可以做到的那種性格，這應該也是遺傳自我的陳納德爺爺。

而就像我剛才提到的，我的夢想就是追尋我外公當年的腳步，讓美中兩國的人民能夠更好地理解對方。我的外公非常愛這兩個國家，他愛中國和中國人民，也愛他的祖國美國，他為兩個國家服務、並且付出他的心血。他的故事是美中兩國共同擁有並且應該流芳百世的寶貴遺產。

走訪兩岸

有個記者曾經問我，我在訪問中國那麼多次之後，怎麼還要到台灣去？我告訴他，我很高興有人問我這個問題，因為我不認為我去這兩個國家需要作出什麼合理的解釋。我的外公在1937年到達中國的時候，日本正在轟炸國民黨，也在轟炸共產黨，最後甚至對美國發動攻擊。如果當時美國人、中國人、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沒有一起合作抗日，日軍很可能輕易獲勝，我們今天的處境就會很不一樣。所以我們必須記得這三方合作起來曾經改變了世界。那我們現在為何不能和平共處，讓世界變得更美好呢？

記者：您應該瞭解目前的兩岸關係以及北京政府試圖將抗日戰爭的勝利歸功於共產黨？

嘉蘭惠：我知道。

記者：您認為這正確嗎？

嘉蘭惠：我認為這樣做當然不正確，但我身為陳納德紀念館館長，我也要考慮到全部的歷史事實。我們博物館裡收藏很多歷史書籍，如果妳去看這些書，妳會發現，也有許多共產黨員協助對日抗戰。我曾經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見過面，她的父親就曾經在抗戰的時候救過飛虎隊隊員。他父親的部下將一位受傷的美國飛行員帶到安全的地方。我聽過非常多這樣的故事，我們的博物館中也有相關的史料，因此我們也不能說共產黨在二戰中完全沒有貢獻，雖然當時是由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擔任抗戰主力，不過抗日戰爭是大家同心協力才有辦法打敗日本。所以我不確定由單方面來邀功是合理的。

記者：不過北京政府其實是直到最近才開始承認飛虎隊的歷史，因為直到十年前他們都不承認飛虎隊的歷史，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他們稱飛虎隊為「飛賊」，把協助國民黨抗的飛虎隊視為敵人。

嘉蘭惠：你知道嗎？這件事對我來說非常有趣，也是我很欣賞中華文化的地方。當時是毛澤東政府掩蓋這部分的歷史，但現在的中共領導比較聰明了，也對美中共同的歷史比較重視，也讓兩國之間的關係有所進步。而且中國現在是崛起的大國，所以我們兩國之間必須有好的關係，與台灣之間的關係也必須維持。但是最有趣的是，雖然過去中共政府不允許這段歷史在國內流傳，但是中國的老百姓還是記得，他們將飛虎隊的故事代代相傳，一直珍惜與美國人的這段關係。我在中國大陸遇見過很多知道陳納德將軍與飛虎隊故事和貢獻的年輕人，他們不分共產黨、國民黨，只是認為這是陳納德將軍來解救中國。

台灣之行

記者：談談妳這次台灣之行的感想，您在這裡參加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的活動有什麼感受？

嘉蘭惠：我真的很感動，也很感謝馬英九總統在致詞的時候特別提到了飛虎隊和我的出席，因為這樣也等於是肯定了我外公當年的貢獻，這真的讓我感到受寵若驚。我那時就坐在貴賓台上想著，如果我的陳納德爺爺也可以來到現場跟我一起看著這個場面，看到台灣現在為了紀念飛虎隊所舉辦的活動還有台灣現在的空軍能力，他肯定會感到非常地驕傲。因為他當年是那麼努力地協助對日抗戰，台灣才能有今天的安全與繁榮，這是他當年的奮鬥與犧牲所換取的，他的奮鬥與犧牲也為美中兩國帶來和平與自由。別忘了，如果我們在二戰打敗，那麼我們今天應該都是日本人了，不會擁有我們現在所擁有的，台灣也不會有今天壯盛的軍容。那天的閱兵典禮真的很壯觀，我當時覺得陳納德爺爺的靈魂就在現場陪在我身邊。

記者：也請妳分享這五天來與飛虎老兵們相處的感想？他們曾經是妳外公的學生，有一些人是妳的老朋友了，但這次應該也結識了一些新的朋友？

嘉蘭惠：我當然很愛聽他們跟我說那些我外公的故事，但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空軍基地的台灣年輕人，這些年輕的飛行員都來與這些老飛行員見面，真的證明了台灣是多麼重視和珍惜飛虎隊和陳納德將軍的貢獻。現在這些年輕的軍人應該知道他們的國家會銘記為國服務的人，所以他們應該也知道他們的國家將來也會記得他們。我最喜歡的一句名言就是「不知道過去的人，就不會有未來」，所以台灣也因為懂得珍惜歷史而擁有明亮的未來。

記者：下一個問題有點哀傷，您有沒參加過飛虎隊2005年至2007年的聚會？

嘉蘭惠：我只參加過一次。

記者：我看到2005年至2007年的照片中，還有那麼多老飛虎出席，油畫上的簽名還有那麼多，不過近年來越來越少人有能力出席了，讓我覺得很遺憾。

嘉蘭惠：不過你看看李其深先生和賈維特先生，賈維特先生已經94歲了，他們的年紀越來越大了，也沒有力氣再把自己當年的故事說給別人聽，但是他們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段令人感動的故事，所以為了讓他們的故事可以繼續流傳下去，我們必須替他們發聲。我們必須繼續提醒人們他們所做的犧牲，提醒我們的孩子關於這一個星期來與我們見面的老兵的故事，他們都犧牲了很多。我自己的父親也是軍人，在二戰中為美國軍隊服務，他也是一名戰爭英雄。他的飛機被日軍在日本的山里打下來了，不過當時被友善的日本人解救了。這些人都是英雄，所以我們必須繼續為他們發聲，因為一部分的人已經失去這個能力。

記者：這些飛虎老兵都已經95、96歲了，有一位人住香港這次因健康因素不能到台灣的飛虎老兵說：「政府都已經忘了我，直到要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才突然想起我們。」

嘉蘭惠：這真的非常悲哀。所以我們必須一直確保我們有為他們發聲的管道，所以我非常感激妳在拍的這部紀錄片，因為就算我們坐在這裡說了老半天，如果沒有你的紀錄片，別人也沒有機會知道這段歷史。所以你的工作非常重要。

戰爭結束70年 美中關係新起點

記者：總結來說，您是否認為中國是被遺忘的盟友，飛虎老兵們是被遺忘的英雄，那我們應該怎麼讓更多人知道他們當年的犧牲和貢獻呢？

嘉蘭惠：我覺得唯一的方法就是做我們兩個現在正在做的事。妳的這部紀錄片可以讓很多人觀看，讓他們有機會瞭解這段歷史。但是我們不能把這些事情只當作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應該把這些事情視為美中關係的一個新起點。這才是最重要的，這才是我們要傳達給全世界的訊息，美中兩國必須利用我們過去曾經共同擁有的歷史建立新的合作關係。我希望幾年之後，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可以把這70週年紀念視為美中關係的新起點。

記者：這是不是基於你身為陳納德將軍外孫女的一份使命感，或許是妳的陳納德爺爺在天上會希望妳替他完成的事？

嘉蘭惠：我覺得這是陳納德爺爺希望我做的事，即便是去到一個不知名的小地方，能夠多傳誦一點他當年的故事，對我來說，都是值得的，因為我真的非常努力地想要把這些訊息傳達給更多人。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但我很珍惜有這些機會可以發出更大的聲音，我覺得這是出於一種使命感，而我如果能夠發揮一點點的影響力，那我的努力就值得了。

記者：李其深先生也問我為什麼想要做拍這部紀錄片，這並不是每日新聞所追逐的焦點，但這卻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因為我的父親也是一位老兵，所以我想要拍攝這部紀錄片，讓更多人可以知道他們在二戰中的貢獻。

嘉蘭惠：就像我之前說的，這個任務需要有年輕人來勝任，就像妳是妳父親發聲的管道，妳現在正在做的事情也是在延續他的聲音，希望妳能夠用妳的紀錄片為美中兩國人民帶來更好的關係。我覺得我們其實不必太糾結在國民黨或是共產黨究竟是誰打贏了抗戰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記得過去美中兩國人民曾經一同努力改變歷史，我們才能夠為未來也帶來改變。年輕人是未來的政治家，所以如果我們教導年輕人這段歷史，他們才可以帶著這個認知去創造更好的美中關係。不過前提就是，我們必須讓這段故事繼續地流傳下去。

（第六章完）

1. 陳納德到中國之前與元配夫人Nell Thompson育有六子二女。嘉蘭惠的英文名字Nell Calloway就是為了紀念外婆Nell Thompson而取。嘉蘭惠的母親蘿絲瑪麗Rosemary Simrall曾在2002年追尋父親的足跡，帶著女兒嘉蘭惠訪問中國，讓她對中國的印象改觀。蘿絲瑪麗當時對接待她的中國官員說，陳納德和陳香梅的結合一度讓她和哥哥姊姊們認為，是中國人搶走了他們的父親，但現在她到了中國的土地上，終於對中國改觀，也對當時的父親更加理解。而2002年跟著母親訪問中國的嘉蘭惠也說：「以前我們總是抱怨外公為了另一個國家，不要自己的家，現在看來，外公當時的確應該幫助中國人，中國人值得幫助，外公做得對。」嘉蘭惠的母親蘿絲瑪麗當時表示：「訪問中國讓我改變對中國的印象，希望後人能夠記得，

在中國和世界的歷史上曾經有一個陳納德，為了世界的和平不懈努力過。」摘自《成都晚報》2002年報導。蘿絲瑪麗女士在2013年去世，她生前創辦的陳納德航空軍事博物館(Chennault Aviation & Military Museum)，目前由嘉蘭惠女士擔任館長。 ←

2.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陳納德率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中名為「亞當和夏娃」的第一中隊和名為「熊貓」的第二中隊駐軍昆明。1941年12月20日上午，巫家壩機場地下室指揮部，空情傳來：「日軍10架轟炸機，于9時30分越過中越邊境，往昆明飛來。」陳納德命令24架P-40B型戰鬥機升空分頭迎敵。美國志願航空隊大勝日軍，創下飛虎隊首勝紀錄。 ←
3. 1935年陳納德與威廉·麥克唐納和約翰·威廉森師徒三人組成「空中飛人」特技表演隊(P-12E) ←
4. 1938年8月，根據宋美齡的要求，陳納德在昆明市郊組建了一所航空學校，並以美軍標準盡快訓練出一支全新的國軍空軍，一批優秀的美國空軍預備役軍官被招募到航校擔任教官。 ←
5. 怒江保衛戰：怒江流經西藏自治區、雲南省與中緬邊界，長2,013公里。1942年陳納德的飛虎隊以空中遊擊戰術打擊日軍，阻止日軍跨過怒江，保衛了中國的大後方。 ←
6. 民航空運公司：1946年由陳納德將軍和商人魏豪爾合資成立，第一家以台灣為基地的民用航空業者，1975年結束營業。 ←

第七章 朱安琪：永遠的空軍上尉



“17歲那年回國從軍前，我在舊金山金銀島的碼頭上和家人道別。我父親是非常愛國的一個人，我當然懂得他的心理，我當時回去中國參戰是沒有想過會活著回來的。媽媽當然是很傷心，但我走那天，家裡頭都不說話，我知道我走了，他們心裡肯定很難過，但當時我只想著救國要緊。我想，犧牲了我們這一輩，希望以後就沒有戰爭，能夠和平，下一輩可以好好唸書、做事，不要再打仗了！”

—— 朱安琪

前言：2015年7月6日，就在飛虎老兵的台灣之行即將進入尾聲之際，作者受邀前往台北空軍司令部聆聽空軍前輩朱安琪先生對年輕軍官發表的學術演講，深受感動。空軍司令沈一鳴並在演講結束後親自頒發抗戰勝利紀念章和一件飛虎夾克給朱安琪先生。朱安琪是位真性情的老先生，他在7月4日湖口閱兵典禮上得知有一位曾經打過衡陽保衛戰、當時負責守衛機場的陸軍老兵也在現場，堅持一定要過去找這位歐重遙先生，他對歐重遙說，「當時你在地上打，我在天上打。」兩位老兵微笑握手的畫面，至今仍在腦海。以下是王立楨教授當天在空軍司令部介紹朱安琪生平的演講全文，以及演講結束後作者在台北圓山飯店為製作美國之音紀錄片《穿越1945》與朱安琪先生所進行的訪問。



空軍司令沈一鳴頒發抗戰勝利紀念章給朱安琪

王立楨：今天很高興跟大家介紹一位住在美國的華僑，一位非常愛國的華僑，嚴格來說，他現在還具有中華民國空軍上尉軍官的資格。這是因為當時法令的不足，所以讓他現在成為空軍中級別最高、年齡最大的上尉軍官——朱安琪先生。

不顧取消美籍禁令 毅然返國參戰

1996年在舊金山保釣大遊行的行列裡，有一位高齡73歲的老先生，也隨著大夥兒高舉著中華民國國旗，高呼著反日保釣的口號。這是他第二次為了反抗日本軍國主義而走上唐人街的街頭。上一次是一甲子以前七七事變的時候，那時他還只是個美國初中學生，為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但聽家人稱為祖國的地方，他隨著中華學校的同學們站在唐人街的街頭向大家募捐，替祖國籌募戰爭經費。幾年之後，在年紀剛到可以參軍的時候，他又在家人的贊助下回到那陌生的土地，加入空軍，直接為祖國效力沙場。

他就是如今「僑美中華民國空軍同學會」的會長朱安琪先生。在談起當年回國從軍的那段故事時，兩鬢已經花白的他，眼睛再度的散發出興奮的眼神，因為他一直認為對日作戰的那段時間是他此生最值得回憶的一段日子。

美國憲法禁止公民私自參加外國軍隊，違者將被取消美國國籍。朱安琪當時回國參加中國空軍時，對這個禁令並沒有多加理會，雖然生在美國，但是他使終明白自己是中國人，為了自己國家的存亡，犧牲美國公民權，他認為實在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前美國總統柯林頓接見朱安琪

當時的美國華人社會和現在的情形大不相同，決大多數華僑都懷著客居的心態，把太平洋彼岸的中國當成自己惟一的祖國，所以下一代的教育也以中文為主，許多老師都是專程由國內請來的，朱安琪先生的父親朱忠存先生就是在民國六年，剛由北京大學畢業的時候，應舊金山北邊的Hanford中華學校邀請，由國內前來擔任校長。

14歲跟父親學飛 嚮往翱翔天際

1932年朱忠存先生加入「中華航空學校」第一期開始學習飛行，那所航空學校是舊金山華僑們為了回應中山先生所提倡的「航空救國」的理念而設，校址就在如今的舊金山國際機場。當時只有九歲的朱安琪隨著父親，開始對飛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曾站在跑道邊的草地上，仰頭看著藍天中飛行訓練中的機群在金山灣上翱翔，幻想著有一天也能和父親一樣的駕機翱翔長空。

當時中國空軍正在萌芽階段，亟需飛行人才。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中國開始全面對日抗戰，「中華航空學校」在培訓飛行人才的同時也開始訓練飛機維護人員。1938年「中華航空學校」第3期開始招生，年僅16歲的朱安琪在父親的鼓勵下也加入訓練行列。



年輕時的朱安琪

1939年4月底，朱安琪和其他29位同學一起完成了飛行訓練，畢業後全體同學馬上由舊金山搭船回國參加抗戰，朱安琪因為高中還差幾個多月才能畢業，所以暫時留在美國等高中畢業之後再隻身返回中國。

華僑湊錢買機票 舊金山碼頭告別雙親

當時在美國的華僑全力支援政府長期抗戰，舊金山僑界知道朱安琪因學校課業而無法和同學一同回國時，湊錢替他買了一張泛美航空公司的機票，他可以趕到香港和同學集合後再一道去昆明向空軍官校報到，當年由舊金山搭乘泛美航空的「中國飛剪號(China Clipper)」前往香港的單程機票是1千多美金，折合成目前的金額超過2萬美金。

1939年6月中，朱安琪在舊金山金銀島(Treasure Island)泛美航空公司的碼頭上登機，和雙親道別，獨自一人踏上了返國的旅程。飛機經過夏威夷、威克島、關島及馬尼拉之後，於六月下旬抵達香港。朱安琪和同學們在香港會合之後，立即又開始了前往昆明的旅程。那時因為廣東省已被日軍佔領，無法由陸路直接前往，所以只得由海路先到越南海防，然後再搭火車經河內前往昆明。

我們的身體、飛機當與敵人同歸於盡！

1939年7月底，朱安琪等30位由美國回國從軍的准飛行員們來到中國的空軍搖籃，校園內精神堡壘上的幾個字：「我們的身體飛機與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給了他很大的震撼。



朱安琪在昆明空軍官校校園內精神堡壘前照相留念

空軍官校對這群千里跋涉返國從軍的華僑們非常重視，特別將他們交給當時在官校由陳納德為首的外籍顧問們做資格鑒定，沒想到在飛行之前的體格檢查這一關，就有三分之一的同學因為不符合中國空軍所訂下的空勤標準而被淘汰，結果他們被編入地勤修護部隊為國效勞，其餘包括朱安琪在內的16人被編入官校第11期開始高級飛行訓練，還有四人因技術尚未達到標準，因此被編入第12期繼續受初級訓練。

回憶受訓甘苦 首出任務激動落淚

在開始飛行訓練之前，官校發現了一個以前沒有想到的問題，這群華僑生雖然從小就開始受中文教育，但是他們所說的卻都是廣東話，國語是一句都聽不懂。所以在編組的時候還著實費了點心思，讓每一個華僑學生的組裡最少要有一人會說流利廣東話或英語，這樣才能幫他們瞭解教官的講解。

朱安琪先生在提到這件事的時候，還想起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當時和他同一組的其他三人是曾天培、李國

安，還有同樣是從美國回國的黃文彬，因為曾天培會說流利的廣東話，所以就被校方安排成朱、黃兩人的翻譯。因為當時的教練機中沒有前後座通話的裝備，所以每次飛行下來之後，教官才有機會將飛行中學生所犯的過錯一一告誡學生，結果那時每人每天飛一次就得挨一次訓，擔任翻譯的曾天培每天卻得挨三次訓。

在官校受訓的時候，日機還不時地前來轟炸，因此當時官校的教官們除了訓練飛行的任務之外，還得在空襲的時候駕機升空與日機作戰。朱安琪那組的教官譚漢男就在一次空戰中遭日機擊中而迫降負傷，親眼看見教官被三架日本零式機追擊時的悲慘景象，使朱安琪對日本軍閥產生了一層恨意，他發誓這些血債一定要用日本軍人的血來償還。

經過一年多的訓練之後，朱安琪終於在1941年2月10日于空軍官校畢業，正式成為一位中華民國的空軍軍官。原本以為任官之後馬上就可以參加對日作戰的朱安琪，卻因為抗戰初期飛機耗損太快，部隊裡已經沒有飛機可以讓這群新的飛行員大顯身手，所以11期的畢業生就在成都見習了半年之後，被派到新疆的伊寧教導隊去接收蘇俄的I-16型戰鬥機。



朱安琪空軍軍官學校畢業證書

1942年秋天，朱安琪完成了在伊寧教導隊的訓練，被派到位於蘭州的五大隊29中隊，開始正式對日作戰。在

第一次駕駛俄制的I-16型戰鬥機，對著日軍的地面部隊掃射時，他激動的幾乎流淚，因為他似乎看見了那群在舊金山唐人街的餐館中，窮年累月在廚房中工作的華僑們，將辛苦掙來的工錢毫不吝惜地捐出給他購買昂貴機票歸國從軍的情景。他們並不需要任何回報，他們只希望中國能站起來，不再被人欺侮。如今他駕駛著戰機將入侵的日寇射殺在戰場上，雖然戰果不足以影響整個戰局，但是他卻覺得已經替那些萬里之外的華僑們出了第一口氣。

當時太平洋戰爭已經爆發，日本空軍大都集結在太平洋諸島與美軍作戰，在中國戰場上的日機較前幾年少了許多，朱安琪在那段期間多半是執行對地攻擊日軍或掩護國軍的任務。也就是在那個時候，美國對中國空軍的援助開始以倍數成長，一批一批的新飛機由印度經駝峰飛抵昆明。隨著新式飛機的來到，空軍也由各部隊中甄選出一批優秀的飛行人員，將他們編入位於重慶白市驛的四大隊，讓他們來接收這批P-40新飛機，朱安琪就是在這個時候被調到四大隊23中隊。

日本的飛機雖然不再像以前那樣在中國領空肆虐，但地面的戰事並沒有稍微緩和。朱安琪在僅僅熟飛了P-40三個小時之後，就開始駕駛機執行支援中原會戰的任務。他記得那時他隨著領隊在天剛亮的時候由西安起飛，飛往洛陽支援我方的地面軍隊，為了能多帶一些彈藥，他們都只加夠往返的油量就起飛，攻擊完畢回到西安，掛彈加油之後馬上再度踏上征途。很多次他的飛機在超低空對日軍坦克攻擊時，被敵人地面炮火擊中，但是他都能很小心地將飛機飛回基地。

戰場情場皆得意 勝利前夕結良緣



朱安琪結婚照

雖然戰事非常繁忙，但是年輕的飛行員們也會找機會放鬆一下。就在一次放假回重慶的機會裡，朱安琪認識了在中國農民銀行任職的蔣有賢小姐，他當即為她美麗的容貌及善解人意的個性所傾倒，在隊友的鼓勵下，朱安琪對她展開了猛烈的追求，那段期間，隊上也隨著空軍傳統的團隊精神給他最大的支援，在不影響任務的情形下，儘量給他方便，讓他一有空就往重慶跑。

1945年年初，四大隊繼P-40之後又換裝了當時最先進的P-51野馬式戰鬥機。換裝後沒多久朱安琪就被派到遠至南京的任務，那是自1937年底南京失守後四大隊第一次回首都的任務，所以被派參與任務的每一個人都是非常興奮的全力以赴。在那往返七個多小時的任務裡，野馬式飛機以2萬5千尺的優勢高度，由湖北恩施直奔南京，沿途的日軍即使有心攔截也無法飛到那個高度。等抵達目標區後，這30多架野馬再以雷霆萬鈞的氣勢由高空俯衝而下，將停在明故宮機場及大教場兩個機場上的日機掃蕩一空。

那一年朱安琪不但在戰場上連連告捷，情場上也大有斬獲。經過一年多的交往，他終於贏得了蔣有賢的芳心，兩人於1945年4月24日在重慶喜結連理。婚後不到幾個月，日本就在兩顆原子彈的壓力下向盟軍無條件投降，那時的朱安琪真是滿面春風，回鄉報國的初衷已經達成，也完成了終身大事，接下來就是為祖國的重建而努力了。

戰後移防北京 竟是厄運的開始

日本投降之後，朱安琪還一直隨著23中隊在四川待了幾個月，到11月中旬才接到命令調防北京。由重慶經西安飛北京這一趟航程，本來應該是非常輕鬆，但沒想到這卻是一連串厄運的開始。因為天氣突變，由西安出發後沒多久整個編隊就進雲了，大夥隨著長機開始爬高，希望能保持雲上目視飛行。然而當天的雲層高到2萬尺以上，飛出這團雲又進入另一團更高的雲，飛了沒多久編隊就無法維持了。朱安琪的長機在發現一個雲洞之後一壓翅膀就衝了下去，飛在後面的朱安琪還沒來的及跟著下去就又衝進一簇厚雲，煞時他就變成一個人單機，在雲中盲目飛行。但他很快地就鎮定下來。他將飛機先改成平飛，然後開始將以前所學的儀器飛行功夫全用上了，飛機在他小心的操縱下終於脫離險境安抵北京。那天由西安出發的飛機中有半數因迷航而出事，就連長機也因迷航油盡而跳傘，那次調防任務竟是朱安琪在空軍作戰幾年當中損失最慘重的一次任務。

在北京沒待多久，23中隊就開始了剿共的任務，那真是一種新的戰爭。抗日時日本佔領的地區雖大，但是日軍卻都是在幾個重點都市，所以作戰起來目標明顯，而共軍卻是滲透在鄉下，混在一般老百姓當中，敵人所佔的是一個面，這樣打起來不但目標模糊，而且新式的武器也無法發揮足夠的功能。這種作戰方式後來在韓國及越南的共軍也以同樣的手腕讓美國吃盡大虧。

捨命救出同胞——未來的參謀總長

1946年初夏，23中隊少尉飛行員陳燊齡在保定附近對地攻擊時被共軍地面炮火擊中，迫降於國軍陸軍陣地中。當時該陸軍單位也被共軍包圍，為了營救戰友出險，朱安琪自告奮勇駕了一架L-5輕型小飛機飛到那個陸軍陣地，冒險將飛機降落在一個比足球場還小的地方，將陳燊齡少尉營救出來。這個驚險的任務不但救出了一位戰友，也替國家救出了一位日後的傑出將領，陳燊齡少尉在40多年後成為了中華民國的參謀總長。

救出陳燊齡少尉之後沒多久，在一次單機支援石家莊守軍的任務中，朱安琪自己也被共軍的地面炮火擊中，當時他的高度已不容許他跳傘，只能將飛機對準附近唯一一塊平坦農地降落。雖然那次迫降非常成功，他也沒有受到任何傷害，但是因為當地已在共軍的控制之下，所以迫降後沒多久，朱安琪就被共軍俘虜了。

石家莊迫降被俘 美國駐華大使營救

當共軍知道朱安琪是回國從軍抗日的美籍華僑之後，頓時對他另眼看待，每天都安排幾個幹部來和他談話，希望他能加入共產黨，為新中國的航空界努力。但是朱安琪卻不為所動，只要求早日獲釋，回家和新婚的妻子團圓。

朱安琪在美國的家人知道他被俘之後，非常地著急，動用所有可以用得上的關係，找美國國務院，找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希望能以美國政府的力量來促成他的釋放。

最初美國政府以朱安琪已經喪失美國國籍為由拒絕插手這件事，但經過父親朱忠存先生與美國國會議員們聯絡溝通後，美國政府終於以個案處理的方式來看這件事，首先他們以朱安琪回國抗戰為由，批准了恢復國籍的申請，繼而下令駐華大使全面營救被共產黨俘虜的美國公民朱安琪。

當共產黨發現朱安琪沒有投靠的意願，同時美國政府又插手干涉此事時，決定給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一個面子，將關了兩個半月的朱安琪送到天津釋放。

被俘獲釋遭冷凍 決定返回美國

獲釋之後朱安琪回到四大隊，接到的第一個命令是即日起調為附員，停止一切飛行任務。這對朱安琪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雖然大隊長解釋說這是因為他剛被敵人釋放，身心都需要休息，因此暫時安排他休息一陣子再說。但當朱安琪看到其他被俘歸來的飛行員被冷凍的情形，當下就明白他在空軍已經難再從事作戰任務。也就是這個時候，朱安琪收到了他父親的來信，朱忠存先生在信上告訴他回國從軍抵抗外侮的使命已經達到，做為一個炎黃子孫，他已經盡到了他的責任，現在該是為自己的前途著想的時候了，大家都希望他能帶著妻子回到美國來。



空軍上尉朱安琪

既然在空軍已經沒有發展的機會，父親又催他攜眷返美，於是朱安琪向空軍總部提出退役的申請，當時因為空軍成軍只有十多年，許多章程還不盡完善，而且飛行員都還沒有到退役年齡，所以一時空軍總部還不知如何處理這件事。當時的總司令周至柔將軍很瞭解朱安琪的情形，但是在無法可循的情形下，他也只能指示暫時以停薪留職的方法來處理此事。

既然是停薪留職，就沒有退休金的問題，這樣朱安琪在離開空軍的時候一毛錢都沒拿到，連回美國的機票錢都還是由美國家裡的人所匯來的。

回到美國之後，朱安琪因為沒有在美國軍隊中服役，不能享受任何退伍軍人應有的待遇，因此就連回學校上大學，都還要自己半工半讀賺取學費。然而他並沒有任何怨言，在祖國危急存亡之秋，他回國從軍是為了盡一個中國人的義務，雖然在法律上來說他是一個美國人，但是他知道他血管裡流的是中國人的血，為了中國的生存而讓他喪失了一些在美國的福利，他認為是絕對值得的。

雖然他在中華民國空軍只服役了七年，但他始終沒有忘記在空軍的點點滴滴。從1949年開始，在每年的8月14日他總會邀上一些當年一道回國投效空軍的夥伴們聚餐來慶祝空軍勝利紀念日，義務為舊金山灣區空軍退役袍澤服務了40多年。

17歲返國參戰 感謝「空軍帶大我」

朱安琪：非常榮幸和大家見面，我看到你們每個人少年英俊、精神飽滿、身體健康，我覺得非常地羨慕。我從前也經過這一段，所以我覺得非常地興奮。同時呢，這次回來，我好像回到了家一樣。因為我回來從軍的時候才十幾歲，那時候還在上學。家裡頭，父母都很照應我。回來以後呢，我不在美國了，一個人在空軍裡頭，所以是空軍把我帶大的。我很感謝空軍對我的愛護。今天王立楨老師將我的故事講得非常詳盡，我非常感謝。



朱安琪（前排中）與空軍軍官學校同期學員合影

攜眷返美一波三折 幸有貴人相助

我在抗戰勝利之前結婚，老大在北京出生，我退休的時候已經不是美國公民了，是中華民國的公民了。因為美國公民的卡一進了外國的軍隊以後，公民資格就沒有了。我不是美國人的時候，兒子生下來了，他當然是中國籍了。後來我要回美國，到北京去改我的護照，我的身分拿回來了，可是我的兒子算中國人，所以一家三口返回美國可以說是一波三折。

最後我想了一個辦法，把兒子加到他媽媽的中國護照裡面去。因為這樣的話呢，他起碼有個身份，這樣到香港的時候，那個旅行團，他打了個印子，那個東西上沒有詳細說明，賣票的以為媽媽的護照上包括孩子，所以就賣飛機票給我了。那我很高興啊，我想著有兩個飛機票了。可問題是上飛機怎麼上呢，上飛機航空公司要看你的護照啊。你沒有得到批准，人家不讓你上去。

就那麼巧，剛好碰到一個14期的同學。他正好在泛美航空公司做事，我就跟他說我要回美國去，現在兒子上不去。他說，你先跟我來，我抱著你的孩子，你叫你太太跟著上飛機。因為他抱著我的兒子上飛機，就沒有經過檢查。一直等到全家人都上了飛機，飛機起飛之後，我的一顆心才安了下來。

可是我知道到了美國的時候，一定會被扣留。第一站在夏威夷，他們一看護照，咦？不對啊！你這個兒子沒有入境啊？我說是啊，那沒辦法，那就扣留。扣留也不在夏威夷扣留，要在舊金山扣留。一扣留，我家裡跟我一碰頭，把我一家子送到移民局去了。因為我太太那時有九個月的身孕，她就說我肚子疼。移民局也沒辦法，說不能讓她生在移民局裡頭，所以呢，就把他們給保出去了。我呢因為他們太忙，沒時間處理，就把我關了一個禮拜。

關那一個禮拜，是個什麼情形呢？一個大通間，好多雙人床。窗子的外頭都是鐵欄杆，有衛生設備，有幾個乒乓球台，你可以運動。吃飯的時候把門打開，然後按順序下去吃飯，然後吃完上來，再把門一鎖。在那裡待了一個禮拜，然後馬上跟我道歉，說我們太忙了，顧不了這個。我就出來了。

今晚多謝大家能給我們一個機會談我的人生與抗戰經歷。同時也感謝王立楨老師的講解。

記者：朱安琪先生，我是美國之音《穿越1945》紀錄片製作人樊冬寧，很高興能夠有這個機會訪問您。今早聽您的演講，我覺得特別感動，因為您十幾歲從美國到中國參加抗戰，這個實在是不容易。

朱安琪：對。那時候日本人給我們的壓力太大了，很多華僑自費去學飛行，希望報效國家。後來到了九一八的時候，華僑更積極地學飛行，開航空學校。

虛報年齡考航校 父親首肯「救國要緊」

記者：是受到了父親的影響？

朱安琪：當然受到父親的影響很大。我14歲的時候就開始學飛行了。那時候1937年雖然還沒有進航空學校，我受我父親的影響，也愛飛，所以那時候就開始飛行，才15個鐘頭就單飛了。後來中華航空學校第三期招生的時候我就去報名。那時候因為年紀比較小，我就跟父親說能不能幫我報大兩歲，他說「好，你可以。」然後就把我的歲數提高了兩歲。這有點不應該，但是那時候心裡覺得救國要緊啊，要殺敵要緊啊。

朱安琪：考進去的時候按道理應該是18歲，我那時候才16歲，所以就報大了兩歲。進去之後到1939年畢業。畢業時我們有16個同學。我們28個人中，只有16個人合格畢業。

骨肉分離為救國「沒想過活著回來」

記者：今早王立楨老師也給大家看了一張照片，1939年你在美國舊金山的碼頭上跟家人道別。我看著那張照片，很難想像，您是家中的長子，父母居然沒有猶豫，讓你這個才17歲的長子回國參加空軍。母親那時候沒有勸阻你不要回去嗎？

朱安琪：沒有。因為我父親也是非常愛國的一個人，我也懂得他的心理。我回去呢，我是沒有想過會活著回來的。

記者：那時候已經是做好了跟爸爸媽媽說再見的打算了。

朱安琪：（點頭）。那時候我心裡已經覺得，回去就不一定會回來了這樣。家裡頭當然不說話，我走了，他們心裡頭……



朱安琪返國參戰前拍下的全家福

記者：媽媽當時是不是很難過？

朱安琪：媽媽當然難過。（落淚）

記者：但是你還是做了這樣的決定離開他們。

朱安琪：對。

記者：你現在回想，那是個正確的決定嗎？

朱安琪：我認為很對啊。我做這個事情，犧牲我們這一輩，那下一輩就可以安居樂業了。

用這一輩的犧牲 換取下一代的和平

記者：你的一生真的很傳奇。當然，最後在美國的營救之下你又回到了美國。這一趟回到中國參戰，是不是改變了你的一生？

朱安琪：這也沒有什麼，戰爭是改變了我的人生。但當時就是想要救國。犧牲了我們這一輩，希望以後就沒有戰爭了，就和平了。下一輩的可以好好唸書、做事，不要再打仗了！

記者：這一趟從美國到台灣參加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的活動，想起當年的一些事情，70年後，你的感想是什麼？

朱安琪：我很感謝中華民國空軍。因為我十幾歲參戰，那時候還很小。空軍一直照顧我，把我帶大、成人、成家。

記者：前天你在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的閱兵典禮上，知道另外一位陸軍老兵打過衡陽保衛戰，就堅持一定要去找他，你見到他的時候，跟他說了什麼？

朱安琪：我聽他說是在衡陽，而且是守衛機場，我知道當時衡陽被圍困很久，因為我就是負責在空中支援衡陽，記得有時候一天要出去四趟啊。炸彈沒有了，回去又加油，再出去。大概一天四趟。所以我跟他說：「你在地上打，我在天上打！」

回憶傳奇一生「我很幸運！」

記者：您那時候總共出了72次任務？

朱安琪：不光是衡陽，還有兩湖啊，湖南、湖北啊，洛陽啊。

記者：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任務是什麼？

朱安琪：最危險的就是衡陽那一次了，那個飛機也不同，飛機有那個鋼板保護，那次出去子彈就正好被那個鋼板給擋住了。

記者：有受傷嗎？

朱安琪：沒有，因為在鋼板後頭有保護。

記者：您飛過好多不同的戰機。

朱安琪：對。P-40馬力是很大了。P-51就更好了，馬力也好。就是大一點點。

記者：你跟日本零式機纏鬥的時候是什麼樣子的？

朱安琪：後來零式機看到P-51它就跑了。哈哈，看到P-40它（零式機）還鬥一鬥。

記者：您說14歲就開始學飛行，所以您應該是很有天分的。

朱安琪：那時候開始學飛行，很興奮。尤其是到了單飛的時候就更興奮了。

記者：當時教你飛行的教官，也在和日本人作戰的時候負傷了。當時你的心情是什麼，看到你的教官被打下來。

朱安琪：很難過啊。他當時已經沒有力氣了。三架打一架，這是沒有辦法還手的，只有躲。躲來躲去，最後速度降低了，所以只好迫降了。他迫降的時候，那個飛機有瞄準鏡的前頭，他眼睛碰到瞄準器，眼睛都扁掉了。

記者：我們都知道剛開始抗戰，你還沒有回去之前，打得非常辛苦，幾個大的會戰都死傷非常慘重，直到空軍發揮了整個戰力之後，才扭轉了戰爭的局勢？

朱安琪：空軍當然有很大的幫助，不過主要還是飛機的問題，我們的飛行員，都是很好的技術人員，都很能夠飛。你給他新的飛機，照樣很出色。但是我們沒有好的飛機。當時AVG（美國志願大隊）走了，這個三大隊啊，先到印度去取飛機，他們一回來就打下來好多飛機。所以飛機武器很要緊。

記者：除了協助地面的作戰，我知道您也有執行過駝峰運輸的任務。談談您飛駝峰的這一段。

朱安琪：駝峰主要的任務是去接收新的飛機。從印度把新戰機飛過駝峰，回到昆明，再從昆明回到基地。在基地第二天馬上就出任務了。

記者：有沒有飛駝峰的時候碰上氣候很不好的？

朱安琪：有。飛駝峰最要緊的就是天氣，每次美國人都有試航的，就是去看看，天氣可以了，才可以飛，要不然天氣不好，就不能飛，就老待在那兒等，有時候等上一個禮拜十天的。天氣不好就等天氣好了才飛。

記者：每一次準備出任務的時候，聽到警報響說，日機來了，那時您的心情是怎麼樣的？

朱安琪：都差不多，就上去了，然後先爬到高，然後再周圍看看。那時候沒有無線電，就靠眼睛看。那時候

打仗很苦。飛機與飛機不能聯繫，都是預先講好了，一飛上去就沒辦法聯繫的了。

記者：得靠隊員間的默契。

朱安琪：看長機的動作怎麼樣。長機發現有東西，開始俯衝的話，就跟著下去了。

記者：掩護長機。

朱安琪：看看你有多少飛機了。有時候，長機下去了，上頭還有，那上頭就給掩護了。

記者：那當時第四大隊，一起作戰的同學們現在還剩下幾個人有聯絡？

朱安琪：不多了。現在大概十個以內吧。

記者：談談最後在1945年8月15日聽到終於宣佈日本投降，那天您的心情是什麼？

朱安琪：剛開始聽到日本投降，我們還不敢相信。晚上的時候忽然看到放信號彈，我們說這怎麼回事？大家都在猜，是不是打完仗了。我們後來就坐車到司令家裡去問問，但也沒有證實。

記者：那確認了之後呢。

朱安琪：那當然是很高興了。因為我跟太太剛剛才結婚一個禮拜嘛，本來是不想那麼快結婚的。那時候我們的基地，要讓給美國第十航隊。我們要搬到湖北。結果我們沒有搬成，搬到一半就打贏了。後來我就調到北京去了。

記者：抗戰結束之後又開啟另外一段艱難的人生，要開始打內戰了。

朱安琪：對。一直都沒有停。

記者：中國人好慘，打完了日本又要打內戰。

朱安琪：這是不好的事情。那也沒辦法。國運也就那麼走了。

記者：1947年在石家莊那一次，談談發生了什麼事情，那時候會迫降？

朱安琪：大概給他們從地面打到（飛機）要害的地方了，飛機忽然停了。高度太低，跳傘也不能跳了。就只能迫降。

記者：被俘的過程是怎樣。

朱安琪：還好，沒有對我怎麼樣。就好像是給軟禁到一個地方。

記者：他們一開始就知道你是美國人？

朱安琪：他們知道。後來我妹妹在上海跑到南京去找美國大使（司徒雷登）。那時候還好，是國共在談判的時候。

記者：回想這一段，70年過去了，覺得自己很幸運？

朱安琪：當然很幸運了。本來想說回去不一定能回來，又回來了。這已經是非常幸運。回來還能又有機會去上學。

記者：這次到台灣參加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的活動，又在台灣年輕的空軍軍官面前談您的人生與抗戰經歷，您的感想是什麼？

朱安琪：那當然很高興。看到年輕的後輩，身體俊朗，我很羨慕。還有就是看到好多地方進步了很多。比如空軍總部啊，我去一看，他們很客氣了，去吃個飯了，要跑好遠，電梯上上下下，從前哪有這樣子的。

記者：還想再到台灣來嗎？

朱安琪：能夠走，我就一定回來。腿實在走路走不遠了。

記者：你希不希望年輕的一代能夠知道您當年報效國家的事情。

朱安琪：我希望年輕人愛國心要重一點。

記者：您當年真的好偉大。謝謝您！

（第七章完）

第八章 林國裕：至高無上是飛行



“我們飛行員一出去，整個編隊就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你看天上的老鷹，雖然每一隻老鷹都長得不一樣，但只要是牠們成對盤旋或集體滑行時，就會非常有默契地畫出一樣的飛行路線。”

—— 林國裕

前言：在美國之音《穿越1945》紀錄片的拍攝過程當中，製作團隊跟拍飛虎老兵一行人前往台灣參加抗戰勝利70週年紀念活動為期十天的行程。2015年台灣的夏天尤其酷熱難當，飛虎老兵陳鴻銓的身旁，總是有位身穿西裝的年輕人如影隨行，出入小心攙扶，熱了使用小電扇和冰袋為高齡96歲的陳鴻銓將軍消暑，陳鴻銓將軍在參加閱兵典禮前一天深夜在飯店房間試穿仿當年樣式的飛行服時，他親自為陳鴻銓將軍穿上靴子，陳鴻銓在慈湖謁陵代表獻花時一下子沒站穩，他也一個箭步上去扶穩老將軍。他是中華民國空軍上校飛官、F-16飛行員林國裕，他也是一位鐵桿的飛虎迷和業餘的飛虎畫家。我們在行程接近尾聲的一個颱風夜前往林國裕上校的寓所進行專訪，一直到凌晨快兩點才離去。門縫間不時傳來颱風呼嘯的聲音，還有現場兩位「小飛虎」（林國裕上校的一雙子女）的笑聲，配上林國裕夫人貼心準備的宵夜——台灣的珍珠奶茶，這段訪問令人印象深刻，也讓我們感受到台灣年輕一代身上所傳承下來的飛虎精神。以下是作者與林國裕上校的訪談全文：

仰慕空戰英雄

記者：這趟飛虎老兵的台灣之行即將畫上句點，跟我們談談你在陳鴻銓將軍身邊的觀察和感想是什麼？

林國裕：我覺得他能回來台灣紀念抗戰勝利是非常有意義的。在我眼裡他就是個活生生的空戰英雄。你們不知道空戰有多難，要把一架飛機打下來有多難，要去支援友軍作戰有多難。因為我本身是F-16的飛行員，我們出過無數次任務。所以知道作戰之中能夠存活又能把對方打下來是不容易的事。

但最偉大的是他們願意為了國家出生入死的那種感情，我非常感激他們為我們保留下這塊土地，還有這段歷史。我們整個空軍後代都在承蒙他們的庇蔭，都在托他們的福氣，享受他們的榮耀。空軍70年以來，除了台海戰役，其他最偉大的戰役幾乎都是對日抗戰時候所打下來。

陳鴻銓老師^[1]他們當時都是第一期送到美國，由陳納德將軍親自挑選，他們都是最優秀的，一回來就馬上加入對日作戰，當然戰功彪炳，卻也損失慘重。在那個時候他們都是最頂尖的人才，都很年輕，卻都是20歲出頭就已經為國犧牲、血染長空。

記者：所以你把陳鴻銓將軍當成一位英雄、偶像？

林國裕：這要回溯到兩年前。兩年前，我是為了接待喬無過^[2]老師，走進了飛虎隊這個圈子，我知道了很多不為人知的故事。這些經歷戰爭的前輩，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鼓舞和榮耀。那整個接待的團隊裡需要一個瞭解空軍的人和他們互動，所以當初上面選了我來接待。因為我在飛虎歷史的研究方面做了很多投入，所以他們覺得我可以勝任，不管是照顧他們，還是陪他們說故事聊歷史。我覺得我有盡到我的職責。

其實，我在接待陳老師之前，只有看到他在畫上幫我簽的字^[3]。一直到來了之後才熟。因為空軍是最有倫理的軍種。只要是飛行員，部隊裡面都叫我們「教官」，對於退休的，我們都叫「老師」，作為一種尊稱。我們和老師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尤其我對飛虎的歷史很瞭解，所以我瞭解誰有什麼樣的功績，誰有什麼不為人知的歷史。當然對他們就有種特殊的感情。

飛虎二代的使命感

過年過節，我會親自去拜訪這些老師，或者送送禮物，寫寫卡片啊，打打電話啊，這都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了。都是抱著一顆感恩的心。我算是負責接待的督導，我都跟底下的人說，這是你畢生的榮耀，可以接待這些人，這些偉大的前輩。他們可能也可以感覺到自己在做非常有意義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工作人員對老師有如家人一樣，我也是，陳鴻銓老師手稍微抖一下，我也會和他一樣，他身體有些傾斜，我就會衝過去。慈湖那次也是，因為兩年了，我不知道他的腳不太好，這也是我的疏忽，那時候我也嚇一跳，但從那一刻起，我就形影不離了。必須要給他最好、最安全的照料。最主要是要陪他講很多笑話，很多故事。

陳鴻銓老師是個飽讀詩書的人，對整個歷史是能貫通的人，而且非常幽默，而且沒有老者的脾氣，反而很有童心和風範。他很照顧我，就像是對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樣。其實整個過程中，最大的受益者是我。我聽他說的歷史，我非常確定我從來沒有聽過。我已經聽過很多、看過很多關於空軍、飛虎的傳記和資料，他居然還講出更多我沒聽過、或者聽過但是不夠深入的東西，所以我覺得他是一部活歷史。

記者：陳鴻銓將軍說他此行的遺憾，是覺得自己說的還不夠多。他特別想把自己知道的歷史全都傳承給下一代。

林國裕：他今天又跟我講，過去他沒辦法寫，都是錄音下來，那我來幫他寫。今天我們開始了這方面的討論。他的女兒不會打中文，師母也不行。但是我可以打。我說，你講的故事我絕對耳熟能詳，我只需要你的一些細節。他可以口述，我來執筆。我希望能夠把歷史留下來。

記者：那現在你有了個使命，是要把老師記憶中的空軍歷史傳承下去。

林國裕：在2007年的時候，我們就想要把這段飛虎的歷史紀錄下來。但當時我只是空軍一個很小的單位，所以沒有能力去做，可是我不會停止這方面的努力和研究。從2007年到現在，只要是飛虎隊有關的任何東西我都會去參與。包括這兩年每次參加活動的接待人員，我也都跟他們介紹老師們的背景。我每天講最多的一句話是，這不但是我的榮幸，也是我畢生的榮耀。真的是這樣的，這是我真真實實的感覺。

從P-40到F-16

記者：你自己是F-16飛行員，你又瞭解每個老師的經歷，和他們有共同的回憶。有沒有什麼小故事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林國裕：陳鴻銓老師跟我講了滿多。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飛行的時候，他已經瞄準了一架飛機。後來他準備要開槍的時候，發現「噹噹噹」全是子彈的影子和聲音，所以他趕緊翻走，翻開之後發現自己是被友軍攻擊。後來就有點不悅。本來他可以有擊落三架日本飛機的紀錄，他都準備開槍了，結果後來紀錄保持在兩架。回到作戰室就問，誰？剛剛是誰在我後面開槍，因為那時候是「中美空軍混合聯隊」嘛，他講完後，沒人理他。他又問，剛剛是誰在我後面開槍，他的領導（副大隊長）就把他帶到旁邊去說，冰箱裡有威士卡，喝一杯。他想說，既然這樣，浩劫歸來，就算了。

記者：這種情況有多危險？有多遺憾？

林國裕：我們倆在說這段的時候談到，很多飛機在要打人家的時候，反而自己被打下來了。這就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感覺，你可能專注在前面的敵人，但是後面也有敵人要攻擊你。所以後面我們作戰都是用兩架飛機，一架進去，一架做cover（掩護）。但是以前陳納德也是那樣教他們啊。可是以前的空戰設備沒有無線電，一打散了就打散了，要自己認出自己的團隊，這不容易。飛機在天上就像一隻螞蟥的大小。他們當年真的是出生入死。

記者：作為一個飛行員，你如何評價陳納德「打了就跑」(Hit and Run)的戰術？你認為這是不是後來對日抗戰空中制勝的一個關鍵？

林國裕：我覺得那是肯定的。對整個軍事作戰來講，最主要的是「知己知彼」，可那時候日本的零式機出來，我們的空軍是很慘的，我們都不知道居然有這麼好的飛機，完全無法匹敵。那零式機的特點是馬力強、靈活，唯一缺點是不扎實。

P-40不夠靈活，但是馬力在由高空到低空的加速過程會很快，而且鋼板很厚，即使飛機上有二、三十個彈孔它也能夠飛得回來。P-40是美國給英國，但英國拒絕接受的一批飛機，因為它的一些缺陷，是沒有辦法和德國空軍作戰的，那更何況拿回來跟日本對峙。可是陳納德將軍就充分利用P-40的特點，在戰術上面做到最好。而且陳納德將軍的防空系統也做的很好，有預警，這樣飛行員就有準備的時間，如此一來，後續的計畫等等，相關的時間就比較充分。「以高打低，打了就跑」的方式，要飛行員不加入戰場，不戀戰、不纏鬥。在空戰中，高度和速度是最重要的能量。這個戰術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凌雲壯志飛 誓死不生還

記者：你自己也是一名飛行員，對抗戰時期的飛行員每一次出任務都抱著必死的決心，有何感觸？

林國裕：今天老師講了一個讓我感觸很深的故事。有一場空戰，日軍有大約40架飛機，我們有30幾架。他們被我們打了10幾架，我們自己也被打掉20多架。回來之後，馬上覺得他們還會再來，就又都覺得馬上要回去作戰了。那時候，飛行員把手錶拿下來給機工，對機工說，依照昨天的戰況，我大概回不來，你幫我保留這個，如果我能回來，你再還我，然後他們就飛上去進行第二次任務了。那時候眼裡大概就只有「凌雲壯志飛，誓死不生還」這句話，這是我們空軍信條的第一條，最重要的一個信念。

「至高無上是飛行。」^[4] 那時候老師在武漢建校的時候是7000人報名，只錄取了九人。我有一個名冊，從空軍第1期到第16期，你看了之後會覺得很難過。這麼多全國最優秀的人的生命都是曇花一現。當然，美國人也有一個統計，當時飛行員大概的存活率就只有六個月。這是我們現代飛行員所不能體會的，國家的重要性，跟你的職責所在。

所以我覺得自己很幸運。跟我同隊過的人，摔掉了15個，短短20年。我算是幸運的，都能大難不死，現在還可以有幸福美滿的家庭。

記者：陳老師沒有兒子，他有女兒。所以你們相處出來的感情，他有可能就把你當兒子。

林國裕：對，感受得出來。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更加對他無微不至。今天我也帶他去見了不少人，看了看一些展覽。不過跟兩年前比，他身體差很多了。

飛虎遺志

我都一直很難過，對於這些老師的一個一個相繼離開。前面喬老師走，他也都當我是兒子。他總說他有四個兒子，一個是喬大哥，一個是喬大哥的一個好朋友，一個是田在勳將軍^[5]，一個就是我。他去世的時候，他們在美國沒有立刻跟我聯絡，我看到報紙的時候一直在發抖，我說我怎麼不知道這件事。我電話打過去，是喬大嫂接的，她說對不起我還來不及通知你。我就關在自己房間裡嚎啕大哭。可能也是，送了那麼多人，終於送到了喬老師了。每個老師我都用盡我全力去陪他們，但我都會去送他們。可能別人會覺得我有神經病，但是我覺得他們身上綁著的是空軍的歷史、使命和精神，我覺得他們身上都散發這些，他們走一個，就代表我們空軍的精神就減了一點，這對我來講是很大的打擊和失落。



林國裕、喬無過（右二）參加飛虎聚會

我曾經跟喬老師說，我不知道你死了以後我會怎麼辦。他說，我總有一天要走的，你就做好你的事情。我說，什麼事情。他說：「報效國家！」這是我們的最後一次談話。到死之前，他們都還記得他們最重要的價值。



林國裕陳炳靖參加飛虎聚會

還有另一位在香港的陳炳靖^[6]老師每個禮拜都會打個電話給我。我的太太就是他極力推薦的，他是我們的媒人。

他跟我很近、很親，就像我的家人一樣。所以我不知道如果他們真的走了，我該怎麼面對。其實我也很擔心沒有人能將飛虎的精神傳承下去，我害怕這一段歷史可能有一天會變成荒漠。

記者：有什麼方式可以把它傳下去？

林國裕：我們現在希望我們這樣的第二代，能夠把這個精神延續下去。現在我們開了一個群組，希望能夠把知道這些故事的人，飛虎二代們，都聯繫起來，一定要有人知道這些故事，因為飛虎隊的故事絕對是個歷史的傳奇，這麼多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達成任務，擊敗了那時候最強的日本。那時候他們的飛機約莫有2000架，我們只有500架。要打贏這場仗，一開始就要挨打。在前面我們損失了這麼多優秀的飛行員。從高志航開始，閻海文、沈崇誨、還有李桂丹，這些都是很優秀的人，就這樣子走了。沒辦法，你騎腳踏車絕對騎不過摩托車的。你沒辦法拿手槍和步槍對壘。當時的中國和日本的空軍就是這種差距。所以飛行員只好用生命來換取可能的勝利，可是也未必能夠得到好的結果。

美中並肩空戰 情誼延續至今

而美國的飛虎隊來了之後，中美空軍之間像是兄弟一樣作戰。在當時對日抗戰的環境之下，造就了飛虎的精神與傳奇，因為進入戰場之後，一架飛機上的兩個人必須並肩作戰，你非得要有同生共死的精神，不然大家都活不了。我們飛行員一起出去，整個編隊就是一個「生命共同體」，誰也不能在這個作戰任務的過程中有任何疏忽，因為有可能就是因為你的一個疏忽，使得整個編隊被擊破，或是更嚴重的，整個作戰計畫就瓦解了。尤其是一架飛機兩個人，必須互相信任和幫助，我的生命在你手上，你的生命在我手上，協同合作，互相解圍，就像是你看天上的老鷹，雖然每一隻老鷹都長得不一樣，但只要是它們成對盤旋或是集體滑行時，就會非常有默契地劃出一樣的飛行路線。

中美之間的協同作戰還有一段佳話，那就是1943年5月31日，在荊門上空，12架飛虎隊遇上了12架日本零式機，美軍十四航空隊副領隊約翰·艾立生(John R. Alison)^[7]中校擊落一架日機後，被另一架日本零戰死咬住尾巴不放，而且對方已經開槍射擊。此時中國飛行員臧錫蘭^[8]正追擊一架零式機，看見右後方的一架美方飛機，被日機追擊，立刻反轉機頭，迅速繞到這架零式機後方，手按電鈕開槍射擊，零式戰鬥機中彈起火墜毀，營救了友機。後來在飛虎年會的時候，中國飛行員臧錫蘭看到愛立生的兒子艾立誠(John Allison III)，還開玩笑跟他說，當時要不是我救了你的父親，就沒有現在的你。

從當時的P-40到我現在駕駛的F-16，這種精神一直在延續，包括我們現在許多空軍優秀的飛行員也是在美軍那邊受訓，雙方的友誼一直在延續。就是保存那一段飛虎的歷史與傳奇，現在美國與中華民國空軍依然合作密切。包括看到我們中華民國空軍現在的成長和我們擁有的先進的飛機，都要想到當時飛虎前輩打下的江山，我們其實只是坐享其成，在享受他們這些前輩的榮耀。

創作飛虎油畫



林國裕創作的飛虎油畫

記者：我們知道你在業餘時間，也創作飛虎題材的油畫。談談創作飛虎油畫的心情。

林國裕：我覺得現在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我是不是要在這個時間點上留下些什麼。那我就畫一幅畫去比賽，得名之後也許我可以留名。後來想想，如果去比賽，如果得名，畫就會被收走，我就沒有辦法把畫送給70週年的飛虎年會。所以就算了，不參加比賽了，把畫留下來。

畫的時候我就在想，要如何闡述整個70週年的精神。從空軍的歷史來講，中華民國空軍在美國還沒加入戰局的時候，1940年，是中華民國空軍最慘澹的時候。全國能夠飛起來的飛機真的只有幾架。完全不用說跟日本作戰，連飛機飛起來保護自己都有問題。再加上，沒有飛機你也沒有辦法訓練。那時候，空軍都幾乎滅了。

當然整個抗戰的領袖是蔣中正先生。不管今天大家對他怎麼評價，我相信歷史會還給他正義。我覺得他是抗戰最重要的領袖，至少在亞洲戰場。

蔣夫人那時候在號召組織空軍的時候，陳納德將軍就來了，擔任顧問協助空軍，做最重要的指導。我們說蔣夫人是空軍之母。她隨時都別著我們空軍的飛鷹（胸針）。她非常關心她的空軍子弟兵，給空軍每個人每天一瓶鮮奶，這在當時是很難得的。我到現在都還記得、感恩，我進空軍之後喝了很多蔣夫人送給空軍子弟的牛奶。

那陳將軍來了就扭轉了整個空軍的歷史和戰局。我認為他們三個人（蔣介石、宋美齡、陳納德）是對空軍延續最重要的三個人。

畫面後方的青天白日勳章是中華民國軍人的最高榮譽。飛機部分的話，我還是用飛虎機P-40，因為飛虎隊開始扭轉戰局，這並不是去抹殺更早之前空軍前輩的功績。P-40就是代表一種飛虎精神。美軍的P-51就代表協同作戰，B-25負責驅逐和轟炸，代表的是美中兩國一起協力合作。

機翼下的便當

我也想描繪出飛虎隊緊急出任務的情景，就像陳鴻銓老師跟我描述的，他說1944年的時候，他們非常頻繁地出任務，早上三點就起來，吃第二餐飯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八點，而且有時候還不一定吃得到第二餐。陳鴻銓老師說，當時他們伙食不錯，但是常常不在自己的基地，都是打野食，而且他們都是一直處於待命的狀態，所以都是坐在飛機下面吃飯，飛機一起飛，就丟下東西跳上飛機，所有的便當都是沙子，都是土。大家也都沒得吃。前面的飛機轉個彎，大家的便當都是沙子，全都沒得吃了。

當時他們一整天就這樣待在飛機底下，這真的是沒有辦法想像。現在我們聽起來好像是個笑話，其實想想是很令人心酸的，因為肚子很餓，便當還被前面的飛機弄得都是油和沙子沒得吃，雖然指著前面那架飛機的飛行員說你搞什麼鬼啊？但那名飛行員上去了之後也不知道還能不能回來再跟隊友們見面了。

我們在1999年台海危機^[9]的時候也是這種情形，因為當時我在第一線、最前線，早上五、六點起來。吃第二餐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六、七點，飛機一直沒有停，一直上、一直上，才剛下飛機想要扒兩口飯吃，警鈴又響了，隨時待命準備出動。所以聽到陳鴻銓老師講這個笑話，我可以說是心有戚戚焉。其實這是一個黑色笑話，只有同樣是飛行員，才有最深的體會。

所以油畫上所呈現的空戰，是希望重現歷史畫面，飛行員們奔跑準備上飛虎機出任務的畫面，也是想描繪出實際的情況，而作為背景的美國和中華民國的兩面國旗，則是我最喜歡的兩面旗子，代表了當時中美聯合作戰的精神。我希望用我的畫，將這段歷史保留下來，也將友誼傳出去，中華民國曾經和美國並肩作戰，我不希望他們遺忘了我們。

飛虎老兵凋零

記者：你曾多次在台灣與美國兩地參加飛虎年會，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林國裕：我從1997年參加空軍5大隊的飛虎協會開始，2005年第二次在德州參加，第三次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第四次也在華盛頓，然後有一次在台灣。然後我一個人2011年參加23大隊的年會。上一次是2013年，參加紀念中美空軍混合聯隊成立暨空襲日軍駐新竹基地70週年的年會，加上今年在台灣這一次，總共七次。



林國裕與飛虎老兵徐華江

最感動的一次是在2007年，十四航空隊協會要結束的時候，那次年會整個活動的行程也很滿，包括去阿靈頓公墓向陳納德將軍獻花。可以看到美國人對這段歷史的重視，而且他們也都抱著非常感激的心情。協會要關門是情非得已的事，因為當時那些飛行員都已經走得差不多了。那時候的主席是Robert Lee^[10]。很感動的是，主席頒發給他們榮譽勳章，一個一個頒發，我能夠感受到他們的感激與崇敬。協會關門之後大家很難過，所

以我才會帶著那副簽滿名的油畫，天天去餐廳堵他們。飛虎老兵們很早就去吃飯，所以我一大早五、六點就爬起來去堵他們，「請問你是飛虎隊員嗎？」「是。」「那你是哪一隊的？能不能幫我簽個名。」我那些簽名都是我這樣一個個要過來的。我不是官方派去的，我就是想把那一段歷史帶回來，也是為那些還健在的老飛虎留下紀念。

傳承榮耀與歷史

記者：會想讓您的兒子、女兒也瞭解這段飛虎的歷史嗎？

林國裕：其實這個東西很主觀，喜歡的人就喜歡，不喜歡誰也逼不了誰。這一點我很確定。他們兩個對飛機的靈敏度還蠻高的，也很喜歡看各式各樣的飛機，經常問：「爸爸那是什麼飛機？」還是有不小心被我影響到，雖然我並沒有想要影響他們。

我在這個環境下發現，其實這是非常個人的事情。喜歡就是喜歡，不喜歡就是不喜歡，你跟他講飛虎隊有多偉大，沒有感覺就是沒有感覺，所以我也就不再主動去跟人家講這段歷史，不過我現在終於找到你們。希望把我所知道的東西都講給你們知道，可以幫我們宣揚這段歷史。

像是今天我們帶陳鴻銓老師去中正紀念堂參觀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的真相展，有很多民眾圍過來，我跟他們說，這位陳將軍是曾經擊落過兩架日本飛機的空戰英雄，然後就越圍越多，想要跟他照相留念。我想，我們應該多多宣傳讓大家知道，讓大家重視。先要讓大家知道，大家才會重視。

我們這一點完全跟老美不一樣。他們的觀念是：「沒有過去的光榮歷史，就創造不出榮耀的未來。」不知道過去的歷史，你怎麼知道未來要怎麼走？不可能的嘛！只有當我知道我的爺爺是一個空戰英雄，我才會瞭解，當空戰英雄是有他的價值所在，才會去延續他的精神，去傳承這份的榮耀。我不希望飛虎的歷史就到此為止。

（第八章完）

1. 中華民國空軍稱已退休的前輩為老師。 ←
2. 喬無遏：為四川省華陽縣人，空軍官校第10期畢業，於1954年11月1日升任空軍第五大隊第15任大隊長。 ←
3. 林國裕上校也是一位業餘飛虎畫家，繪有多幅以飛虎為主題的畫作。 ←
4. 抗戰勝利後，中華民國空軍軍歌歌詞中的一句：「一朝際會風雲，至高無上是飛行！」 ←
5. 田在勳：前空軍官校校長，曾任空軍401聯隊隊長，飛虎歷史專家。 ←
6. 陳炳靖：屬美國第十四航空隊23大隊75中隊，擊落過日軍戰機，先後在越南河內、中國上海、南京的戰俘營待過，後任台灣駐菲律賓使館武官，直到1963年退役後定居香港從事貿易。 ←
7. 約翰·艾立生：John R. Alison，二戰飛虎英雄，王牌飛行員空軍少將。 ←
8. 臧錫蘭（1971-1988），抗戰時期空軍愛國將領。 ←
9. 台海危機：1999年台灣前總統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引發台海局勢緊張。 ←
10. Robert Lee 中文名李其深，十四航空隊協會會長，出生于廣東台山的華裔美國人，曾在第十四航空隊第308轟炸大隊的第374與第375轟炸中隊服務。 ←

第九章 許劍虹：飛虎外交與台灣



“飛虎的這段歷史，延續自二戰的歷史，到今天為止，仍然是維持亞太地區穩定、繁榮和自由的一個重要的象徵意義，也微妙地牽動著美中台關係。”

—— 許劍虹

前言：美國之音《穿越1945》紀錄片以飛虎隊的故事和飛虎老兵的台灣之行做為主軸，拍攝過程中結識與訪問了許多的飛虎迷，包括上冊第八章的林國裕上校，以及飛虎歷史研究者許劍虹先生。另外作者也要特別感謝在此片製作過程中給予許多協助的前中華民國空軍官校校長田在勸將軍，他的辦公室猶如一座小型的飛虎史料館，相關資料與戰史紀錄在訪談間皆信手拈來。田在勸將軍曾對作者說，飛虎歷史浩瀚，越向下挖掘越深陷難以自拔。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作者確有此感，浩瀚飛虎歷史，本書僅能略述一二，尚有不足之處，但盼能借此引發讀者興趣，瞭解飛虎隊過去光榮的歷史及其影響。另外，許劍虹先生在與作者訪談中自創的「飛虎外交」一詞，也可供對美中台情勢有興趣的讀者做為一貫穿過去與未來的思考角度。以下是作者與許劍虹先生的專訪全文：

飛虎沿革與定義

記者：簡單跟我們談一下飛虎隊的歷史，從一開始美國志願大隊AVG到後面第十四航空隊的沿革。

飛虎隊組織沿革與隊徽



飛虎隊組織沿革與隊徽

許劍虹：其實AVG最早是個傭兵單位。他跟後面的駐華航空特遣隊CATF還有後來的第十四航空軍，性質上是完全不一樣的。AVG在國別上隸屬於中華民國空軍下的一個外籍志願大隊，那駐華航空特遣隊和第十四航空軍，很多人說他只是航空隊，但我說他是「軍」，因為Army Air Force早期是Army Air Corps。Air Corps的時候是航空隊，就像陸戰隊是Marine Corps，我們是翻陸戰隊，那Army Air Corps叫做陸軍航空隊。1942年改名為Army Air Force，就變成陸軍航空軍。一般人講第十四航空隊的時候，他們是從二戰時俗稱這樣叫。今天如果用比較專業的方式叫，應該是第十四航空軍才對，他是美軍二十個航空軍下規模最小的一個單位，它的前身就是駐華航空特遣隊，航空特遣隊是由AVG志願隊直接改編，併入美軍之後，變成駐華航空特遣隊。駐華航空特遣隊的主力核心是23大隊，23大隊就是AVG美軍志願大隊直接變成23大隊。他是一個Task Force，是一個特遣隊，除了一個大隊的戰鬥機之外，下面還轄有十多架的B25轟炸機，叫11中隊，他們合併起來叫做China Air Force，他們隸屬第十航空軍，由印度方面指揮，所以他的規模也比較小，比第十四航空軍還小。

怎麼後來變成第十四航空軍呢？就是因為陳納德後來跟羅斯福總統的一個計畫，說他有三個計畫來進行。第一個計畫就是把中國戰場上的制空權從日本人手上奪回來，這是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就是從中國戰場的基地上起飛，用他的轟炸機把從台灣海峽到南海的所有日本海上運輸線給切斷，那就是第二階段的攻勢。第三階段就是對日本本土轟炸，對日反攻。羅斯福聽了之後很高興，他就問陳納德需要什麼條件。陳納德說我現在

駐華航空特遣隊規模太小，編制不足，又要聽從史迪威在印度的司令部的指揮限制太多，我想要自己有一個單獨的航空軍，只需要向蔣委員長報備就可以了。羅斯福聽了就蠻滿意的，駐華航空特遣隊就變成第十四航空軍了。

廣義上這三個單位都可以叫飛虎隊，狹義上飛虎隊只有AVG的人認為自己是飛虎隊。美軍在戰場上大概都有輪調，第十四航空軍來來回回很多人回去，有些AVG的老兵會抱怨說，可能來到中國才一個月還在當廚子，你也可以叫飛虎隊，就很高興。可是第十四航空隊或是特遣隊覺得我們都在這邊打仗，都是陳納德指揮的，飛機上也都畫有鯊魚牙，我們也應該叫飛虎隊。這件事情也打過官司，誰是誰非還沒有定論，但中國人和華人都已經習慣叫他們飛虎隊了。大家不會去區分誰是或不是飛虎隊，只要在1941年至1945年在陳納德指揮下的，都可以叫飛虎隊。中國這邊的概念是這樣。

飛虎老兵凋零

記者：談一下目前僅存不多的飛虎老兵。

許劍虹：AVG的老兵在2005年回去過大陸一次，那時帶團的人叫Dick Rossi，那時胡錦濤曾接見他及與他合影。但十年後，因為AVG老兵大多是在戰前就加入美軍的，隨著歲月的飄逝，很多人已經與世長辭，現在AVG的老兵只剩下一位Carl Brown還活著，他今年（2015年）來台灣或去大陸都不太可能，所以今年在台灣舉行的國防戰力展示，主要還是邀請比較後期參加中華民國空軍，或者是戰鬥機大隊的這一批飛虎老兵。其實他們都是第十四航空軍指揮下的人，或是後來編入第十四航空軍指揮下的飛行員，比方說都凱牧，他是1大隊飛B-25轟炸機的，李繼賢是五大隊飛P-40戰鬥機的，或陳鴻銓將軍從美國回來是前空軍副總司令，他也是飛P-40，他是第三大隊。

現在還活著的飛虎老兵，大多數都沒打過空戰，打的都是對地目標。徐華江也蠻厲害的，徐華江和王光復飛同一架飛機，他的座機上有「太公令」字樣。他在抗戰期間有擊落日機3.5架的紀錄。李繼賢參加過湘西會戰，飛P-40用燃燒彈炸日本人，他們很成功的阻擋了日本人。他們的飛機等於像空中騎兵一樣。現在中華民國政府把他們還活著的召集起來，是一件很不錯的事情。

陳納德協助中國建立現代化空軍

許劍虹：這次邀請的大概是以AVG之後飛P-40上戰場的中國籍飛行員為主，他們那時叫「中美空軍混合聯隊」(Chinese-American Composite Wing, CACW)。陳納德當時的想法並不是打贏對日抗戰就好，他還希望能幫中國建立一個戰後現代化的空軍，因為他希望中國戰後能和美國是友好的國家。他在戰爭初期看到蘇聯人幫中國空軍建立飛行，他就很擔憂，如果繼續和蘇聯走太近，最後中國可能會敵視美國。他的目的不就是要打敗日本，還要幫中國建立一個新的空軍。

那時美國戰略還是走「重歐輕亞」政策，沒那麼多飛行員幫中國作戰，陳納德心想剛好12期之後有很多飛行員在美國受訓，不如我就利用這些在美國受訓的飛行員作戰，補充我的兵力，也給他們作戰技術。所以他就成立三個大隊，國軍的第一轟炸機大隊、第三戰鬥機大隊和第五戰鬥機大隊併入第十四航空軍的指揮體系，成立「中美空軍混合聯隊」，傳授他們美式的作戰技術。混合團是一個聯隊單位，從聯隊下去到中隊，都是中美混編，大家都是平等的待遇，每個人都有一樣的權力，融入美式的指揮體系中，讓中華民國成為全亞洲最親美國的一個單位，到今天大概這個傳統都還沒有改變，這是陳納德很成功的一點。他在指揮混合團的時候嚴格禁止種族歧視，低階的美軍看到高階的中國人也要敬禮。



陳納德與飛虎隊員

中美空軍並肩作戰 情同手足

第一轟炸機大隊的都凱牧受訓完曾經也在緬甸支援，他們臨時被編入第十航空隊，曾經也當過純美軍的單位，他們飛的飛機上掛的還是白色五角星。他們這個單位和同時在印度緬甸的美軍也曾發生過別的單位看到他是中國人不喜歡他、歧視他，但是他的單位裡的美國人會站起來保護他。

中國人和美國人的關係也是在那時候培養出來的。中美空軍混合團讓中、西方兩大不同民族混合在一起，共同對抗一個法西斯的侵略者。剛好混合團成立的較晚，很多飛行員相對年輕，今年台灣邀請的主要是以混合團的飛行員為主。包括美國、香港、新加坡回來的，今年大概請到四、五個，整個美國和台灣的飛行員來看，大概不會超過十個。

香港的陳炳靖先生案例更特別，他在混合團成立以前，進入第十四航空隊的第二戰鬥機大隊，好像是五中隊，他直接是加入美軍的戰鬥單位，在混合團成立以前，陳納德也想說要讓飛行員融入美國的單位，直接挑了16個國軍飛行員進入美軍單位服務，這些人後來有些也加入混合團了。像陳炳靖後來就一直留在美軍單位，嚴格來講他是美軍而不是國軍。

中美混合團是一半國軍一半美軍。陳炳靖在體制上來講，是被編進美國部隊的，他後來在一次空襲越南的任務中被擊落、被俘虜了，他就沒有進到混合團去。其他的飛行員像臧錫蘭，他也是後來編入美軍，後來直接進入混合團，他在四大隊的時候，曾經在一次執行轟炸湖北的目標時，救過一個美軍的王牌飛行員John Allison，那次他被日本的戰鬥機咬住尾巴了，是臧錫蘭從日本人後面幫他把日本的飛機打下來。成為一段象徵美中情誼的美談，中華民國和美國飛行員當時情同兄弟是無庸置疑的。

史迪威、陳納德的陸空戰略之爭

記者：陳納德的戰略非常有遠見，他預見了如果蘇聯幫助中國空軍，未來和美國的關係可能沒那麼好，他看得非常的遠。他當時認為只要羅斯福能給他足夠的飛機，他就能把整個二戰情勢逆轉。當時很多人不相信他能做到這一點。

許劍虹：其實光靠空軍是不可能把整個戰況扭轉過來的。不過如果他的飛機和油量能夠得到更多充足的支配的話，那我覺得「一號作戰」^[1]國軍敗得那麼慘，是可以避免的。因為史迪威把很多重要的油料和物資抓在手上。

不過反過來講，其實陳納德的戰略也還是有很多缺陷的，他講說光靠一小支的部隊就可以守住機場，不需要給陸軍太多的裝備，還是有缺陷的。他跟史迪威有一個爭執，他想要從空中反攻日本，史迪威是說要先把資源投到緬甸，把滇緬公路拿回來，他們兩邊在戰略與資源的分配上有很多衝突。

日軍的困獸之鬥——「一號作戰」

我個人認為，他們兩個的戰略都有問題，如果能互補是最好的。史迪威比較重視陸軍，但他太過把資源放在印度，反而忽視了中國戰場本身的問題。所以當日本人在1944年，因為受不了陳納德一直攻擊他的海上運輸線，又希望能早日把國民政府解決掉，把部隊從中國戰場上抽身，1944年發動一次很大規模的對地攻擊，就是「一號作戰」，中華民國叫作豫湘桂戰役。

這個作戰日本人動員了52萬兵力，國軍的精銳部隊當時都抽到緬甸作戰了，留在中國的也是不錯的部隊，不過他們的裝備和訓練都不足以跟在印緬的國軍相提並論，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後勤補給不足，打那麼久的仗，很多人士氣也渙散掉了。所以在華北第一階段以慘敗收場，不過在華南的時候，陳納德還是想盡一些方法，用飛機給他們一些支援，也為日本造成很大的傷害，甚至在一些地方，日本人只敢在晚上行軍不敢在白天，因為空中打擊太厲害了。

陳納德空援被圍困的國軍

陳納德也會透過很多方法支援被圍困的國軍，比方說在衡陽會戰的時候，他會用P-40空投子彈、空投糧食到前線給國軍。他會想辦法去救國軍，他有他對中國的感情和智慧，問題是他完全不重視地面部隊的建設，單純認為靠空軍可以打贏，這個是有問題的，當然他也受到史迪威很大的牽制。

史迪威的問題在於，其實他打滇緬，只要把密支那打下來就好了，但他卻繼續往上打上去，他如果把緬甸那邊的軍隊或裝備抽一些運回來給國軍，那國軍至少阻擋住日本不是不可能的。陳納德認為他只要靠空軍就可以成功阻止日本人的攻勢，但密支那打下來的話，空運的距離就縮短了。雖然日本人從來沒有用那個機場對盟軍造成什麼大的威脅，不過在心理上對飛行員還是有影響。把這個威脅除掉之後，飛機的噸量就會大幅度提升。是不是還需要打通中印公路，我認為是沒有必要。如果兩邊配合順利，說不定中國會打得更理想。我也不會說史迪威全是錯，但如果當時他不要太自負，覺得一定要在緬甸打贏，多關注中國這邊，如果國軍可以更早裝備美式部隊反攻，說不定會有不同的結果。

史迪威要求蔣介石進行軍事改革

記者：如果史迪威和陳納德當時能在抗戰期間放下歧見，中國的對日抗戰或許可以少一些傷亡。

許劍虹：史迪威在軍事上有他的才能，但政治上不擅溝通，他又要蔣介石做一些政治的改革。他這樣講也是出於善意，但當時中國已經面臨國家生死存亡，很難要求他一時把部隊改革好。史迪威應該像魏德邁一樣只

管軍隊不管政治，包括像是陳納德他對國民政府的一些腐敗也都有抱怨，但他們都覺得這個問題應該等戰爭結束之後再由中國人自己解決。陳納德比較懂得蔣介石的心理，東方人比較愛面子，蔣介石也知道部隊有問題，但在那時要全部解決有困難。尤其是史迪威還要求全面指揮國軍，這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個忌諱。甚至他還說要援助一些物資給共產黨，這更是犯了蔣介石的大忌，一個外籍顧問不該干涉中國這麼多內部的問題。

「藍鯨計畫」要刺殺蔣介石？

許劍虹：加上史迪威後來也有點偏執了，我看他的幕僚Frank Dorn寫道，羅斯福下令要史迪威執行一個「藍鯨計畫」^[2]暗殺蔣介石。但後來證明這不是羅斯福的命令，而是史迪威自己的想法。因為羅斯福不可能暗殺蔣介石，那時中國是那麼重要的盟友，牽制了100萬日軍，讓中國內亂對盟軍也是不利。史迪威做了許多不恰當的事，最後被召回也有它的道理在。不過也不能否認他對中國軍隊的訓練和現代化有很大的貢獻，在裝備新一軍和新六軍，領導他們打緬北，值得肯定。後來美國越戰陷入泥沼，美國CIA據說把吳廷琰^[3]殺了，使南越淪陷。

記者：這個「藍鯨計畫」的可信度有多高？

許劍虹：這是史迪威的助手Frank Dorn在他的回憶錄裡面寫到的，但他畢竟是美軍的軍人，從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如果是陳納德，他認為中國、韓國和越南的改革應該他們自己去做，只要給他們軍援和裝備武器訓練就可以了，他們要有自己的決心對抗共產黨，不應該完全依賴美國。史迪威的做法反而導致中國更依賴美國，不見得對美國是好事情，美國壓力負擔更大。陳納德對亞洲人的想法比較瞭解，雖然他不會講中文，在美國南方長大，而史迪威在中國待得比陳納德久，史迪威在對亞洲人的相處上的觀念反而沒有陳納德進步。

國軍內部派系糾葛

記者：不過陳納德在戰場上主動去救國軍，也在某種程度上違背了蔣介石的命令？

許劍虹：陳納德有提到蔣介石因為怕薛岳造反，不願意給他武器。但目前為止，我沒有從國軍的史料中看到相關的論點。但我相信陳納德說這話有他的道理，因為薛岳早期畢竟是廣東的地方實力派出身，所以他跟蔣介石可能有嫌隙。但是衡陽會戰第十軍是蔣介石子弟兵，他沒有理由不去救他們。第九戰區的薛岳本人不一定是黃埔系，但裡面很多部隊包括74軍也進去過裡面作戰。

許劍虹：中國人之間的派系和面子，完全大公無私我也不相信。但說蔣介石不願意去救薛岳，最好還是有中華民國的史料佐證，不能只憑單方面的說法。在衡陽或長沙作戰，他們也說被盟軍救過，上次我訪問過一位飛虎老兵，他們當時從江西趕去支援長沙，那時剛好有日本飛機轟炸，他們很害怕，這時兩架美軍戰鬥機就把日本飛機打下來了，剩下日本飛機無力還擊就跑走了。大多數抗戰老兵對美國的援助都很肯定。

宋美齡、陳香梅讓陳納德情牽中國

記者：陳納德之所以比較瞭解中國人的心理，對中國有感情有智慧，是不是也跟他與陳香梅的一段情或與蔣宋美齡對他的信任有關？

許劍虹：陳納德剛到中國時，也有很多次想辭職，因為軍方有些保守派和歐洲派排擠美式作風。覺得陳納德做法不適合，但是蔣介石和蔣宋美齡多次慰留他。蘇聯人進來時美國尚未參戰，中國需要蘇聯援助，他那段時間在昆明負責訓練飛機不是負責作戰，但總體而言蔣夫人對他大力的支持，還是讓他遊說美國。蔣夫人的風度容易讓美國人喜歡，陳納德說蔣宋美齡是他永遠的公主，蔣夫人說陳納德是永遠的上校。因為這樣陳納德才愛上了亞洲人，娶了陳香梅。陳香梅也讓他更瞭解亞洲，陳香梅和他結婚是在戰爭結束之後。中國給了他機會，他也一輩子回饋和反共。



陳納德與宋美齡

陳納德協助國民黨撤退台灣

記者：談談陳納德戰後做了哪些事情。

許劍虹：抗戰結束之後，陳納德成立民航空運公司幫國民黨進行一些善後的工作，有些人說他是為了賺錢，我覺得不是，因為如果從生意上考量，他在大陸可以賺更多錢，當然後來中共也不會讓他賺錢。不過陳納德對蔣介石是很情義相挺，1948年在國共內戰中，民航空運隊又幫蔣介石空運國軍軍隊。

記者：陳納德和他訓練出來的飛行員，感覺這些老兵對陳納德都有特殊情感？

許劍虹：當然很特殊，他們等於是第一代正式接受美國訓練。美國和中華民國這麼緊密的情感是靠那場戰爭培養出來的。直至今日，台灣的空軍都還是受陳納德影響，大多數老飛行員對他都很感謝。他們覺得沒有他中國空軍也不會有後面的表現，可能就像海軍一樣被打光了。雖然海軍有一部分人送到英國受訓，但在國內也沒有那麼好的表現。

陳納德不只留下飛虎隊，還讓空軍在戰後有一套制度。包括很多AVG時代，十四航空軍時代的人，後來戰後也來台北當國軍的顧問，比方Edward Rector^[4]，他在戰後是在台北的美國空軍組組長，教育國軍飛行員。那時候美國還沒給國軍噴射機，中共已經有噴射機了。他會教育國軍用螺旋槳的飛機作戰。陳納德與飛虎隊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雖然我們的飛機性能不像其他國家，但飛行員技術在亞洲還是一流的。

許劍虹：而且陳納德非常注重被擊落的飛行員的營救，不管是國軍或共產黨，汪精衛的部隊都救過，因為他們也要留條後路。其實中國人也不是真心要為日本人服務，他們也是想為國家效力。國民政府的部隊也會對美軍進行營救。而且那時美國要勝利了，你畢竟不是日本人。陳納德的回憶錄說，有些中國人會自己把住家附近日本人的情報告訴他，就算住家被轟炸也沒有關係。我也訪問過被日本人抓去當勞工的老先生，被美軍轟炸，後來他還是參加抗日遊擊隊，並沒有因為被炸而恨美國人。

美軍炸完後，他們要逃，日本人不讓他們逃，還拿刺刀補刺，他們對日本人當然更不能原諒。都凱牧將軍講過，日本人為了避免盟軍炸，把被俘虜的美軍或國軍綁在車上當人質。日本人也做了很多殘酷的事，為了阻止美國轟炸。像是杜立德空襲之後，日本人對中國無所不用其極的報復，但並沒有阻止中國人去營救那些被擊落的美國飛行員。從這一點來講，我們也不能不提，當年的確有共產黨人拯救了美國人。

從「飛賊」到飛虎熱北京態度轉變

記者：今年（2015年）台灣似乎出現飛虎熱，您怎麼觀察這個現象？

許劍虹：馬英九總統非常重視和美國的關係。中華民國能存在亞洲，還是要靠像美國這樣二戰的盟友。美國也很重視和二戰盟友的關係，對中華民國還是非常肯定的。

記者：美國今年（2015年）紀念二戰結束的國殤日大遊行，除了中華民國的國旗，也有青天白日徽的飛虎機，是否象徵美國對中華民國在台灣政府還是很友好？

許劍虹：對。這幾年外交還是做得不錯，台美軍事上的互信也做得不錯，比如中華民國的官員有去太平洋參加交接典禮，美軍也有來台灣交流。

記者：對岸也積極的拉攏飛虎老兵，感覺兩岸好像在爭奪飛虎老兵和飛虎隊的這段歷史？

許劍虹：大陸從1979年改革開放之後，他們就開始跟台灣爭奪飛虎隊的歷史。早期因為陳納德反共，大陸有段時間把飛虎隊罵得一文不值，稱陳納德為「飛賊」。飛虎隊是侵略中國的代表，任何沾上邊的人都要被批鬥。但1979年之後，第一個他需要對付蘇聯了，他要拉攏美國。第二個他需要美國的投資，尤其1984、1985年之後，他開始拉攏台灣。飛虎隊是支援國民黨作戰的，他們也要把這個部分接收過來。

不過那段時間美國老兵要回大陸還是有限制。老飛虎有講過說早期在美國辦飛虎年會，大陸把投共的飛行員也叫來美國。那時台灣蔣經國時代，也組織中國空軍退伍軍人協會，派代表到美國參加活動。雙方會競爭，中共會要求不許在活動裡掛中華民國的國旗。大陸派三個人去，我們派十多個人去。那時大陸相對弱勢，沒什麼能力和台灣競爭飛虎隊。

台灣民眾對飛虎有不同觀感

到李登輝時代台灣自己放棄，本土政黨當時把陳納德將軍的銅像從新公園移出去。陳水扁想搞228紀念公園，對美國和台灣之間的關係惡化，因為退伍軍人也是一種國民外交。包括高華德、喬無過，或像夏功權都是CACW的飛行員，他們成立自由中國之友協會，為中華民國保留了雙橡園。喬無過將軍在這方面做了很多。他也是十四航空軍唯一一個中華民國國籍的副會長。

飛虎外交與美台關係

記者：飛虎歷史似乎很微妙地牽動台美關係？

許劍虹：對。對大陸而言，這個關係一定要破壞掉。想辦法讓美國人覺得現在的中華民國不是以前的中華民國，台灣的本土派也樂於做同樣的事情。台灣現在的年輕人沒經過二戰的歷史，覺得要搞本土化，就要搞徹底一點，現在還說原來二戰時空襲台灣的是美國，但在教科書裡，國民黨抹滅這段歷史。其實國民黨只是沒有講美國來轟炸台灣。我認為，在戰爭時期不得已從空中轟炸自己國土的例子很多，你不能拿這個當範本去灌輸政治想法，而且我不覺得美軍是刻意去炸台灣的老百姓。二戰就是這樣子。大陸當然很高興接收這段飛虎歷史。杜立德在國會山莊的紀錄片，他們邀請的是中國民國駐美代表沈呂巡大使，如果十年前可能邀的是大陸那邊的。2008年後我們的外交有所提升。兩岸靠「飛虎外交」爭論主權。飛虎隊這段歷史可以減少很多摩擦。以後大陸會不會繼續紀念飛虎隊？我也不知道。

記者：紀念飛虎這件事，不但維繫台美之間的關係，也可能緩和目前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矛盾？

許劍虹：沒錯。抗戰時的中國人還是很親美國的。尤其是雲南的老百姓。但戰後出生的中國人，他們未必會記住這段歷史。

記者：今年是抗戰勝利70週年，紀念飛虎這件事情也在台灣產生微妙變化？

許劍虹：我有點擔心今年會不會是台灣最後一次紀念飛虎。因為台灣年輕人很多人喜歡日本，而日本動漫都把美國說的很壞。日本不管左派右派，都覺得美國丟了原子彈。台灣有些人從大亞洲主義，覺得如果中國跟

日本合作，說不定今天不會有中國分裂之類的問題。紀念飛虎隊會陷入兩面不討好的困境，不管是獨派或是統派。畢竟台灣在二戰確實是日本殖民地。還有人認為「中美空軍混合聯隊」是美國人要讓黃種人殺黃種人的工具，在網路上有這樣的論述。

記者：你怎麼看台灣有民眾在討論究竟台灣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

許劍虹：在我看來，我們和美國是盟國，是戰勝國。戰爭剛結束時，很多台灣人巴不得當戰勝國，有人聽到戰勝還欺負日本人。但不能因為現在要跟國民黨唱反調，就去否認二戰的正義性。美國和中華民國雖然戰後犯了很多錯誤，但我的看法，還是比納粹和日本人好很多。

記者：為什麼飛虎會引起這麼多不同角度的思考？

許劍虹：因為它創造了奇蹟，讓兩個完全不同文化的飛行員可以在一起像兄弟的打仗。波蘭人和英國人就無法像中美融入得這麼深。奇蹟成功後總有人看不順眼會想要攻擊，尤其在大陸和台灣，很多人覺得有自卑感被歧視，覺得二戰中國是四強之一，為什麼今天不是。

飛虎歷史對當今國際局勢重要性

記者：你說這次可能是最後一次紀念飛虎，是不是2015年這群老兵的團聚特別有意義？

許劍虹：慶幸的是，他們是最偉大的世代，我認為打過日本的都是Greatest Generation。這一代人我認為大概20年後會走光，他們也不用去看到以後亂七八糟的事情。那時和美國並肩作戰的中華民國，今天在台灣陷入了兩面不是人的困境。馬英九還是個有概念維繫二戰盟友關係的總統。美國還是想維護自由中國，今天美國還是延續了那一代的傳統。我覺得台灣去站在日本的角度紀念二戰是很不利的。如果把美國的因素全部抽走，台灣未來是否還能維繫安全的對外關係，我是質疑的，我認為這對台灣是很危險的。

許劍虹：美中台三方能維持和諧關係，還是靠當年中美建立的感情在維繫。畢竟飛虎的這段歷史，延續自二戰的歷史，到今天，仍然是維持亞太地區穩定、繁榮和自由的一個重要的象徵意義。如果大陸完全不顧過去的歷史，要挑戰美國，我覺得對亞洲區域穩定不是好事。另一方面，台灣如果失去這段歷史的傳承，久而久之，失去美國的台灣是無法靠自己的，最後還是會倒向大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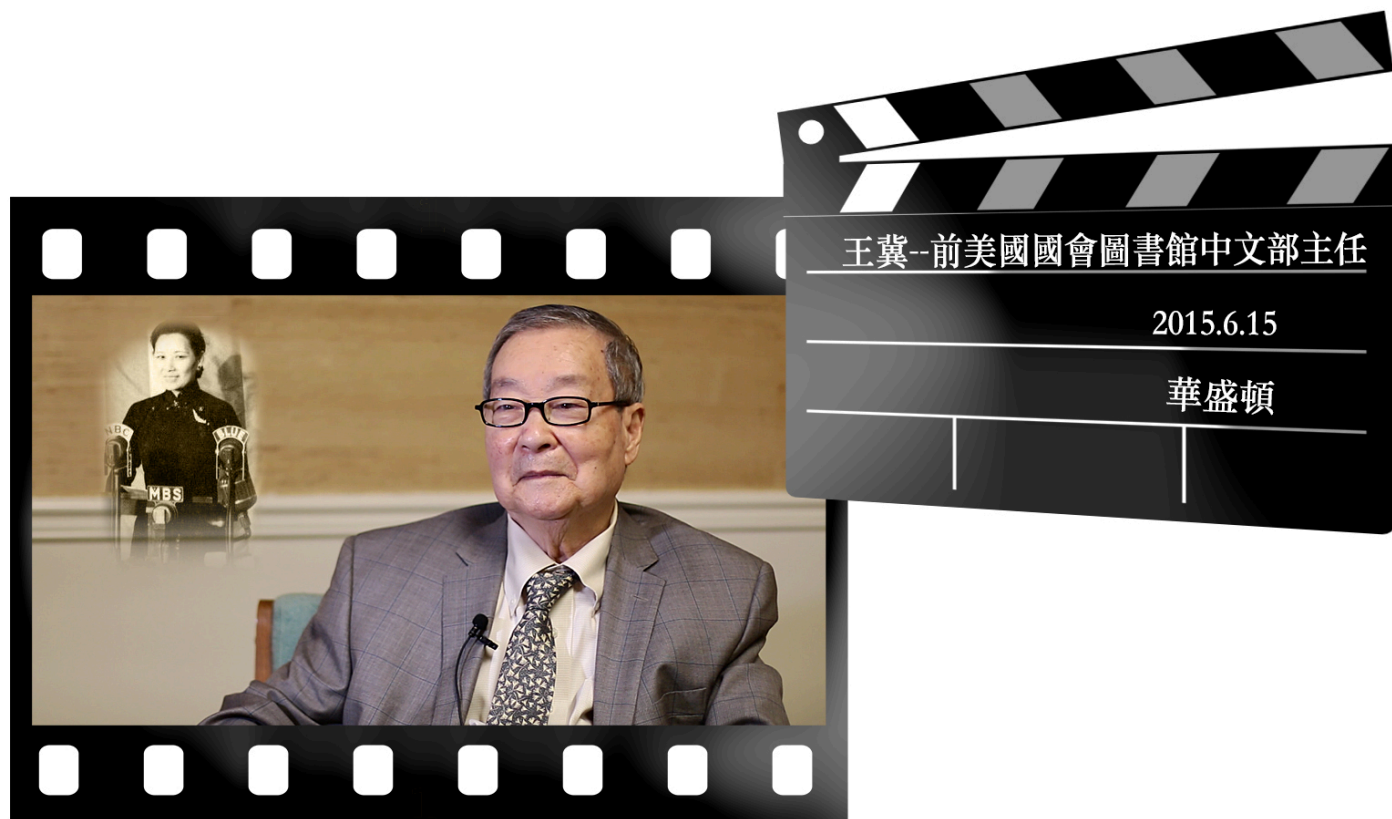
記者：你認為未來中美兩國可能會走向衝突嗎？

許劍虹：應該不會，美國跟中國打起來對彼此都不好，維持現狀就好了。

(第九章完)

1. 一號作戰，又稱豫湘桂會戰，是大日本帝國陸軍於1944年4月至12月期間于中國河南、湖南和廣西貫穿三地進行的大規模攻勢。 [←](#)
2. 坊間所有關於「開羅會議時羅斯福授意史迪威除掉蔣介石」的文字，最原始的來源都出自史迪威的助手多恩（Frank Dorn）所寫的回憶錄《和史迪威一起走出緬甸》，多恩在書中是這麼說的：「史迪威從開羅會議回到中緬印戰區之後不久，他訪問了我在昆明的司令部。在僅有我們兩人的私人會談中，他告訴我，他在開羅接到使他震撼的一條口頭命令：『我被命令準備一份暗殺蔣介石的計畫。』『暗殺他？』我懷疑地問。『命令沒有說殺死他。』史迪威斷然說：『命令說準備一份計畫，這意味著僅僅是一份計畫。永遠不能根據它指責美國政府，或者包括你在內任何美國人。……記住：絕對不能留下任何記錄。在這件事上，除了我，你將不接受來自其他人的命令。』」當多恩詢問是誰指令制訂這樣一份暗殺計畫時，史迪威只是說：「這不是我的主意，它來自最高的大人物。」這個「最高的大人物」是否就是美國總統羅斯福，多恩並沒有直接給出答案。當談到要除掉蔣介石的原因時，史迪威是這樣說的：「大人物對蔣和他的脾氣已經厭煩，事實上他用他一貫的奧林匹克的方式說，『如果你不能和蔣相處，又不能將他撤換，那就一勞永逸地將他除掉。你知道我的意思。將這件事交給您管得住的人。』」在多恩的回憶中，正是根據史迪威的命令，他和兩個最可信賴的同事準備了槍殺、下毒、爆炸、宮廷政變和意外墜機（即勸蔣介石去視察在印度藍伽訓練中心的中國部隊，當飛機飛越喜馬拉雅山時製造撞山事件，在蔣使用的降落傘上做手腳）等暗殺方式，後來史迪威覺得製造飛機失事這一計畫最可行，並且他告誡多恩「必須等待來自高層的命令。」這一傳說中的計畫被稱為「藍鯨行動」。 [←](#)
3. 吳廷琰（1901年1月3日-1963年11月2日），是越南共和國第一任總統（1955年-1963年），因偏袒天主教，歧視大多數越南人口信仰的佛教，造成多名佛教徒死亡，並引爆佛教徒危機，最後在1963年南越政變中被殺。 [←](#)
4. 瑞克特（Edward Rector）於戰後晉升至美國空軍上校，並且擔任美軍軍事顧問。 [←](#)

第十章 王冀：回首百年滄桑 期待兩岸和平



“當然是國軍把日本人打垮的，台兒莊戰役、長沙會戰，這些都不是共產黨打的，可是管誰打的呢？都是中華民族的犧牲，這是不可辯論的事實……如果抗戰勝利之後，蔣委員長能夠容忍一下共產黨，可能局面就不同了。我這句話，國民黨的將領們肯定不同意，但是兩邊我都看過，我和共產黨來往也十多年了，我希望中國人不要打中國人！”

—— 王冀

前言：作者第一次訪問王冀教授是在2013年蔣宋美齡去世的時候，12年後，他辦公室的牆上又多了許多張與美中台領導人的合照，顯示這過去20年來，王冀做為美中交流民間大使的成果。王冀教授在訪問結束後，還特別展示了一幅蔣夫人送給他的畫和厚厚一本相冊，回憶之情溢於言表。王冀教授1932年生於遼寧，父親王樹常為東北軍將領。他在1969年擔任喬治城大學歷史系教授，1970年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館長，1975年擔任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部主任，1995年抗戰勝利50週年之際策劃蔣宋美齡重返美國國會發表演說，1995年創辦美中政策基金會，接待過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訪美，並曾與多位美中台三方的領導人會面。訪問一開始，王冀教授就從他的東北老家和少帥張學良談起……

東北軍與張學良

記者：今年是抗戰勝利70週年，您是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前中文部主任，又曾在喬治城大學教授歷史與美中關係，跟我們談談抗戰歷史。

王冀：1945年抗戰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但是在這之前，日本已經侵略過中國好幾次了。最早是1894年到1895年的第一次日清戰爭，這場戰爭把台灣割讓給日本。一直到1945年之後，才把台灣還給中國。所以中國100多年來歷經滄桑。

日本是中國的鄰國，但是在二十世紀初就開始侵略中國了。這是很長遠的日本的野心。但是中國一直在分裂，軍閥統治、袁世凱、段祺瑞，中國被東北軍閥，兩廣軍閥、四川軍閥分裂，一塌糊塗。在1928年張作霖被炸死以後，張學良一直認為日本是個最大的問題。可蔣介石那個時期呢，就想剿共。兩個人的軍事政見不同。

張學良一開始還可以合作。東北軍在軍閥裡面，裝備是最先進、最現代化的。1928年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以後，張學良接過父業。那些老鄉鄰不太服氣的，說一個小孩子怎麼能做東三省的領導呢，那時張學良才20多歲。可是我父親覺得如果再把把弄掉的話，那東北又要分裂了。所以他就跟另外的人支持張學良要栽培少帥。他們希望張學良能做好。到1931年，日本九一八事變侵略東北之前，在1930年這個時期，中原大戰，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反蔣。在北平開擴大會議。中原大戰死了好幾十萬人，就在中原河北一帶。當時蔣介石快被打敗掉了，就派人到北戴河跟瀋陽遊說張學良幫蔣介石把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給平定下來。張學良在北戴河聽了南方的代表張群，吳鐵城的勸，吳鐵城後來在國大做秘書長，張群後來擔任行政院長，這些都是我父親在日本的同學。他們跟我父親講，你應該讓張學良支持蔣介石，所以他決定支持蔣介石。他一進關，一下子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全垮了，都跑了。這樣的話就真正統一了。

這樣張學良的功勞就很大了。沒有他，就要垮了。所以張學良在北平就很洋洋得意了。他就沒注意到日本人注意到瀋陽了，就九一八了。因為東北軍進關了，在東北三省都是不太好的軍隊，空掉了。所以日本人就開始佔領瀋陽了。

西安事變爆發

張學良後來被說成「不抵抗將軍」，就一個人辭職不做了，到歐洲去了一年多。帶著他的夫人、兒女到英國、法國、德國。這樣走了一圈回來以後呢，到了上海，蔣介石派他到武漢，準備成立一個剿匪總司令部。張學良說，我不想剿匪啊，共產黨也不是匪啊。但是他也不能不接受，就派到西安了。

到了西安後，他的部下常常和延安的毛澤東來往。這樣的話開始瞭解延安的軍隊的作風是很平民化的，完全是為抗日、為中國革命的。所以，他就開始轉變他的思想。到了1936年12月12日就決定和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扣留蔣介石。這樣的話，日本一看，國共聯合抗日，先抗日、後剿共，這樣的話蔣介石沒辦法了。

這樣的話，就給了萬里長征結束從八萬人銳減到八千人的共產黨一條新的生路。這個東西的爭議有很多。是張學良改變了共產黨的未來呢，還是共產黨改變了張學良的未來。共產黨和張學良合作當然很高興，但是張學良陪蔣介石回南京以後就被軟禁起來了。這是個歷史轉捩點。

少帥抉擇改變歷史 夫人外交扭轉戰局

記者：談談您對蔣夫人的印象。她說東北兩個好人裡頭，你父親就是一個。

王冀：蔣夫人1931年認識了蔣介石，後來蔣介石和宋美齡都到了北平來了。我聽我母親講，他們三個人拜成三姊妹了，所以宋美齡一直記得我們家裡面。

記者：美國在二戰期間援助中國，轉捩點是珍珠港事件，美國在這之前保持中立，當然這其中有許多因素。談談蔣夫人的貢獻。

王冀：日本人侵華以後，美國人也沒支持也沒不支持。當時誰支持中國呢，蘇聯、德國。美國支持中國人，最早是飛虎隊，陳納德到了中國來幫助國民黨，看國民黨太可憐了。每天日本不停地轟炸，炸死多少人。

我記得到了武漢，逃防空洞，被炸得沒辦法了，認倒楣了。這種情況，美國還沒有真正幫忙。美國賣武器、有援助，但是不願參加戰爭。英國跟日本有秘密協議。所以歐洲國家，沒人敢幫中國。歐洲國家，德國在打，他們自顧不暇。蘇聯呢，是想操縱中國，就儘量幫助毛澤東，但是幫助也有限。沒有一個國家是真正願意出來支持中國的。

我那時候念小學，我覺得怎麼這麼倒楣了，到處逃難，傷兵很多。後來父親跟蔣介石講，抗日是絕對正確的。

蔣宋美齡國會演說



蔣宋美齡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

記者：蔣夫人到美國國會演講是不是美國決定援助中國的關鍵？

王冀：蔣夫人 1943年到美國來演講。她來以前先到紐約去看病。她先從中國飛到美國南部佛羅里達州，再轉到紐約。她的皮膚敏感，在醫院裡面。後來被羅斯福總統和夫人請到華盛頓來了。這個以前呢，其實頭一年，美國的特使就到重慶市跟蔣介石、宋美齡見面。他就說，你應該到美國去，你的口才那麼好，你應該替中國老百姓說幾句話，美國人會幫你們的。

到了1943年2月，她就到華盛頓來了。羅斯福和他夫人高規格歡迎她，把她接到白宮住了10天^[1]。她後來告訴我說，羅斯福總統很好，他很喜歡中國的。她還說，我被國會請去演講，不是說羅斯福請的，是國會議員請的。她是兩場，一場參議院，一場眾議院。兩次演講的內容不同。

南方口音迷人 洞悉美國心理

她先在參議院講，很動人。因為宋美齡10幾歲就到美國來了，在喬治亞念中學^[2]。宋美齡很聰明的。她到後來說話就像美國南方女人一樣。南方女人講話，一般大家都很喜歡的，很有魅力很可愛。美國人一般看一個中國女人有個南方口音的話，那個像亂世佳人一樣的。在美國國會大受歡迎。她研究過美國人心理，要美國人喜歡，對中國人同情。她這一講，說美國的飛行員被日本轟炸，飛機出事了，跳到中國的浙江省一帶^[3]，美國駕駛員拿個美國旗喊，「美國、美國、美國」，然後中國老百姓就把他救了。這樣美國議員一聽就高興，知道中國老百姓歡迎美國。她講話很能抓住美國人的心理。

記者：那她這次演講對整個抗戰的形勢起到了什麼作用？

王冀：她在眾議院演講的時候說，我們中國沒有外國援助，已經忍耐五年多了，還沒有向日本屈服。我們的小孩兒、婦女、老百姓被日本人打死的成千上萬。你想想，美國是個多民族國家，有英國來的、法國來的、德國、義大利、亞洲來的。你們都能團結起來跟日本打仗很了不起的，你們也可以團結起來支援中國嘛。議員聽了就鼓掌。這是宋美齡洞悉議員們的心理。

當時我兩個哥哥都在美國，在加州。他們親眼看到宋美齡到洛杉磯演講。在好萊塢，十萬人聽她演講，聽得都入迷了。我哥哥說，宋美齡簡直不得了，從來沒見過這麼好的中國女士，能感動全美國人。她到了好萊塢，

電影明星全都圍著她，到紐約，紐約市長都歡迎她。

她的演講很短，20分鐘，30分鐘。光看演講稿看不出神韻，你要聽她講，用南方的口音，女人那種有魅力的講法。美國人就同情她，同情中國人。所以她的演講很成功的。同時也幫助中國爭取到美國的援助。

記者：宋美齡被稱為中國空軍之母，她也為飛虎隊爭取到幾百架飛機。

王冀：她來以前，美國沒動靜，淨給國民黨一些爛飛機。來了以後，美國援助了幾百架。這中國開始有了一個希望的感覺。她走以前，又到了白宮再見羅斯福總統。羅斯福真的感動了，這位第一夫人，真是不得了。開羅會議，本來邱吉爾不要請蔣介石的，開羅會議就是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嘛，本來是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結果史達林說我不來了，所以後來有《波茨坦宣言》^[4]嘛。

開羅會議 蔣宋美齡居中斡旋

史達林和邱吉爾當時不喜歡蔣介石的，但是看到宋美齡的話開始轉變態度了。開羅會議宋美齡就坐在邱吉爾旁邊，我問宋美齡，她說，邱吉爾老先生跟他講了幾句話，他就高興得一塌糊塗。

但是宋美齡也跟我講，有種感覺不是很平等，因為中國還是很弱，關鍵是美國，如果美國支持我們，我們就解決問題了。所以她要跟美國搞好關係。

記者：所以蔣夫人也對提升整個中國的地位起到作用？

王冀：她說我來的目的是讓美國支援中國。

王冀：其實她的個性很像小孩兒的，很招人喜歡的。所以這個人你不可能不喜歡她，不可能罵她。我問她，你為什麼不寫回憶錄呢？她說，我有什麼好寫的，美國人罵我的多了，說我脾氣大、驕傲。我說，你不驕傲。

^[5]

蔣介石疑心病重 影響大局

史迪威到重慶以後就開始指手劃腳了，蔣介石的脾氣也是很大的，心想你這個顧問怎麼能指揮我的軍隊呢？可是宋美齡在中間協調，主要是抗日第一。可是蔣介石脾氣很大的。後來換了魏德邁，他脾氣很好的，絕對不和蔣介石頂嘴的。



蔣介石、宋美齡、史迪威

記者：蔣介石似乎對別人指揮調度他的軍隊這件事很介意？包括當時據說陳納德將軍主動去援助薛岳的部隊他都不是很高興，因為好像覺得說薛岳不是他的嫡系。這種個性是否也對大局造成影響？

王冀：有影響。比如我父親那麼支持他，讓張學良不要支持別人，支持他，轉敗為勝。但是到最後（蔣認為）你還是雜牌軍，你不是黃埔嫡系，不是我的心腹。抗戰一開始，中央軍是最重要的，其他東北軍都是不可靠的，可是打台兒莊都是白崇禧、李宗仁，這些人對蔣是很忠誠的。但是最後還是得不到蔣的信任（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專訪請見下冊第一章）。我父親說，蔣是很愛國，很好，但就是疑心太大了。

記者：如果蔣介石的心胸能夠寬大一點…

王冀：抗戰勝利之際，毛澤東到重慶去跟蔣介石開會，談中國以後的未來^[6]。當時毛澤東的願望不太大的，只要你容忍一下我八路軍，紅軍的存在就可以了。蔣介石不願意。1946年，在東北內戰開始了。蘇聯幫著，把滿洲國的軍隊讓毛澤東接過去了。

烈士遺孤懷念「蔣媽媽」

記者：您剛提到，蔣夫人其實試圖調和蔣介石和史迪威的關係。她是怎麼做的？

王冀：宋美齡其實沒有政治野心。她只是想做個好的第一夫人。尤其做婦女工作她很有興趣的。她成立了一個婦聯會，還有成立烈士遺孤學校，照顧這些國民黨陣亡將士的後代，這是很了不起的。她對慈善事業，救濟事業是很了不起的一個人。

記者：很多當時參與抗戰的陣亡將士，留下來的孩子都受過蔣夫人的照顧。

王冀：對。這些小孩每年生日都給蔣夫人送禮、送蛋糕，老太太一定歡迎他們來的。

記者：所以蔣夫人不但在戰時爭取美國援助中國，在戰後還照顧這些烈士遺孤。

王冀：對。學生們經常懷念「蔣媽媽」，給她送東西、請她吃飯。宋美齡也接受。她和年輕人見面，她很高

興的。

記者：總結一下，您一生見過蔣夫人三次。

王冀：對，第一次是一歲，第二次是我七歲，七七事變的時候，第三次我到了紐約1994年的時候。

記者：您與飛虎隊的陳納德將軍也有過一面之緣。

王冀：對我見過他一次，1954年。他來美國，在一個餐館裡面我看到他。我們一起吃了一個飯。後來陳香梅就來了。他有兩個女兒，很小的。一個在佛羅里達教書嘛。陳香梅是很懂得中美關係的。

記者：陳納德將軍那時候同情中國是不是有一部分也是因為蔣夫人。

王冀：陳納德高高的，很願意交際的樣子。

歷史若能重來 兩岸際遇不同

記者：我們回過頭再來談談蔣介石。

王冀：如果抗戰勝利之後，蔣委員長能夠容忍一下共產黨，可能局面就不同了。我這句話，國民黨的將領們肯定不同意，我是兩邊我都看過，共產黨我也看過，我和共產黨來往也十多年了，我希望中國人不要打中國人。

中國大陸的領導對台灣不瞭解的。說兩岸要統一、要一家親，親什麼東西呢？台灣不要你親嘛。台灣選舉要來了，明年2016年要選舉總統。一個是民進黨的蔡英文，國民黨還出來一個洪秀柱。洪秀柱很傳奇的。她的父親受過國民黨二二八迫害的。（作者按：洪秀柱後來退選，改由朱立倫代表國民黨參選，最後由蔡英文勝選，在2016年5月20日就職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位女總統，洪秀柱則在2016年3月被選為國民黨首位女主席。）

記者：您怎麼看現在抗戰勝利70年了，兩邊的想法還是差很多？

王冀：我希望海峽兩岸真的親如一家。不管是共產黨在大陸也好，國民黨在台灣也好，中國人經歷了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台灣也經歷了二二八事件，希望兩邊維持一個和平的情況，不要再有戰爭和悲慘的事情。否則的話沒意思嘛。希望兩岸和平，不要再製造摩擦。

蔣介石的二兒子蔣緯國在美國和我一起吃過飯。他告訴我，他和蔣經國每個星期三和父親一起吃個午飯，討論過去的得失，為什麼我們被打敗到台灣，如何光復大陸。但是後來父親不在了，就沒有這個想法了。蔣緯國跟我說，我哥哥只想讓台灣儘量不要出事情、盡力改革，多開放。他當時說，將來或許台灣跟大陸能冷靜下來討論討論中國的前途。

習近平的「中國夢」與北京大閱兵

王冀：中國是有很好的環境的，為什麼要鬧意見？中國大陸的領導現在是很幸運的。習近平主席我想他是好意的，希望全國統一的。但是我們還搞不清楚，因為他不像胡錦濤那麼透明化。習主席在講「中國夢」。「中國夢」將來怎麼發展，很難講。中國人是需要一種鼓勵，可是夢到什麼時候呢？不能一輩子做夢了，要面對現實啊。現在在南中國海，又和美國人弄得很僵。美國搞這個「亞洲再平衡」，又把俄國和中國搞到一起去了。這是很明顯的事情。

記者：您怎麼看北京盛大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

王冀：當然是國軍把日本人打垮的，八路軍也是國軍的一部分。延安的話是敵後遊擊戰，真正的台兒莊戰役、長沙會戰，這些都不是共產黨打的。可是管誰打的呢？都是中華民族的犧牲，這是不可辯論的事實。

與王冀教授的訪問結束之後，作者忽然想起了一首歌，是老家也在東北的母親經常哼唱的抗戰歌曲《松花江上》，謹作為本書上冊第十章的結尾，盼餘韻繞梁。

《松花江上》

作詞：張寒暉 作曲：張寒暉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裡
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裡
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從
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
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哪年，哪月，
才能夠收回那無盡的寶藏？爹
娘啊，爹娘啊，
什麼時候，
才能歡聚一堂？！

（第十章完）

1. 美國傳記作家漢娜·帕庫拉的《宋美齡傳》2012年在中國出版，書中披露蔣宋美齡訪美未曾公開過的資料，包括羅斯福夫人和白宮侍者對宋美齡的負面印象。 ←
2. 宋美齡1897年出生，1908年時赴美求學，15歲進入喬治亞州衛斯理安學院（Wesleyan college），16歲轉學到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就讀。在美求學10年，宋美齡在思想上、舉止上和談吐上已全盤西化，她常說「我唯一跟東方沾上邊的就是我的臉孔。」 ←
3. 美軍執行杜立德東京大轟炸任務時，有部分飛機在中國浙江等地墜毀，飛行員迫降或跳傘，中國民眾予以救助，日軍後來發動浙贛會戰報復。 ←
4. 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會議上美國總統杜魯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未實際與會，只是簽名以示發表）和英國首相邱吉爾聯合發表的一份公告。 ←
5. 1995年，王冀策劃邀請蔣宋美齡到美國首都華盛頓參加由美國國會舉辦的慶祝二戰結束50週年紀念酒會，當時已經接近百歲高齡的蔣宋美齡重返美國國會發表演講。 ←
6. 這裡指「重慶談判」，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在中國重慶舉行，由中國國民黨領導下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進行的一次談判。這次談判是政治協商會議的序曲，雖然它本身並未解決具體的實質問題，但國共雙方達成了用政治協商的手段解決爭端的初步意向，為後來幾個月政協會議的召開製造了必要的和平氣氛。 ←

編後語：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

遺珠之憾 重現光彩

出版這本電子書的構想，是源自於美國之音為紀念二戰結束70週年所拍攝的《穿越1945》紀錄片。從2015年5月份的國殤日大遊行開始，馬不停蹄的拍攝、採訪與蒐集資料，加上台灣之行的紀錄，累積了二、三十個人物訪問與大量的影片、史料，最後濃縮出60分鐘的《穿越1945》紀錄片，其中有許多精采的訪問和史料因為篇幅的緣故無法放入影片當中。現在有了這本電子書的出版，我們終於可以將紀錄片中的遺珠之憾，通過文字穿插圖片和照片的方式，呈現在讀者眼前，對此作者深感欣慰。



工作人員在新店國史館拍攝《共赴國難宣言》

八年抗戰 換來一紙降書

作者前往台灣拍攝紀錄片期間，除了跟拍飛虎老兵的旅程和進行專訪之外，也特別前往中華民國國史館位於新店的分館尋找史料。國史館的工作人員戴著白色手套，小心翼翼的拿出日本降書的正本給我們拍攝。當我看到降書正本的時後，心中無限感慨。因為之前和多位親身經歷戰爭的老兵進行訪問，想到戰爭的殘酷，看到眼前的降書，想起了那句：「八年烽火起盧溝、一紙降書落芷江。」



降書封面

降書

- 一、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
- 二、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規定「在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台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
- 三、吾等在上述區域內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之將領願率領所屬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
- 四、本官當立即命令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區域內之全部

降書第1頁

日本陸海空軍各級指揮官及其所屬部隊與所控制之部隊向蔣委員長特派受降代表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及何應欽上將指定之各地區受降主官投降

五. 投降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立即停止敵對行動暫留原地待命所有武器彈藥裝具器材補給品情報資料地圖文獻檔案及其他一切資產等當暫時保管所有航空器及飛行場一切設備艦艇船舶車輛碼頭工廠倉庫及一切建築物以及現在上第二款所述地區內日本陸海空軍或其控制之部隊所有或所控制之軍

降書第2頁

用或民用財產亦均保持完整全部待繳於蔣委員長
及其代表何應欽上將所指定之部隊長及政府機關
代表接收

六、上第二欸所述區域內日本陸海空軍所俘聯合國戰
俘及拘留之人民立予釋放並保護送至指定地點

七、自此以後所有上第二欸所述區域內之日本陸海空
軍當即服從蔣委員長之節制並接受蔣委員長及其
代表何應欽上將所頒發之命令

八、本官對本降書所列各欸及蔣委員長與其代表何應
欽上將以後對投降日軍所頒發之命令當立即對各

降書第3頁

九、級軍官及士兵轉達遵照上第二款所述地區之所有日本軍官佐士兵均須負有完全履行此類命令之責投降之日本陸海空軍中任何人員對於本降書所列各款及蔣委員長與其代表何應欽上將嗣後所授之命令倘有未能履行或遲延情事各級負責官長及違犯命令者願受懲罰

奉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命簽字人中
國派遣軍總司令官陸軍大將 岡村寧次
昭和二十年（公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
九時 分簽字於中華民國南京



降書第4頁

代表中華民國美利堅合眾國大不列顛聯合王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並為對日本作戰之
其他聯合國之利益接受本降書於中華民國三十
四年（公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時
分在中華民國南京

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蔣中正特派代表中
國陸軍總司令陸軍一級上將

何應欽



降書第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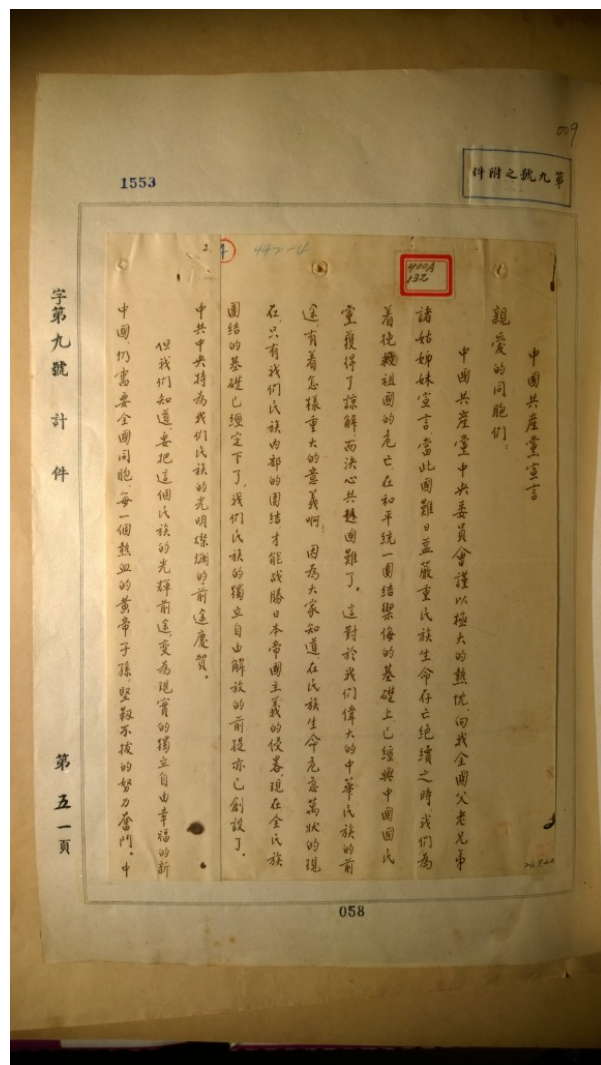
降書背面

尋找《共赴國難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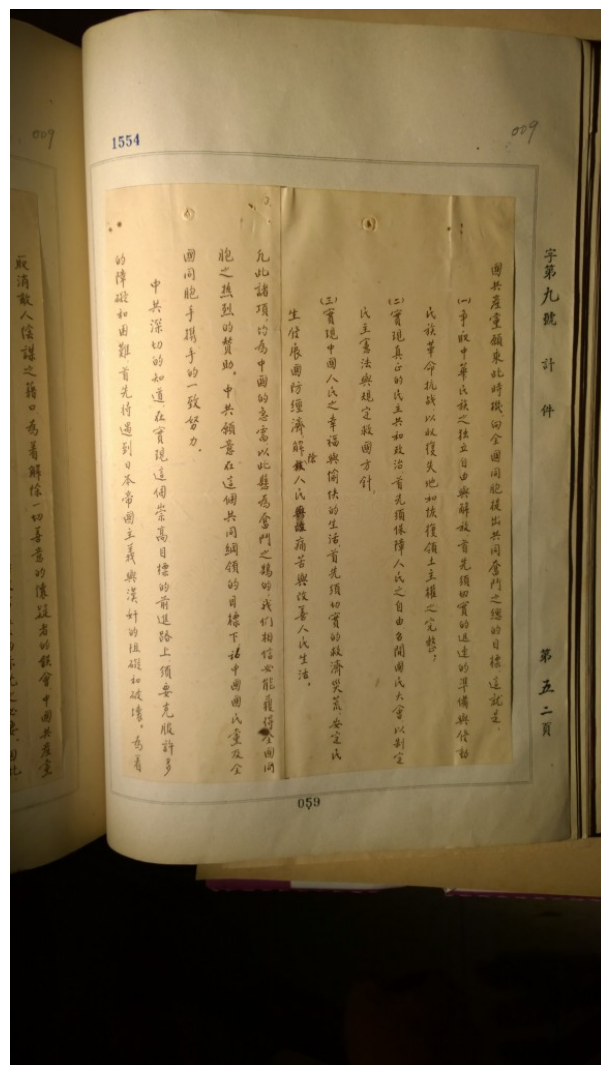
《穿越1945》紀錄片的主角之一，前中華民國參謀總長、抗戰老兵郝柏村在接受作者專訪時表示，他去年（2014年）重返盧溝橋參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時，工作人員帶著他看完洛川會議、統一陣線之後，他向在場的工作人員提出一個疑問：「你們最重要的《共赴國難宣言》在哪裡？」紀念館的工作人員回答他：「我們沒有！」

《共赴國難宣言》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1937年9月22日發表的，當中提到改編紅軍為國民革命軍，受中央軍事委員會之統轄待命出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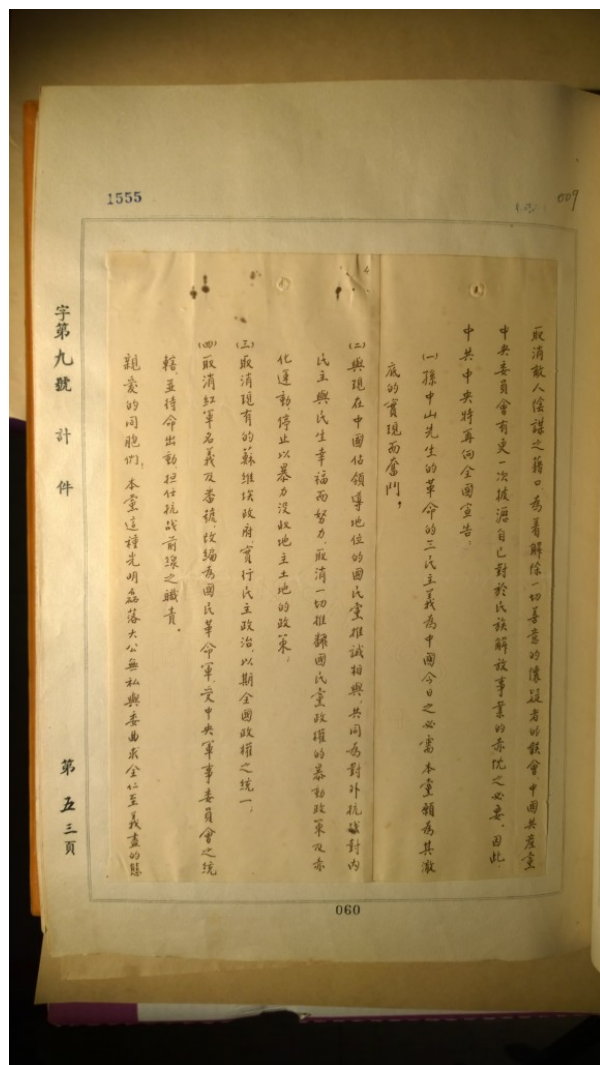
郝柏村先生當時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內提出的這個疑問，給了作者一個線索。《共赴國難宣言》究竟在哪裡？經過一番考證，作者在位於台北新店的國史館分館內，找到了這份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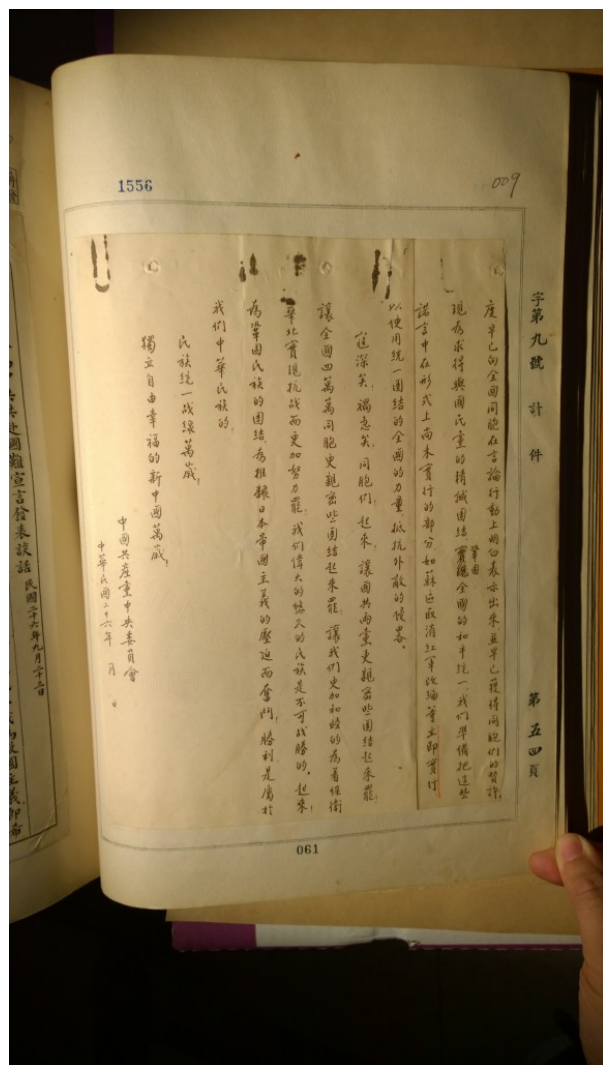
《共赴國難宣言》第1頁



《共赴國難宣言》第2頁



《共赴國難宣言》第3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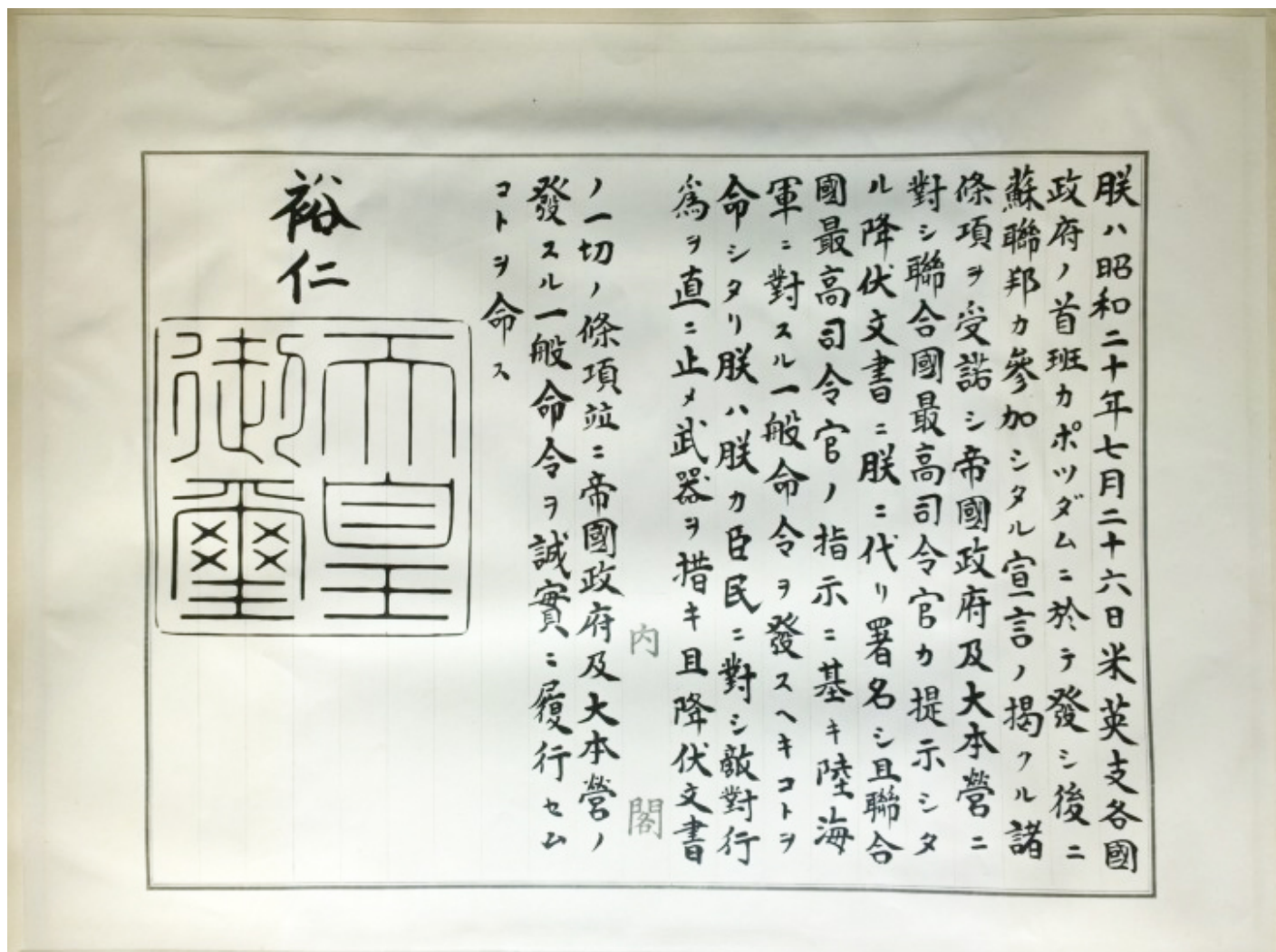
《共赴國難宣言》第4頁

找到了《共赴國難宣言》，作者當下的心情十分興奮，而拍攝這部紀錄片的過程，對作者而言，其實也就像是一趟尋找答案的旅程。2015年抗戰勝利70週年之際，有很多人在問：「八年抗戰，究竟是誰打的？」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在本書上冊的第二章用了一個標題來指引讀者——「那些年，我們一起打得仗。」這個「我們」，不單單指的是當時的美國與中華民國，指的其實也是當年的國民黨與共產黨。

除了消失的《共赴國難宣言》，郝柏村在作者與他進行的專訪中還提出了兩個疑問：「大陸說抗戰是毛澤東領導的，那既然是毛澤東領導的，那為什麼開羅會議不是毛澤東去呢？為什麼最後受降，是何應欽來受降呢，不是朱德來受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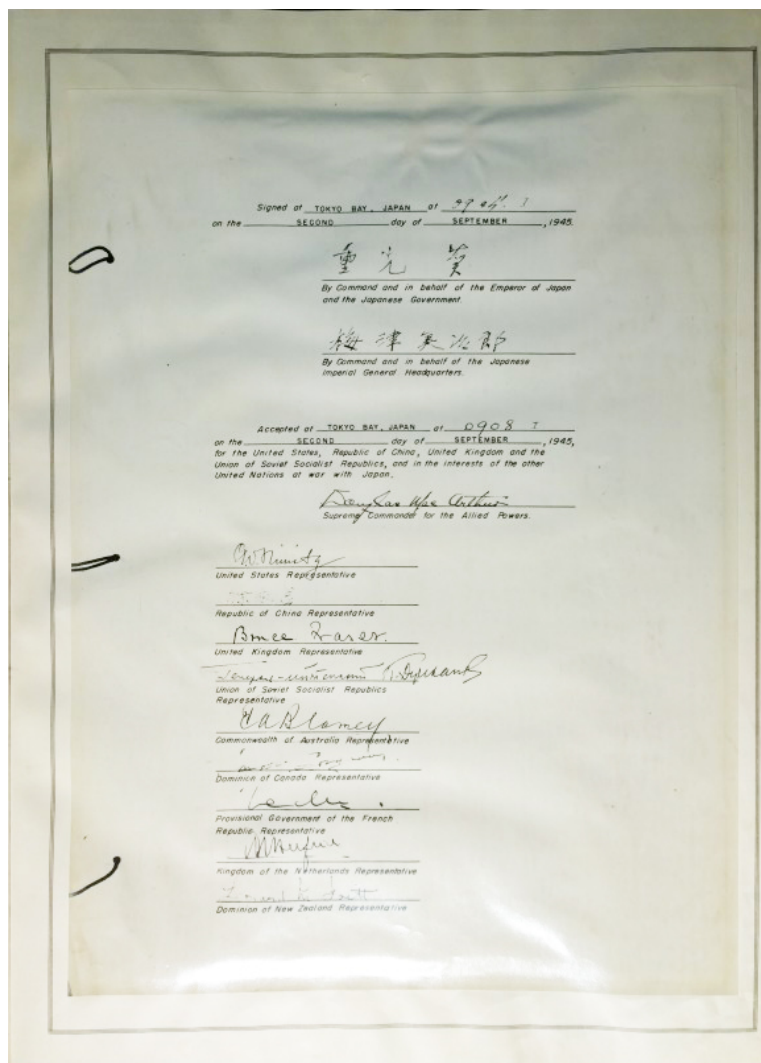
1945年9月9日，中華民國政府在南京舉行接受受降儀式，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簽署投降書，向同盟國代表、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總司令何應欽遞交降書。

台北的國史館內除了岡村寧次在南京向何應欽遞交的降書正本之外，還有日本政府當時在美國密蘇里艦上向同盟國遞交，由麥克亞瑟將軍簽字的英文版降書，上面蓋有日本天皇的印章。



日本向同盟國遞交的降書上有裕仁天皇的印章

這份在密蘇里艦上遞交的降書看起來比在南京遞交的那份要精美許多，不過國史館的工作人員告訴作者，保存在台灣的這一份是當時非常珍貴的「照相本」，每一頁都是用當時最好的相機拍下正本的照片所製作的，效力如同正本。



日本政府向同盟國遞交的降書

這份降書今年7月7日在飛虎老兵團聚的台北圓山飯店展出，馬英九總統也親自到圓山飯店參觀。



馬英九總統在國史館於台北圓山飯店展出的日本政府向同盟國投降降書前仔細端詳

蔣介石功過

作者在台灣之行中，也跟著飛虎老兵一起來到位於慈湖的蔣介石陵寢。八年抗戰，換來了一紙降書。蔣介石一生的功過，也與這場戰爭密不可分。



慈湖蔣介石陵寢

郝柏村在訪問中強調：「沒有蔣委員長的領導，我們不可能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但他也承認：「蔣委員長他個人的一生的最大的錯誤與失敗，就是把大陸丟了！」

牛津大學歷史教授芮納·米德(Rana Mitter)在《被遺忘的盟友》一書中寫道：「蔣介石贏了戰爭卻輸掉國家。」這場戰爭改變了許多人的一生，同時也成為台灣命運的轉捩點。

1945年8月，毛澤東與蔣介石在重慶談判，這個時候的毛澤東已經掌握中國大片土地，轄區人口1億，並擁有一支將近百萬人的軍隊。

而接下來的國共內戰，也使兩岸在抗戰勝利70年後仍對這段歷史有著不同的說法。

作者7月7日在台北中正紀念堂參觀對日抗戰真相展，馬英九總統在致詞的時候說：「對日抗戰共有268位將領殉國，其中有七位是上將，中間還包括了中共當年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可見當時的戰役是有當時的八路軍、後來的新四軍參加，但是絕大部分的戰役都是由我們國軍所從事的。在十年前，當時中共的領導人胡錦濤先生，在抗戰勝利60週年的時候，曾經說過抗日戰爭的正面作戰是由國民政府所領導的，敵後作戰是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這個想法至少比他們以前中共所說明的要更接近事實。但是，我們最近看到的一些大陸的報導又在強調抗戰是中共領導的。這一點我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馬英九總統在對日抗戰真相展上致辭

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現任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在接受作者專訪的時候指出：「二十多年來，中共執政的合法性有部分奠基於他們自稱其打敗了日本拯救了中國，但中共現在說他們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則是言過其實太多了，他們的確參與了一些戰役，但是牛津大學的米德教授和其他學術界人士現在達成共識的是，中華民國對日抗戰的貢獻要比中共大得多。別忘了最終還是美國的（原子彈）擊敗了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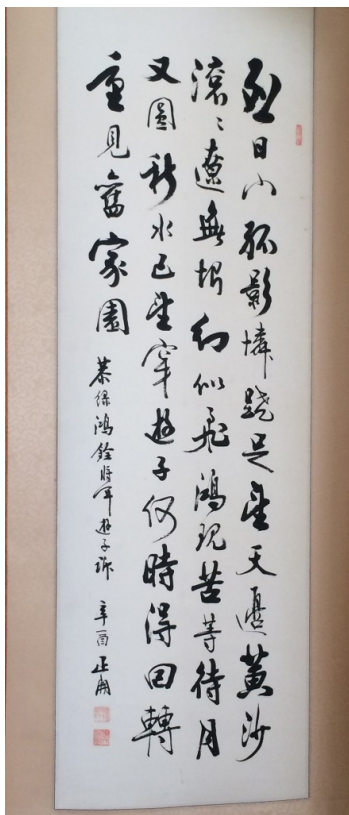
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

《穿越1945》的主角之一陳鴻銓將軍，在旅程即將結束的前一天晚上與作者在飯店促膝長談。颱風在窗外不斷呼嘯，老將軍晚飯都還沒吃，語重心長地告訴作者，此行他想看的朋友很多，想要表達的也很多，但是旅程即將劃上句點之際，他卻覺得很難過，因為還沒有機會把我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訴下一代。陳鴻銓將軍看著我說：「我相信我告訴你的還不夠。」

陳將軍在作者告辭之前，還特別念了一首他自己寫的詩：

烈日下孤影憐
蹣足望天邊
黃沙滾滾遼無垠
幻似飛鴻現
苦等待月又圓
秋水已望穿

遊子何時得回轉
重見舊家園



陳鴻銓的詩

結束台灣之行後，回到華盛頓。每次行車經過美國之音附近的二戰紀念碑，我總會想起麥克亞瑟將軍的那句「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退輔會主委董翔龍（後排左三）代表馬英九總統頒發紀念章給在美國的抗戰老兵

2015年從夏天國殤日開始，到冬天耶誕節前，作者一直都在為《穿越1945》紀錄片與電子書忙碌著，每當疲倦的時候，我總會想起在旅程中訪問的這些長輩，然後再繼續堅持下去。因為我雖然不知道下一個十年他們會在這裡，但是我相信，他們的故事不能被遺忘！

本書作者、《穿越1945》紀錄片製作人

樊冬寧

2015. 12. 23

寫於華盛頓



作者與陳鴻銓將軍

《穿越 1945》片尾曲—— 凱旋歌

1947 電影《長相思》插曲

演唱：周璇

作詞：范煙橋

作曲：李七牛

看國旗風翻

聽歡聲雷動

我們的英雄戰勝頑敵、瀚雪奇恥

寫成了歷史的光榮

我們生命更新

我們骨肉重逢

從今後復興民族、促進大同

泱泱大國風

（上冊完）

附錄：各家媒體報導《穿越1945》首映會

中國時報：劉屏專欄——美國之音還我抗戰公道

「新聞記者的職責是還原歷史真相」，在華府獨立大道的「美國之音」大廳裡，代理總台長趙克露女士如是說。美國在台協會前理事主席卜睿哲證實，並且肯定了及美國之音的作為。

美國之音製作了60分鐘長的電視紀錄片《穿越1945》，英文是Journey 1945-China's Path to Victory，16日舉行放映式。當播映完畢時，全場響起熱烈掌聲。這部片子還原了歷史真相，還給中華民國政府公道。

7月間，兩位前「飛虎隊」成員陳鴻銓、李其深回台灣參加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紀錄片以兩人的旅程為主軸，製作人員走訪北京、上海、盧溝橋、台灣、美國等地；蒐集了大量史料影片、照片；訪談了抗戰名將後人，包括吉星文之子吉民立、張靈甫之子張道宇、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孫立人之子孫安平、胡宗南之子胡為真、薛岳之子薛昭信、陳納德的遺孀陳香梅及外孫女嘉蘭惠等；還訪問了卜睿哲、宋美齡女士生前友人王冀、前行政院長郝柏村、現任駐美代表沈呂巡、中華民國空軍上校林國裕等。

紀錄片訪問了英國牛津大學教授拉納·米特（Rana Mitter）。他撰寫的《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被遺忘的盟友：中國的二戰）是獲得四顆半星評價的經典作品。他在受訪時說，中國抗戰是「二戰中最偉大卻不為人知的故事之一」。他說他覺得很奇怪，為什麼西方世界幾十年來竟然不知道二戰中的中國發生了什麼事。

片中播放了蔣介石出席開羅會議、訪問印度等史實，也播放了宋美齡在美國國會等地演說紀實。現任「美中政策基金會」主席王冀說，宋美齡的演說「為美國與中國結為同盟、美國援華，闡述了充分的理由。」

卜睿哲在片中說，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部分奠基於他們自稱中國共產黨打敗了日本，挽救了中國，說自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言過其實得太多了。」他說，共產黨確實打了一些仗，但就像米特教授及其他人士所說的，「現在學術界的共識是：中華民國對日抗戰的貢獻，要比共產黨太多了。」不過他接著說，「別忘了最後是美國打敗日本。」

後來擔任過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的胡為真說，父親麾下的部隊，「4萬人投入，到轉移戰場時只剩1300多人，都戰死在淞滬戰場上。」曾擊落日機、後來擔任過空軍副總司令的陳鴻銓說，當初一起畢業的計108人，勝利時只剩一半。「我不是英雄，我只是英雄的見證人；上帝留我至今，就是要我向後代講歷史。」

訪談中，郝柏村一語道破中共掠奪勝利果實，「只要問2個問題，第一個，如果抗戰是共產黨領導的，為什麼出席開羅會議的是蔣委員長，不是毛澤東？第二個，為什麼南京受降的是何應欽，不是朱德？」北京當局絕口不提《共赴國難宣言》，因為這份由共產黨起草的檔承諾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接受蔣委員長指揮。宣言正本珍藏在台北。郝柏村說「要瞭解抗戰歷史真相，一定要到台灣來。」

放映會後，媒體問沈呂巡，台灣「去中國化」的趨勢下，「10年後中國抗戰史在台灣還會存在嗎？」沈呂巡迴答說：「沒有問題，有我這種人在！」173個清朝的條約、協定，615份界圖檔按「都在台灣」，所以「不管台灣下一代政治認同怎樣，抗戰史實沒有人可以否認。」

這部紀錄片置於美國之音網站首頁，也置於美國之音臉書。美國之音還發佈英文新聞稿及彩照，其上清楚可見中華民國國旗、國徽。翻牆收視的大陸人士在網上有不少發人深省的留言，其中之一是：「我還是頭一次聽說《共赴國難宣言》，中共居然連自己起草的宣言都不敢放在教科書裡，何其心虛！」片子有中、英文兩個版本。中文是簡體字幕。編導暨撰稿人樊冬寧說，接著推出正體字版，為歷史留下嚴謹、詳實的紀錄。

「美國之音」在1942年開播時有這麼一句話：今天起，我們每天向您提供有關戰爭的消息；「消息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壞的，但都是真實的。」由這部紀錄片觀之，誠哉斯言！

星島日報：紀錄片《穿越1945》美國之音首映

本報記者田邊華盛頓報導：九月十六日，由美國之音記者樊冬寧製作的大型紀錄片《穿越1945》與觀眾首次見面。在位於華盛頓市區的美國之音總部的放映廳，應邀前來的賓客和記者觀看了這部展現中國抗日戰場歷史的影片。作者以自己對這場戰爭史的把握和理解，細膩地講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

全片以飛虎隊戰機駕駛員陳鴻銓老將軍今年六月返回台灣參加抗戰勝利慶典為主線，用牽連式的方法，展開地講述了中國抗日戰爭的艱難歷程，曲曲折折。讓歷史事實、事實中的人物、人物中的珍聞、珍聞中的亮點、亮點中的力度層層地展現出來，與觀眾見面，由此而產生一種感染力。

影片表現陳鴻銓老將軍的軍人性格，並沒有更多地從文字上刻畫，而是用他喝酒時的豪爽加以表現。在台灣參加一場宴會，九十六高齡的陳鴻銓老人拿著酒杯，把裡面的白酒一飲而盡。接著，又喝起了紅葡萄酒。他邊喝邊說，看你喝酒，就知道你是不是空軍的一員。

在影片上，陳鴻銓將軍說「我不是英雄。那些為國獻身的人才是英雄。我只是見證了英雄」。

影片提到了當年國軍二十九軍的團長吉星文。這位向日寇打響「七七抗戰」第一槍的民族英雄，沒有倒在日本人的槍彈中，而是陣亡於兩岸間的砲火裡。當然，影片沒有提到吉星文的結局，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個段落充滿了一種哀歎和感傷。

影片以較大的篇幅介紹了飛虎隊的奇蹟。當時，美國人把自己的這支航空隊叫做「鯊魚」。他們的駐地是昆明。當地的老百姓沒有見過鯊魚，很難想像鯊魚意味著什麼。他們就給這支隊伍起了個中國人能夠明白的雅號——飛虎隊。陳鴻銓說，飛虎隊是中國人給起的。

飛虎隊是中美兩國軍人合作的典範，對今天依然產生著影響。這是兩個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習慣、不同語言的親如兄弟的英雄集體。勘稱國際軍事合作的優秀篇章。

影片沒有迴避史迪威，這位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他向他的戰區總司令蔣介石索要軍事全權，要指揮中國的所有抗日軍隊。這自然是蔣介石不能答應的，也是過分的。同時，他對空軍的理解十分膚淺，這自然就與陳納德將軍產生了矛盾。最終，史迪威被迫離開中國。而陳納德將軍卻向中國的非蔣嫡係部隊空投武器，自然引起蔣先生的不滿。在抗戰勝利前的一周，他黯然地離開了中國。

影片對蔣介石有這樣一句評價：他贏了戰爭，卻輸了國家。影片結尾處，提到這樣的現實。抗戰勝利已經七十週年，但兩岸至今仍然處於分裂狀態。

樊冬寧說，她的祖輩經歷過那場戰爭。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沈呂巡代表到場觀看了影片。

中央通訊社：二戰紀錄片 飛虎隊員憶抗戰往事

中央社記者鄭崇生華盛頓報導：「上帝留我至今，就是要我向後代講歷史。」前空軍副總司令陳鴻銓今天出席「穿越1945」的抗戰紀錄片活動，他希望現身說法，還原抗戰真相。

「穿越1945」是美國之音跨越台、美、中三地製作的二戰紀錄片，約1個小時片長中，以實際參與對日抗戰且碩果僅存5位飛虎隊員中的陳鴻銓與李其深為主角，並記錄兩人回台參加抗戰70週年紀念活動、讓真正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英雄，講述歷史。

高齡96歲的陳鴻銓今天在家人陪同下出席記者會，他會後接受中央社訪問時一再謙虛地說，自己不是英雄，只是許多無名英雄的見證者。

陳鴻銓擊落過兩架日本軍機，在紀錄片中回憶到，當年靠美國陳納德將軍，中華民國空軍才能從無到有，就連空襲預警系統都靠陳納德協助、點滴建立；當年漢口空戰，他追擊日本軍機、差點被美國同隊飛行員誤擊，

「或許上帝留我到現在，是希望我多講述真正的歷史」。

對兩岸間不同抗戰史觀、甚至大陸扭曲史實的動作，看遍戰場烽火的陳鴻銓淡定且豁達地說，就像自己明明穿白襯衫，會因為別人說是黑的，就是黑了嗎？他深信，歷史真相終會隨著時間還原。

對西方社會對中國在二戰勝利貢獻的忽視，牛津大學教授米特（Rana Mitter）著有「被遺忘的盟友：中國的二戰」，陳鴻銓則不免感慨地說，其實，「世人並非不曉得或遺忘中華民國，我們是被欺騙、遺棄了」。

美國又如何看待二戰亞洲戰場的這段歷史？

美國在台協會前理事主席卜睿哲在片中說，現在看來，中華民國的確是被遺忘的盟友，但戰時並非如此，美國當時或許認為，中國這個盟友並沒達到期望，認為中國在戰場上可貢獻更多，但「美國也許沒考慮到國民政府在當時的艱難處境」。

卜睿哲還指出，中國共產黨現在說自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其實言過其實，他們確實參與一些戰役，反觀西方學術界認定，中華民國貢獻太多了。但他又說，別忘了，「最終是美國人（投原子彈）打敗了日本」。

中國評論新聞網：台灣去中國化抗戰史焉存？沈呂巡：有我在！

中評社華盛頓9月16日電（記者 余東暉）台灣駐美代表沈呂巡16日出席反映中國抗戰史的紀錄片《穿越1945》放映式。觀後中評社記者問他：在台灣“去中國化”的趨勢下，十年後中國抗戰史在台灣還會存在嗎？沈呂巡說：“沒有問題，有我這種人在。”他認為，不管台灣下一代政治認同怎樣，抗戰史實沒有人可以否認。這部由“美國之音”製作的一個小時紀錄片－《穿越1945》（Journey 1945—China's Path to Victory），以兩位參加過抗戰的前“飛虎隊”成員陳鴻銓、李其深的口述回憶和今年7月他們回台灣參加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過程為主線，透過對當年參加抗戰的指揮官吉星文、白崇禧、胡宗南、薛岳、張靈甫等人後代，以及沈呂巡、陳香梅、卜睿哲、王冀、郝柏村等美台學者、官員和當事人的採訪，結合大量的史料鏡頭，再現了從1937年到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展示了戰爭的代價與和平的珍貴。這部紀錄片後半部分觸及西方社會對中國抗戰貢獻的輕視，以及兩岸政府對待抗戰歷史的爭議等現實問題。

觀看紀錄片後，沈呂巡表示，找這麼多人講述歷史，傳承歷史，很不容易，因為他們多有親身經歷，他看了也深受感動。他透露，7月份邀請美國3位前總統的後代去台灣參加抗戰紀念活動，當年授權陳納德組建“飛虎隊”的羅斯福總統的孫子，找出一些“飛虎隊”的史料，裝裱起來，送給馬英九。

對於西方社會對中國抗戰對二戰勝利貢獻的看低，牛津大學教授拉納·米特寫過《被遺忘的盟友：中國的二戰》，認為中國當年對抗戰的貢獻和作用在西方世界被輕視。沈呂巡表示，以前西方確實不太重視這段歷史，但他覺得現在西方的觀念已經轉變。他強調，當年抗戰，如果沒有中國戰場牽制100萬日軍，那些日軍就會被派到南洋戰場，那“二戰”不知道會延長多少，還有一種可能是日軍與德軍在印度會師，整個世界歷史就會改寫。

世界新聞網：「穿越1945」華府公映 見證二戰真相

記者 胡毓玲華盛頓報導

二戰結束70周年，美國之音特別製播紀錄片「穿越1945」，探討美國與中華民國的盟友關係，16日在華府舉辦放映會，中華民國駐美代表沈呂巡、昔日飛虎隊成員陳鴻銓、李其深皆到場觀賞。

「穿越1945」製作團隊走訪台北、北京與華府等地，採訪參戰老兵與歷史研究者，探討美中關係變化。紀錄片團隊與前飛虎隊員陳鴻銓與李其深到台灣進行拍攝，並採訪陳納德遺孀陳香梅等歷史見證者。

二戰結束70年，北京舉行閱兵，台灣則邀請美國前總統羅斯福、杜魯門與艾森豪後人訪台，中方積極爭取二戰抗日勝利話語權，不過中華民國抗日與美中攜手的史實，未因歲月流逝而被澹忘。

沈呂巡觀看完紀錄片後，和美國之音代理總台長趙克露對談。趙克露表示，新聞記者的責任就是要還原歷史真相，很高興沈呂巡能夠來參加首映式。

沈呂巡說：「我們的下一代不管持何種政治立場，抗戰史實沒有人能夠否認；剛才影片中郝柏村說得好：如果抗戰是共產黨打的，為什麼毛澤東不去參加開羅會議？」

他表示，自己不擔心台灣年輕人，倒是擔心大陸年輕人，由於對岸沒能全面反映抗戰歷史，而不能正確瞭解那段歷史。

96歲的陳鴻銓表示：「對於抗戰的歷史真相，大家可能要100年後才能真正瞭解；不過我們希望現在的人都知道歷史真相，所以我們要多講；上帝留我們就是要講故事的。」

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在片中說，「現在看來，中華民國的確是被遺忘的盟友，不過戰時並非如此，美國當時的想法或許認為中國這個盟友並沒有達到期望。」

卜睿哲認為，中共說他們是抗戰的中流砥柱，是言過其實，他們的確參與一些戰役，但是學術界的共識是，中華民國對日抗戰的貢獻比中共大得多，別忘了最終還是美國擊敗了日本。

片中引用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在七七抗戰紀念活動的談話，馬英九說，「絕大部分的戰役都是由我們國軍所從事的，最近看到的一些大陸報導又在強調抗戰是中共領導的，這一點我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中廣新聞網：VOA「穿越1945」獲紐約國際電視電影節紀錄片世界銀牌獎

由美國之音在去年所製作的紀念二次大戰結束70週年紀錄片「穿越1945」，榮獲2016紐約「國際電視電影節」「歷史類紀錄片」「世界銀牌獎」。

「穿越1945」紀錄片，是由美國之音編導樊冬寧，率領電視團隊所製作的。樊冬寧在領獎時表示，這是她第一次嘗試拍紀錄片，她覺得非常幸運，有一群傑出的製作團隊，還有美國國家檔案局，及中華民國駐美代表處協助。樊冬寧並且感謝美國之音，同時也將這部紀錄片，獻給所有的抗戰老兵、他最敬愛的父親，以及家人的大力支持。

「穿越1945」這部紀錄片，主要記述的是二戰期間，中華民國與美國聯手作戰的這段史實，其中也提到了飛虎隊的傳奇，與抗戰英雄們的感人故事。製作團隊橫跨美中台三地，採訪了數十人，蒐集到許多珍貴史料。同時，沒有收錄在片中的訪談紀錄，也彙整成上下兩冊電子書。